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0月15日第22期 总第20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00期

王端阳日记（五）

北大荒日记

1968年9月19日——1969年12月31日

前言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从元旦起，开始录入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日记——《北大荒日记》。我是1968年9月去的，1970年6月离开，时间跨度3年，实际不到两年，却记了整整两本，近14万字。

说实话，在录入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绝没有那种“青春无悔”的感觉，而是感到我们那一代的青春被“政治”给“强奸”了。

1968年9月我来到黑龙江嫩江地区，生产建设兵团刚开始组建，首先开始全面清理阶级队伍，狠抓阶级斗争。我们知青全部参加，我还被派往山东调查一些人的阶级成分。12月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开始批判刘少奇。接着就是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上海、哈尔滨、富拉尔基的知青陆续到来。到了1969年4月，先是学习九大精神，10月开始整党，12月“三清运动”全面铺开。1970年2月，又开始“两忆三查”，3月“一打二反”……这期间批判会、批斗会、讲用会、忆苦思甜会接连不断。

当然了，劳动和生活也是艰苦的，没有亲身经历是很难想象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精神上的“磨难”，不断的“斗私批修”，自我“摧残”，就像中世纪的“修士”，而那些思想理

论，如：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就像“邪教”一样侵蚀着我的灵魂。“修炼”的结果，就像我在1969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一年多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最没有知识。”现在看来是多么可怕呀！当时却是我真实的感受。

我把这段日记原样录下来，就像我的《一个红卫兵的日记》一样，给后人提供一个真实的文本，希望人们不要忘记文革。

2016年3月2日

扉页题字：

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查哈阳丰收农场

同学题词：

王端阳：

望你去掉轻轻浮浮华而不实的作风，换着踏踏实实朴朴素素的精神，望你去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革命不彻底性，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坚定和彻底革命的精神。发挥你的智慧与热忱，发扬你的五敢精神，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成为祖国强大防风林中一棵傲然屹立的松柏。

让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事业永远占领你心灵的阵地。去挤掉个人的小生活吧！希望时常通信交流思想，共同改造。

红卫兵战友 王以直 戴学咸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

9月19日

现在我已经是在离津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了。这是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学生生活已经过去，而开始踏上了更加艰苦的历程。

简单地回忆一下这几天激动人心的场面吧。十七日八点十九分列车离津，吴云、大刘也居然“老泪横流”。我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来车站欢送的还有戴学咸、王以直、刘坤、张凤力、国天达、刘淦、贾惠民等人。车开以后，大家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开始谈话，吃东西，看风景。一小时左右到山海关，夜两点多钟到长春，晨七点二十分到哈尔滨，开了个小型欢迎会。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到齐齐哈尔。路过（知青和老职工合影）大庆，看到油湖、井架等。晚上七点二十一分到达拉哈。在大车店住下。第二天上午离拉哈，路过内蒙，到达查哈阳丰收农场。



这里吃住都很好，政治空气很浓。但报纸很难看到。

9月20日

这里的天气是较冷的，风很硬，这对我的伤风是很不利的，恐怕会转成鼻炎。但一切会慢慢适应的。

到这里先办七、八天学习班，之后才分到各连去。一个月前这里来了93个上海人，下午又来了一批（二、三十个上海人）。这里现在正在进行整编，25日成立第五师师部，团部尚未成立。以后我们将帮助搞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不够格的开除出兵团去。毛主席对兵团建设提出十六个字：“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并有一个“六·一八文件”（现尚未见到）。这里确实是反帝反修的前线，空气中到处都是敌人（这里外国电

台极多，声音很大)。但平时还是以建设为主。这里基本上机械化，土地广大，辽阔，肥沃，很有前途。这个地方我是很满意的，其他同学也是如此。

我们的老场长是64年从40军转业到此的，十六岁参军，现已48岁，参加过南征北战、抗美援朝斗争。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他很平易近人。

晚上场里来了欢迎新战友的大会，会上还有本场的宣传队演出。政治上是没问题，就艺术上也是较好的。在来之前，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这里几年不能看到精彩的文艺节目，在精神生活上不能得到满足（因青年学生对精神生活要求是较多、较强烈的），可真没想到在茫茫的北大荒居然看到如此不错的文艺，而且是业余工农兵演出的。这里生活条件也是很好的，主食是大米、白面，很少吃其它东西，菜也丰富，水也好，住得也暖和，只是对烧炕开始有些不适。但还是要艰苦奋斗的。

9月21日

生活开始进入正轨，每天早上五时半起床，之后出操。早饭后8:00—9:00天天读，之后就办学习班，很是不错。今后应该搞成抗大式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上午筹建小组副组长介绍了场史。下午XXX讲了场里阶级斗争情况。他们对场的前途信心很大。我们大家也有决心，一定把农场办成像解放军式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空余时间还可以打篮球。今和上海人打了一场，很有意思。

在这里过集体生活，很好，一点也不想家。

9月22日

今天开始阶级教育。上午天天读后，场长把我们带到黄蒿沟。同学刚到这，对这里的庄稼、风景、沟道很是赞赏，还问这里夏天水有多深、水清凉否、能否游泳。可不知道就在这堤上却不知洒下了多少斑斑血迹。场长简单地讲了讲。这条沟北起太平湖，西到嫩江支流，有40公里长，沟有二、三十米宽，二、三米深，全是人工挖出来的。小日本侵略

中国时野心很大，极力掠夺财富，并想长期霸占下去，到关里骗来、抢来很多华工当苦役。来多少人是不知道的，光火车不知拉来几列车，可基本上没有多少人能回去。华工到这里根本吃不饱，冬天零下30多度，可只穿几个麻袋片，每天早上起来，就得拖出很多阶级兄弟的死尸。有的还有口气，就被工头拖出来，用挖出来的河泥埋上。黄蒿沟，黄蒿沟，你里面流的不是水，而是我们中华民族阶级兄弟的血海深仇呀！

下午张洪山老大爷忆了苦，他真是苦大仇深。他年轻时多次被抓去当华工，给小鬼子干活，同去的几百人，没有几个活着的。他有一次逃跑，可漫天大雪，在山里跑了四天，迷了路，同出的五人中又给冻死一个。当他醒来时看xx不起来，踢了踢他，一看已冻硬了。后来他们四人决定在一棵大树上一起吊死。可他说反正要死了，就冻死算了，他的脚已经冻得很硬了。以后逃出来，脚指头一个个掉去。说着他把脚伸了出来，大家都呆住了。阶级兄弟受到那么大苦，激动着每一个学生。老大爷怎能不爱党和毛主席呢？！他对毛主席有着极为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是他的阶级本性，也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场里叫他休息养老，可他还养着几十匹马，今天就一天一夜没有睡觉，又来给我们讲。他时刻都想报答毛主席老人家。之后刘怀发也忆了苦，胡大娘讲了家史，她丈夫真是硬骨头，领头和国民党干，死前还干掉三个，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性格。说到痛心处，他们都痛哭流涕。对敌人越恨，对毛主席越爱，正如林副主席所说：“不懂得剥削，就不懂得革命。”

晚上开班会，讨论。老牛也忆了苦，他三辈几十口子，死得没剩几个。我自己也是贫下中农养大的，可是阶级感情太淡薄了。脑子里多装些仇恨，将来打仗就会过得硬，光靠小资产阶级的同情感是不行的。过去的苦就得老唠叨唠叨，激发革命感情。有了这种感情，就是再苦，也没怨气，也会艰苦奋斗，感到幸福。没这种感情，即使生活条件再好十倍，他也会叫苦，往回跑。我们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这种感情。

会上又谈到思想方法问题。我说现主要还是阶级感情问题。否则辩证法学得很溜乎，可是阶级感情不够，就根本对不上号，看问题也不会看清。

今后要注意培养风气，这是极为重要的。一定要有抗大的校风。

下午和老战友打篮球，20:10，赢了他们10分。我对上海人作风有些看不惯，可他们大部分是工人子弟，今后要搞好关系。

9月23日 风雨

东北的气候变化无常。今下起雨来，虽不大，但风很强。

今天学习毛主席《六·一八批示》和潘复生讲话，对兵团性质任务有所了解。兵团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领导下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部队。

今给家里写了封长信，介绍情况。

9月24日

上午接着讨论建立兵团意义。主要是1、屯垦戍边，保卫边疆，落实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意图。2、培养三忠于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亦工亦农，亦兵亦文……落实主席五·七批示。3、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给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和其他农场树立榜样。

下午先去场部附近的一些工厂参观。有榨油厂、木工厂、车床场……很不错。这里的生产工具确实很发达。只要工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会创造出很多奇迹。现只是一些感性材料，还未上升到理性的东西。

学习后，总是感到前途光明、艰巨（说不出来）。

9月25日

上午学习黑龙江省军区某部一连的英雄业绩。可歌可泣，感人至深。下午接着学习讨论。

这几天下过雨，地很粘，没法打球。但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感到单调、乏味，一切都比过去的学生生活为妙。

傍晚，我们几人找到牛倌，他叫王怀发，十几岁，很朴实。他让我骑了会儿马，很有意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骑马，不免有些害怕。听他们说，我骑马的姿势狼狈，这还是小牛倌牵着马缰绳呢。但我一定能学会。

9月26日

吃过早饭，我就跑到黄蒿沟西边找小牛倌。这回是完全我自己骑，马很听话，一会儿跑，一会儿走，叫停就停。我可以说初步会骑马了。只要是体会出骑马的意思了。

上午拔草。不到十点就没事了。我又去骑马。一般小跑的技术都会了，快跑时也骑得



较稳，后我看小勇和其他人来了，想玩帅，狠打马一下，马顺坡急跑而下，正美着，我又异想天开来个急刹马，可是马一停，我向前滑去，骑到马脖子上，接着摔了下来。因有思想准备，摔得不厉害。

下午学习后，李场长读了分组名单。真出乎意料之外，上海人全

（姬立占、作者（左二）钟则镨、张新昌、王小勇）分到四连，而我们天津的全给打散，分到各连，每连八、九个人（加上女六中的）。同学意见较大。后给场长、指导员提了出来。我觉得也没什么，只是对此种做法有些不同意。

我、王小勇、钟泽琰、姬立占、张新昌，还有三个女六中的分到三连。

9月27日

下午我们对场长提了很多意见。只要是不民主，不走群众路线，上下级发生了矛盾。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把情况弄清，双方都心情舒畅了。

吃完晚饭，大家出来看晚霞，极壮观，如大海涨潮，气势磅礴。或如大江东去，急流险滩，卷起千堆雪。不禁引起人的豪放感情。

9月28日

这两天自己写总结，准备节目，准备行李。29日晚开大颂扬。30日晨就要下连队去了。

9月30日

上午乘高机来到三连。其他同学也分别下连，有些不舍之意。

三连在农场的西南面，这里确实荒一些。但是前途很大，只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会彻底改变其面貌的。

来之前也是有思想情绪的，听人家说三连住的差，吃的也差，又看到过去比较好的战友都分开了，心里有所波动，不如去六连好。但是想想自己来东北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艰苦奋斗一辈子吗！几千里都来了，十几里难道就有所动摇吗？那今后还怎么走。

住的屋很大，乱一些，新老战友有40多人。

10月1日 国庆节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第一次在远离京城三千五百里外的北大荒过节，从心情上总有些不习惯、萧条之意。但是同学们聚到一起收听广播，也是别有快意的。我们从内心里更感到对毛主席的无限思念。

上午，我们步行八里，到六连去收听天安门的实况广播。当毛主席、林副主席步上天安门城楼时，我们心情异常激动，我极力想像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情景，一定会比66年更加壮观、宏伟，毛主席、林副主席身体一定非常健康，在向群众挥手，而总理一定非常活

跃……谢副总理主持会议，林彪同志讲了话。当林彪在讲话前咳嗽一声，我们都听见了，当时一些老贫下中农都很兴奋，说：“虽说是远离千里，可是离我们很近呀！”

中午酒喝多了点，头有些晕。下午打篮球。国庆节就这样过去了。

10月2日

上午去场部打篮球。下午没出去，到四周看了看。现开始有些感到萧条，没事干。现在对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到各连同学那里看看，谈一谈。

到目前尚未收到一封信（只收到吴云、大刘等给我们大伙来的一封信），甚是盼望。古人说：“家书抵万金”。言之有理。

10月3日

上午，我们去七、八连玩。六连今天下地干活，挖土豆。七连从物质生活来说最好，住的地方干净豁亮。中午我们十个人吃了三十盘菜，开了半斤酒。他们连的大师傅手艺很高，烧的牛肉土豆与天津周家食堂不相上下。晚上他们又来我们这里吃饺子。

我现唯一感到苦恼的是生活环境的不适。主要是住在大宿舍里，人杂，晚上乱哄哄，根本无法学习，只有无聊的消磨时间。这里的很多习惯我是不能去适应的。我来这里就是因为是兵团，可到目前看来，尚未有兵团的影子，生活散漫，甚至不如学校。学习，是我必不可少的食量。我已几天没看到报纸了，这里广播又坏了，听不清新闻，更感到苦闷。应该能动地去改造客观。我想以后是会好起来的。

今又亲眼见到一件事，是我万没想到的。东北老少几代住大通铺，这是我早有耳闻的。可这里居然两家同住一间很小的屋内，分在南北炕上。真是不方便。可是两家全有缝纫机。住屋问题还是应该帮助解决的。要关心群众化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但主要还是从思想上发动群众的革命干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到目前尚未劳动。明天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对我们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老

老实地当个小小老百姓，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人民服务。

10月4日

给我们分配的工作是拉沙子，还要把我们八人分开，白天一班，晚上一班。晚班是要艰苦一些，主要是风大，冷。我主动要求干晚班的。钟泽榕白天，晚也帮助干了一趟。很久没有干活了，干起来腰持不住劲。只要咬咬牙，会好的。

夜里听到毛主席最新指示和《红旗》编者按和报导，主要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

现主要考虑几个问题，如何闯出一条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现在应学习什么，改造些什么，问题重重，抽时间总结、学习一下。先学林副主席的论突出政治言论。

这里政治空气不甚浓厚，没有学习时间，领导上没抓，只是干活。现在需要的是毅力。

10月5日

夜行车，空气凉得发寒。但高机颠得厉害，头发晕，我就没进车里，这样头脑还清醒一些。仔细思考着那个问题。北大荒的夜很清静，只能听见风声和马达声，地是黑沉沉的，一望无边，天也像一个不高明的画师，用黑墨在纸上乱涂了一层，深浅不一，也是沉沉的。只是远处几个灯火闪闪发光。只我们四个天津人，有“失群”之感，尤其是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挂车上。对主动提出干夜班我开始感到有些失算，风大且冷，行车一个多小时，头很晕，也单调，但我想到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要做好长期、痛苦的准备，这就要咬牙。

10月6日

今天是中秋佳节，月亮格外地圆。更加引起对家乡的怀念来。

吃过午饭，我和张新昌去四连，正赶他们吃牛肉饺子，我因近来突然胃口疼起来，只吃了三个。女六那伙子也是很盛情招待的，临走还带走一饭盒炒熟了的黄豆和一小锅水饺。我问了他们学习、生活、劳动情况，条件比我们这里好些，但也不行。领导上讲话只是强

调干活，没抓政治思想工作。可能是现在活忙，强调生产，冬季抓学习（李森讲的）。其实这会儿更应抓活思想，时间不一定长，但有作用。现在可怎么办呢？来了几天，一点兵团的影子尚未看到，不知领导意图如何。是先从上面搞师、团、营的领导班子之后，（当然这是最关键的，我现越来越深感领导班子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和人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再整下面。但我以为，虽然那是主要的，但下面也应该抓起来，发动群众，按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去做。我是一个小兵，无能为力，加之近来脑子很不好，也成为我苦恼的一件事。听说喀山团成立，但未正式开成立大会，因正在等番号，看来希望还是不小的。此想法和闫启兰等人讲了讲，和廖晓淇也略谈了一下，看他没心思听，也就没说下去。

夜出车，去东洋拉沙子，但走错了路。在这茫茫的田野上，是无所谓路的，有时几个车子走过就是路，可走走就断了。6：30出车，11点才到。脑袋开始“解黄”了。当时思想斗争很复杂，真想回去睡觉。我想他们干白班的一定睡得很舒服吧。这下可他妈的亏了。我看到路边有很多沙子，就不由自主地说，干脆给拉走，省得再跑十几里路，反正他们离得近，都是国家的，谁用都一样。可一说出口，女六的一个就说这还行。？我还自欺欺人地想，这可能没主，其实明明是堆在路边、准备修公路的。一闪的私心，暴露了我的灵魂深处还有很多肮脏东西，平时没事，可一艰苦，就要往外冒。我就想，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过去在学校里养成了一个怕艰苦的毛病，这是同工农兵格格不入的，要咬牙来一番长期、痛苦的改造，否则，就只能口上讲的结合，而和工农兵没有共同的语言，而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

中秋之夜，我们几个天津的“欢聚一堂”，女六的拿出丰盛的食物：月饼、苹果、糖。这在北大荒，可真难得呀。我们同是海外瀛客了。

我现身体感到几种不适：1、胃口疼，咽东西食道疼。2、头晕，记忆力下降。3、有些感冒。我有一个最好的病方，就是——咬牙。

10月7日

今才听说杨保和、老牛十·一去北京观礼，够美的。

10月8日

我们八个天津人，这几天干活都很卖力，劳动态度都很好，认为是下来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干多重的活也没怨气，埋头苦干。但是也是需要造成一种突出政治的政治空气的。劳动关是首先要过的，但是必须以政治去指导，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不能单纯吃饭干活。小王也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应采用一些革命化的措施，造成风气。不能消极等待。

来这几天，我对某个领导是有些看法的，主要是不突出政治，不抓活思想，比较脱离群众，只知抓生产，见物不见人，而且对主席最新指示没反应。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现在特别反映在两种作风的斗争上。领导上不动，下面没法办。我感到斗争将是很复杂的。（上图：天津知青）我真希望上面有一个好领导。



现干活很紧张。又改成三班倒，二男一女，更累一些，等于十二小时出一次车，休息时间很少。主要是有思想问题，没人去抓。

听说组建先从连开始，由下而上。

10月10日

9日下午，我们天津人开了个会，统一思想。主要讨论下一步如何搞、如何突出政治的问题。这几天单纯的干活实在没劲，虽然大家都埋头苦干，但没有政治，也是支持不住的。毛主席说：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从农场到兵团也

是有一个距离的，这主要体现在部队突出政治好。既然要建兵团，就得首先学习部队的四个人第一、三八作风。现农场政治风气是很不够的，我们的任务不仅要自己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而且要树立起一个新风尚来，用突出政治的风气压倒一切歪风邪气。没有一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空气，一切都是不行的（包括个人修养）。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必须革命化，一个是广大群众必须充分发动起来，造成声势。我们要努力奋斗，不能光是取点侥幸心理，上面派一个部队干部来一切就都好了，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创造。一切幻想都应抛掉，不可能设想某一天，不经过自己的流血奋斗，而一个理想的环境突然出现。世界上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你不走就永远没有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一切东西都是从斗争中产生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今后主要还是搞阶级斗争，主要是和人斗，我们要学会和人斗。来个好领导是理想的，是一个在某一定意义上讲起决定性作用的好的因素，但是还是需要我们的团结奋斗。

第一是要重视作风的巨大威力，要相信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巨大精神和物质力量。第二是要丢掉幻想，努力奋斗。要拿出青年人的朝气和干劲来。不要“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要向他们学习些什么最本质的东西，这算第三个问题吧。其实概括起来一是学习些什么（改造主观世界），一是改造些什么（客观世界）。（脑子是乱的）

今晚单身宿舍向食堂开了几炮，对食堂工作极为不满，大发牢骚。主要几个问题：1、老师傅每月只交8元钱伙食费，而工人每月在20元左右。2、中秋节吃肉，工人只吃一顿，而老师傅吃多次。3、共62个单身汉吃饭，可有4个人做，按规定1个管30人左右。按他们吃法，20元不止，而且又是4个，每月至少多吃40元，一年就至少500元，而这些都是从工人中榨出来的。4、干活光让那个烧锅炉的干，成了苦力。5、做饭也不好，从不问过职工吃得如何……

就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自己的想法。1、食堂工作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这里还有个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问题。你多吃多占，是不是对工

人的剥削。当然这笔帐要算在刘少奇、李昌头上。2、有人说这是上面规定，全场如此，全局也如此，而且多年如此。那好了，请问这个制度究竟合理不合理，符合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不合理，即使在全国，实行了几十年，那也得改。因为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最近毛主席还指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要改。剥削阶级旧的传统观念，旧的风俗习惯，流毒不止是几十年，几百年，而是几千年了，难道不要砸烂吗？而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旧的法律、规章制度，因为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帝国主义的垄断集团，就不要去砸烂吗？刘少奇在全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难道不需要砸烂吗？岂有此理！3、有人说你让老师傅多交钱，那他偷得更厉害。少交点也就算了。我倒要问你，对这种违法之事，是斗争呢，还是听之任之，任其下去，与之和平共处呢？你是相信突出政治的巨大威力呢，还是相信多赔十几元的威力呢？4、没人做饭怎么办？放心，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的大师傅是不会饿死的。

总之，这里的问题的关键就是食堂工作要不要突出政治，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相信不相信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食堂工作也同样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食堂工作同样也是无产阶级必争之地。主要工作抓住了，政治挂帅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了，那食堂工作就会焕然一新，而随之三大民主做得好坏也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我的意思是借食堂工作抓个典型，砸一下，把政治空气树起来。

还有一点必须提出，就是我们批判的是刘少奇的旧制度、旧路线，而不是对老师傅。有些老师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很不错的。

10日下午谭祝节来找我们。他说韩尚义代表天津去局里开会，可这小子一点消息也不讲，受宠若惊。谭还讲了对一些不突出政治的东西要砸一下，一起干，如宣传队，等。

这已是第七个夜班了。坚持就是胜利。现工作忙，越忙越要突出政治，否则是支持不住的。有些人用药顶着干，实际上是用政治顶着，是革命精神。

9日生活会还规定：出车前集体在车前学习主席语录，要结合各种活思想。每天八个人学习一次。其余个人抓紧。要造成政治声势。

10月14日

昨天夜里李场长来我们三连，传达上级意图，听取群众意见。我本来想提很多，可是听完传达，觉得也没什么可提的了，只要真的能落实，那就千好万好了。

我们来兵团首先是干什么来的？在学习班时，有所认识，正如潘、汪讲话说的三点。首先是搞政治边防，搞政治建设。可下来一看，没有一点兵团的影子，就是干活，没人抓思想工作，心里就别扭……懒得再写了。

食堂工作是不是要改？要采取什么办法？有两条路，一是差不多就算了，一是彻底的，由一些比较好的人去。到底干不干，得先下决心，要不怕别人讥笑、打击，要准备经受挫折、失败。一件新生事物总要经受反复斗争才能成长起来，不可能一帆风顺。到底干不干，怎么干，我仍在考虑中。现年时间极紧，今天为赶任务，连学习时间都挤掉了。真没办法。

现劳动很紧张，每天得干十几个小时以上，而且两顿饭都赶不上，吃完就上车，颠得够厉害，有几个同学身体真够呛。

本来想写很多，可一拿起笔就都忘了，现在得好好休息一下为妙。

10月16日

昨晚广播了毛主席关于建党的两条最新指示和《红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心情很激动，主要是如何马上落实的问题。我有些无能为力。

今天发生了一场风波，反映出很多问题。我考虑了很久。农场中阶级斗争是极为复杂的，主要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就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是两条道路问题。

10月17日

高机出事，钟、姬上午未回来。我们去场部拉砖，也没事干。到四连吃饭，下午拉房

架子，抬那个东西还是够压得慌的。

今收到朱凤翰等人来信，他们在那里比较艰苦，但从信上看到，干劲很大，决心很大，也很乐观。他们确实不错，要比我强。穷则思变。跟他们常来信，会促进自己前进。也确实，每当遇到困难，就特别怀念过去的老战友，如他们在，一切事都好办了。还看到贾凯力等来信，谭老二等来信，李小波来信，他现在思想进步很快，部队是个大学校，比我们这里强多了。

听谭老二讲，学校里斗争很尖锐，郭小三等又反革委会，已被批斗。明给窦宝珠写封信问问。

10月19日

来东北已经整整一个月了。这一个月时间好像很长，过去的生活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昨天收到家信，看到后心里很高兴，虽然几张，还是有点“百看不厌”。爸爸说他现在写交代、检查材料，快定性了，可能去干校学习。他虽属老弱病残，还是要争取去，并把克平、妈妈也一起带下去。现已写申请，尚未批准。这样很好，可以吸收一些新鲜血液。

10月20日

今不跟高机，下地收黄豆。看到康拜因的大田作业，很有气势。

在大田工作，心情很开阔、兴奋。北大荒人就要有像北大荒一样开阔的胸襟。

给鲁威、窦宝珠、李小波写了信。

10月21日

下小雨，上午未能出工，在家学习。

下午下地拉饭豆。

上午指导员把一些新战友叫去提意见，开会，我把我关于阶级斗争看法说了。

10月23日

今天下地弄黄豆，干得很猛，所以有些累。

今收到四封信，有妈妈、庆友、韩然、小俞的，心里很高兴。在这茫茫的北大荒上能收到自己亲人的来信，我感到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从中可以得到鼓励，得到愉快，得到力量，得到前进的能量。这是一种精神享受。

妈妈那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去，搞军事化，很紧张。庆友劳动不错，给评为一等工。小俞说小胖不错，在内蒙生活、劳动很愉快。韩然那里条件比我们这里强，已到达赵光，在副业队。一切都很好，很放心。

今晚在宿舍开批判会，很好，出乎我的意料。

10月28日

这几天很紧张，连里抓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讲用会。我没准备讲，只谈了点天津同学的一些情况，就叫我到连里去讲，不好办。

现身体很虚弱，气色不好，不知何故，心里有些嘀咕。

10月29日

今天第一次发薪。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劳动果实。意义不在于钱，而在于我为人民干了一些好事了。

王小勇去局里参加学习班。

晚上伙食委员会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还是较成功的。我提出一个方案。

10月30日

这几天干活后感到很累，腰酸，腿也迈不开。什么事都懒得干。这主要是不适，咬牙挺过去就好了。不是什么病，不能一有不适应就躺下，那怎么能锻炼好呢。

到这里来我看两种病是得定了，一个是关节炎，一个是胃病。我看也没什么，来北大荒，我就是把自己全部献给革命了。

现每天上午出操，虽不齐，但是在一个农场说来就很不错了，主要是锻炼组织性纪律性。

11月1日

下连已经一个多月了，究竟过得怎样，有何收获，下一步该如何走法，都应当认真总结一下。我总是想，我们下来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不能消极地等待，这样太被动，也不会有所收获。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这是件好事，其本身也是一个革命的过程，那就应该高姿态、主动地去进行，要向老贫下中农学习，要去访贫问苦，要去听一些老战士讲过去的斗争史……结合这些感性的知识再去请教毛主席，并且经常在一起讨论。在劳动中也要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去克服种种困难。这样才能有所前进，不致陷入那三部曲中（干活、吃饭、睡觉）。

今天劳动很紧张，在老职工看来也是重体力活。就是在场上打黄豆，虽然是机械化，用康拜因打，但是二十几个人忙得不亦乐乎。开始干时，还觉得很浪漫，大机器作业，一定气势宏伟，很壮观。干起来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黄豆交错在一起，拉都拉不动，有时叉起一堆，又连上其它几堆，费死牛劲了。干了没一会儿，就冒汗了，虽然天气很冷。更讨厌的是扬起来的土很大，喘不过来气。这是头一天打，也没准备口罩、围巾，碎豆皮子全钻到内衣里去，扎还不说，加之汗水，真不是个滋味。于是我跳下豆堆喘喘气。呆了一会儿，该上去了，可真不想上去了。上吗？思想斗争很剧烈。上还是不上，这是两种思想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不上，这反映出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这都是由于受到了十几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长期脱离劳动，长期脱离工农，养成了一

种怕苦怕脏的小资产阶级恶习。这时在车边的两个工人正猛劲地干着，把大堆大堆的豆子送进机器，好像在雾中一样。我想，他们为什么不怕呢？自己的思想和他们确实相差很远。这些都是刘少奇造成的，他要把青年都培养成修正主义苗子，成为高踞于工农兵上的精神贵族，为他复辟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真是何其毒也！我要用实际行动去批判刘少奇。我于是又跳上去干起来。休息时……

来不及写了，有重要文章：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十二次全会的公报。公报上公开点了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听后真是振奋人心。公报还指出这次大会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大会。我们应该干些什么呢？会上主席、林彪副主席做了重要报告，要能看到那该多么幸福呀！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是六连一个上海新战友被拖拉机压死。很惨。

11月2日

今天清理仓库。晚去六连取报和纸。

今王小勇从局里学习班来了封信，略讲了学习班里的一些情况。这次主要是抓阶级斗争，掀起斗、批、改的高潮。副师长做了报告，说到下面走了走，感到情况不好，文化大革命在某些地方走过场，好的占 23%，中间的占 53%，问题严重的占 24%。这次师部决心很大，一定要搞好。并决定派解放军下来，一个师来一个团人，一个营来一个连人，那我们这个连就至少得来 10 人，真是振奋人心。可惜明年二月份才能来，心中有些急。以后连队一定会越高越好，前途光明。

11月3日

吃完晚饭，我们几个天津人开了个会，研究下步搞法。都认为形势紧张，斗争复杂，主要是我们才来一个月，光干活，还没有向贫下中农了解情况，所以眼前一团黑。下一步

要是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全面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再下一步准备过硬的材料。

主要还是听陈坚讲了师部首长的一些谈话。他昨夜去局里，首长召集他们开了个会，讲了很多情况，很复杂，也很发人深省。主要内容：1、文化大革命好像没进某些场，至今死气沉沉，冷冷清清。阶级敌人很猖狂。他举了个例子，阿仑河一队。他去蹲点，到女士宿舍和两个新战友交谈。队长听说有师部首长来了，不知是谁，心里有鬼，就到宿舍扒头。师首长问他干什么，他说找开水。师首长说你办公室有，为何到女生宿舍来找。这次学习班揪出其人是异己分子，同时这个连的书记和其他官都是他的亲戚之类，是一伙子人。现那里还留下20多解放军。斗争确实很复杂。就在开会期间，还时常有人到办公室扒头，看一下就走。2、师部感到查哈阳斗争很复杂，可过去听汇报说这里情况很好，一下来，看到并不是那么回事。原决定在师部开会，把领导叫去，可看来不行，就选择在查哈阳，召集干部、群众开会。可也出现问题，出的代表有的光是自己那一派的。师首长问：“你们的代表是怎么出来的？”回答：“上面指定的。”师：“你们感到有问题没有？应该让群众自己选。”3、师首长还说现有三怕：上头领导怕，中层干部怕，下面群众怕。怕什么你们自己去想。4、说阿仑河、丰收农场的两张大字报点了两团火，但没点起来。你们新战友应起先锋骨干作用。当我们提不是骨干作用，只能起先锋作用时，师首长说就是骨干作用。希望我们下去一定要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向他们了解情况。要认真考虑自己本场属什么情况，考虑印把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5、现在主要是反右倾。总之，师部这次决心很大，查哈阳局里存在问题严重，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恐怕快来了，让我们高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晚上开讲用会，我在全连讲了。其实我下来后没干什么，差得很远，只斗了几个私，结合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

11月5日

4日去六连和柴黎儿遗体告别。

之后和谭天、小关他们一起谈了谈情况，研究下一步的搞法。今收到两封信，一封是宋平分的，一封是鲁威叔叔的，很高兴。鲁竟不知查哈阳在何处，不禁使人苦笑两声。

5日开追悼会。李启明准备去上海，我给家中写了封信，让带到天津，这样快些。下午刘明原、秦建民、廖晓淇、小木来我们三连。

11月6日

打夜班，还是去场上脱黄豆。干起来一身汗，裤腿里抓蛤蟆。可一休息，浑身凉透，很难受。但也很有意思，磨练嘛。

白天睡觉。听说在学习班里就出了刘明德，是漏网走资派，丰收农场场长。昨天上午开追悼会时还神气活现，我们议论他时，听说他老搞破鞋，应该给剐了。下午就给揪了出来。原来场里斗争还是很尖锐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打开。我们来这里时间太短了，不了解情况，又不好调查，很有些着急，无从下手。

场筹建小组算哪家的？我现很多问题不明确。刘松林父也不知如何死的。老宁是原文革的，看其样子很差劲，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究竟是哪家天下？我看应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各个紧要关头、革命的各个转折关头去看场领导是贯彻的什么路线，究竟站在哪个司令部一边。如三五反、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三年灾害，以后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形左实右的四清（注意：去年四清后在场里实行工分制搞物质刺激）、文化大革命情况等等。但是如何下手呢？还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为妙。

听说现在不叫组建，而改成全面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后天可能在局里召开万人动员大会，要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直到明年春天，之后下来解放军，队伍清楚了，再进行组建工作。

下一步决定先找黑刘、于德芳了解一下近年情况，另方面加紧找徐长海介绍连里阶级成分、斗争情况。要从各个方面对全队成分有所了解。

11月7日

6日晚下雪。早上起来，一片白茫茫，北大荒这个黑黑的汉子顿时换上银装。这是今年头一次降雪，有一寸半厚。夜间才开始感到北大荒的寒冷，真够呛！刚打出来这热乎饭，前面没吃几口，后面已冰凉。拿着个热碗，手指头都冻得慌，我干脆把手放进炉坑里烤暖。一起点小风，真是“风头如刀面如割”。我们问老职工，冬天比这怎样，不过如此了吧？老职工不禁笑了，说：“这才刚开始冷，到不了零下20度。冬天一般也得零下30多度，比现在冷得多呢。”我们一听，不禁吐了一下舌头：“好家伙！”我已开始预感到北大荒的冷的严重威胁了。但也没什么，这里的人也不少鼻子、耳朵，不像在学校里说的那么玄，谈冷变色。贵在坚持，贵在咬牙，“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在宿舍写这么几个字手都冻得发疼，出去一趟，鼻子好像丢在半路了。怪哉！

11月8日

一早乘高机去局里开万人动员大会。这在天津来说算不上什么，可在这里却是最大的一次。这次看来师部决心是很大的。程副司令过去参加过长征，现在也说拼着老命也要把斗批改搞好。我们干劲也很大，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具体不多谈了。

下午王具堂又召集天津战友开会，会上杨保和介绍了这次天津之行，很受欢迎。天津形势邻人鼓舞、振奋。

这次，我们天津新战友会师，交谈各场情况，很热闹。还是一句话，精神面貌很好，干劲很大。

收到家里来信和寄来的文件、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对我还很关心，要我“先要从世界观上彻底改造自己！不要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瞎想。”也看到李小波给廖晓淇的信，一切很好。

11月10日

毛主席说：“一定要把北线搞好。北线建设不好，我睡不好觉。”最近又决定在内蒙古成立生产建设兵团。可见我们这里的战略意义。这就要认真搞好斗批改，清理好阶级队伍。

下午找于德芳了解很多队里情况，确实很复杂。阶级斗争盖子一定要揭开，“敢同恶鬼争天下，不向霸王让寸分”。

打夜班。虽零下20多度，可大汗直流。口罩摘下没两分钟就冻得梆硬。休息时，点上一堆火，大家一起交谈，烤火，不知谁用铲子甩起烧得红红的草灰，呼的一下，借着热气，一直飞起几米高，如焰火一般，十分漂亮。大家都很开心。

11月11日

今上午大家要选我出席局里的学毛著的代表大会，心里有两种感觉，一是自惭形秽，在劳动、与工农结合中，王小勇和姬立占、钟泽琰确实比我行，可他们没讲。一是没赶上机会，二是不愿讲。而我又另有用心，想压压xxx，讲了，结合老职工把我们天津同学的荣誉全推给了我，我内心中有些胆怯，不敢当。另一方面又有些骄傲，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又冒了尖，不自觉中给妹妹写信中提到此事。其实尚未定下来，就觉得有把握。这个思想苗头很不对头，可信发了，才想起此事。

我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胜心强，自以为是，其实别人比自己强，可看不起别人，以为没自己强，好像只有自己正确，因而就有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一争这个，就会华而不实起来，一遇事就考虑个人名利，有时还要争风吃醋。特别是和王小勇。我已有所克服，但在一些问题上又不自觉地产生出来，为什么呢，除以上几点之外，就是过去我们都是两大派的头头，这里大有派性，主要是我，有时不服气，不甘居人之下。这特别要注意。对人要多看长处，对己要正确对待，一分为二。今后一定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做个无名英雄，当一辈子老黄牛，拉一辈子革命车。当然做到这点还要经过反复，但一定要这样。

举几个例子：1、选代表去局里学习班，他去了，没我，我开始就有些不痛快。2、别人一提到王小勇怎样怎样好，我想我也不错呀。3、在处理一些事上有时就要逞逞能……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私心杂念作怪，刘少奇流毒在作怪。这些都是心里话，是痛处，过去是不敢捅的。下午想到这个问题，抓住斗了一下。觉得自己很不如钟泽榕、姬立占。

11月12日

上午选举连斗批改领导小组。新战友从各组反映情况，选出王小勇、林春英、潘丽芳和我。但是我考虑到我父亲现在仍然未最后定性，也未解放，这样在里面不大合适。为了对领导小组今后工作好开展，我主动提出退出来，另选其他同志。后选姬立占，但原名单上没他，上海人有意见，于是姿态高些，就选上梁迎秋。核心是在斗争中产生的，这个领导小组也必然会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健全起来。同时，我对由此而产生的一些私心也及时进行了斗争。

昨晚收到韩然来信，讲了一师一些组建情况，很感动人。一定向那些人学习，不为名，不为利，一辈子艰苦奋斗。

下午帮助闫学抄出大字报《阶级斗争的盖子压在哪里？》。问题点出了实质。我看关键在陈贵祥，不从这里下手，斗争不能深入开展，群众发动不起来，又会流于形式。

晚上选人时，上海人又提出对新战友重新进行审查，说这次就是要重新审查你们这几个干部子弟。一提李启明就说重在表现，一提天津人就大讲阶级成分，典型的实用主义。当然我们这边也有派性。这次活思想却无人去抓。我总考虑，应该有人认真抓一下对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要抓世界观的改造。

11月13日

今天，又一件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事情是这样的。

吃完饭，正在床头研究一些材料，这时李方甸走过来问：“你是叫王端阳吗？”我说是。

他说：“可不好搞呀！”我说：“没什么，一定要把阶级斗争盖子揭开。”“哎，你们不了解情况呀。他很硬，有一帮子人呀！我看恐怕搞不透，又得完蛋，我们贫下中农又要受苦呀。接着讲了白手套的事，又提出很多线索，场里有一个邓光道在同一天围白围巾。那天我一直跟着陈贵祥，看到有一个外人来到后面菜园小屋里，我过去推了推，问是什么人，陈马上说他睡觉呢，不要乱动。这时那个人睁开一个眼看了看我，又闭上了。晚上就出现了信号弹。他们是一帮坏人呀！谁给提他就打击谁。这些人打不倒，我们又要受压、受气呀！”说着就用双手捂住脸，趴在床上哭起来。我马上把他的头抬起来，说：“没关系，有毛主席给咱们撑腰，有解放军来帮助我们，我们怕什么！一定要把阶级斗争盖子揭开，把一切坏人揪出来。”他又哭着说：“不容易呀！”我说：“这条命搭里也要揭开。”他看看我，没什么就走了。一会儿他又来了，说：“你帮我写个信到局里，叫工人、解放军的宣传队进来那咱们骨头就硬了，就不怕他们了。你们天津来的很好，是我们的一个膀子，要好好干呀。现在领导班子里也有他们的人，不好搞呀！”老大爷过去被三次抓过劳工，受过旧社会极大苦，对毛主席真是无限热爱，现在看到坏人当道，贫下中农受压迫、打击，真气不过。但他们有权，把老人真压得受不过。我们就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这种最本质的东西。

下午又看到给李方甸大字报，揭发出一些问题，有人对其反映不好。斗争真复杂。

一天之内，出现的怪事真多，现很难写。

日记旁批：李方甸自杀，是个反革命分子。当时思想真是太天真了。从中要引出教训来，要多做调查研究。

11月4日

今天又感到一个问题。这次搞阶级斗争，彻底揭开我连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始，总以为自己是个“主角”。知识分子那种自以为是的架子大啦。我觉得自己经过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自己又是个造反派的头头，两条路线斗争水平很高，在天津那么多次大的阶级较量都亲自参加了，这一个小小的三连还不好搞。又把自己摆在群众、贫下

中农之上。可是经过这两天的斗争实践，自己无从下手，而贫下中农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领导的错误，而且斗争性很强，看问题很尖锐，并揭发大量事实，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压制贫下中农，为刘少奇翻案都急红了眼，要拼出命来干。这些真值得自己认真学习。特别是对自己要一分为二，要自知之明。在农村，贫下中农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而我们不过是“配角”而已，而把这个“配角”当好就是不容易的。

现在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表态，但是对于揭发问题、深挖敌人的造反精神是坚决支持的。我们帮助写大字报，抄大字报，尽自己的一些力量，同时多听听，多看看，多想想，多做调查研究工作。

昨天孙培茹收到天津寄来的一份材料，是天津革委会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看了之后，热血沸腾，浮想联翩。天津形势一片大好，现在已经全面进入整党、建党运动，真是振奋人心。过去在天津时还没感到，到了这里一对比，觉得天津搞得是好，老解还真有两下。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夜里做梦也回到了天津。“我欲因之梦天津，海河两岸尽朝晖”。

11月15日

我现对《人民日报》特别喜欢，说老实话，在天津时是不大爱看的。可现在一天不看，就觉得眼前一片黑，不知今天应该干什么，不知全国形势发展到何种程度，心里就十分憋得慌，不痛快。可是现报纸得等七、八天之后才能见到，真他妈的混蛋，红色邮路的大权掌握在谁手里？

每当来报，大家争先恐后地看，我也是兴高采烈地读着，几乎全都看下来，越读越振奋，越读心里越明亮，越读也越感慨，我们差之远矣！如果我连也像那样就好了。（这句话比原来想的“如果我到那里就好了”有所进步。开始安心在三连了。）

11月16日 降雪

茫茫北大荒，阵阵黑土香。

一夜新雪后，北国束银装。

上午又认真学习了《反对本本主义》，很受启发。这是一篇典型的造反雄文，是对那些脱离了对社会的调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查而去空洞、唯心地去指导中国革命的人的严厉、尖锐的批判。把这些人的本质解剖的淋漓尽致，是何等的痛快啊！

其中有一段话，也极为深刻地触及了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毛主席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教训，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刘少奇之流不都是这样吗？！

上午收到家信，带来了喜讯，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我父亲已经到10·4干校去学习了，地点在工农联盟农场，已经走了。爸爸来信说：“进入天津市后过了十几年的‘和平演变’的错误生活，从明天就彻底改变了。这样可以使我更坚定地更豪迈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在这方面，我们要展开竞赛。”看来爸爸到农村中去接受再教育，也是老气横秋的。妈妈也回津三天，家里一定很热闹。

晚上开批斗包玉友大会，极为成功。贫下中农说：“这场斗争使我们贫下中农扬眉吐气了，大长了俺们贫下中农的志气，大压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是开得最成功的一次。”会也给我上了一场极生动的阶级斗争课。贫下中农最热爱毛主席，看到包玉友恶毒攻击毛主席都气急了眼，说不出话。他们斗争性最强，面对狡猾的敌人，针锋相对，弹弹击中敌人要害，路线斗争水平很高，把矛头直指包的后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贫下中农是农村阶级斗争的主力军，他们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整个会场群情激昂，硝烟弥漫，杀气腾腾。可也有人表演的也很出色，不过是一个丑角。

11月17日

离津已整整两个月了，家中已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知一股什么风，使我想起家来，到北大荒来这还是第一次。一闭上眼睛，家中的一切情景就清楚地浮现在眼前，好像伸手可摸，举步可及，呼之欲出，问之欲答。翩翩然，却柯然一梦，不禁“揩英雄泪”。记得一些古诗词，倒是有些朴素的辩证法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阳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夜里，用清水将全身一部一部地洗净，将积存两月余的污泥洗去，好不痛快！但是两月来，一直尚未认真、仔细、严肃、全面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了。

近来情绪有些波动，产生很多思想问题，可是根本没人来抓我的活思想，只得经过自己去学习解决，真令人烦恼。不突出政治的空气何时废止，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突出政治、大兴三八作风的空气。

11月18日

今上面又下来一项通知，要把两名天津新战友调到局里的工厂、修配站、砖厂、商店中去。同时一些有病或有其它问题的可回津。这一下八个人也就剩五个了。我是不想去的，在连里可以更好地得到锻炼，更多地接受再教育。连队是最基层，从中可以得到很多丰富、生动的感性材料。

现狼很猖狂，昨天四只合伙，在青天白日之下，吃了一只羊和一个牛犊。

11月19日

斗争现在开始复杂，我总觉得要有倾向性，在路线斗争中没有调和的余地。

这几天干活感到很吃力，浑身发痛，特别是腰、手臂和脚。干起活来特懒，不想弯腰、蹲下。后一咬牙，使劲干，过了这个时期就好了。

天是冷了，在场上抓到很多耗子，用水一下子就能粘住。真有意思。

今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居然还寄来两包糖，可见妈妈对我心很细。其实我没要，她却体会出来。

11月20日

指挥棒又动了。现在有人极力把矛头指向群众。他们歪曲党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方针，大搞人人过关，怀疑一切，抓住一些贫下中农的小辫子不放，从而让你混战一场，转移斗争大方向，保自己过关。殷XX就大放厥词说什么：“每一个人都得打个？号。领导小组里的人也要审查。”而不是抓住敌情，对嫌疑分子进行追查。而是千方百计地找揭发陈的人的问题，而对陈的已揭发出来的线索却不去追查。问题复杂，我想以后的斗争一定是很艰苦的。现在就要调查研究过硬，材料过硬，大批判过硬。否则一阵什么风，一下子就全倒了，支持不住。现在揭发的许多东西是站不住脚的，不能轻信。

下午又写了一篇大字报，矛头是指陈的，主要两个问题，一是把包玉友送上历史的断头台，二是从包玉友问题看我连阶级斗争盖子。都是有所指的。

11月21日

现斗争方向上是有问题的，只是片面搞“清理阶级队伍”，根本不搞革命大批判。因而出现了一些不好倾向，就是贫下中农之间互相抓住一些非本质的缺陷互相揭发，上纲，也不是什么敌情。斗争大方向应该指向刘少奇以及他所推行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指向一小撮走资派，把大批判贯穿于斗批改的始终。不肃清刘少奇的流毒，即使揪出几个坏人，也还会复辟的。就像个臭豆腐，闻着臭，可吃着还挺香。只有用大批判去给清理阶级队伍扫清道路，指引方向。

我也给二组贫下中农和张队长说到此事。晚上就组织贫下中农对刘少奇的毒进行专题批判。今晚批的是“物质刺激”，明晚决定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贫下中农举出很多极

为生动丰富的例子，把刘少奇、李昌批得淋漓尽致。同时还都斗了私，这样也提高了觉悟，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比如：有人在食堂买馒头时无意中说出：“这个馒头还不如李昌的馒头大、白。”这句话就反映出流毒尚未肃清。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专题批判。贫下中农举出很多例子，说当时为了追求馒头，搞计件，完全不顾国家利益，干活只求数量，有时把大批的粮食仍在地里，还严重损坏工具。当时根本提不到什么突出政治，干活就是为了挣钱，极大地毒害了贫下中农，把农场拉向资本主义道路。李昌的大馒头决不是几个馒头的问题，决不是关心群众生活（有人过渡劳累成疾），而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给你一个馒头，却要你的脑袋，要你贫下中农千百万人头落地。会后一个贫下中农说：“别看李昌的馒头白，可里面有毒啊！”

又有一件事，使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就是关于上山伐木之事……

看到中央调查小组关于刘少奇三次叛变的调查报告。

11月22日

到林场去伐木，是比较艰苦的，而且还是个新林场，房子、路都未修，明天现去人建筑。而且危险性大。我是很想去的，这正是一个锻炼的极好机会。但也想参加这次组建、斗批改，所以产生矛盾，有些犹豫不定，一会儿下了决心，一会儿又动摇，反复很大。我是受了十二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过去根本没有吃过什么大苦。这次伐木可能是遇到的第一次。记得陈伯达同志说过：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经过与私的剧烈的冲突，要经过反复、痛苦的磨炼。我想应该主动地改造世界观，人为地造成一些条件，越是怕艰苦不愿干的越是要去干，促使公与私进行剧烈的冲突，这样能加速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对于我们来说，书本看得多，理论懂得多，但是一干起来就不行了。下来后没干几天就又上去，这样很不好，应该像主席所说的：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从最下层工作干起，干他几年，十几年。

11月23日

师部决定以后休小礼拜。明天正好是星期日，可以很好地休息一天了。自来东北，除了国庆休了两天，至今两个多月一直干活，没休息过一天，也没请过一天病假或事假。星期日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学习时间，可以有较充分的时间认真思考、总结。这对我来说真是难得。现在深感时间的珍贵了。明天小勇他们可能去六连，听说谭祝节要调到局里去。我不准备去了。

11月24日

今天休息，王小勇、钟泽榕、张新昌去六连，四连一些人也去六连聚会。我不想去了。一则身体有些不适，二则也该认真地总结一下思想了。

只写了两封信，学习了会儿，没能总结。

贫下中农代表会选上山伐木工人。上海原有一些人报名，可上面那两位却死不同意，这个胳膊疼，那个脖子硬，再不那个年龄小。意思全让天津人出，这样我们天津人也就剩下三个了。真两面三刀。我倒是想去，但时间有些长，连队斗批改参加不了，实是憾事。

昨收到王新锦来信，同时收到朱凤翰来信。

11月26日

下午去场部参加批斗刘德明大会。关晨平、林大力、李森、尚甲都来。会上我代表三连发了言。林没写稿，他队老职工只催他，他又拉我，我给他写了一篇，由那个“分子”发了言。

11月27日

富拉尔基的知识青年来了。我们五人搬到队部睡。这里还不错。

11月28日

今小贾回来，讲了幸福之路（农场）的一些情况，杨保和在那里搞得不错。

富拉尔基的还不错，年纪小一些，还是有志气的。

今李启明回来。

11月30日

看了十二中全会精神传达要点，可能是一位首长讲的，对目前形势开始有点理解。听说又有几位老师、副总理跳了出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汇报》也发表了社论，批判“不见得论”。现在再学习一下主席最新指示，学习七届二中讲话和两报一刊社论，就有了深一步的理解。

我连最近大字报几乎没了，又冷了下来。是什么原因？盖子为何揭不动？有的人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谁揭发陈XX，别人就给他刷大字报。目前居然搞到我的头上来，给我造了不少舆论，说我那天到于德芳家吃过饭，受了蒙蔽。最近又想把我调往食堂，我没去，认为不适合，他又到处散布我私心太重……真有意思，无非是给我施加一些压力，让我站到他们那边去。派别斗争我是绝不参加的，但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同时还教育受蒙蔽的群众。

开始我在思想上也是有所波动的。我们刚下来时，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好评。可现在却产生隔阂，是不是自己脱离了贫下中农，是不是自己不认真接受再教育，是不是自己干活不出力怕艰苦，是不是自己不安心于边疆农业建设，是不是自己知识分子傲气没打掉、看不起贫下中农……全不是，我的决心还是很大的，也是努力接近工农，干活拣重的、累的干，努力改造世界观的，虽然尚未改变，但是还是自觉的。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丢掉私心杂念，不要总是考虑个人的名誉和群众对自己的看法，患得患失，不要怕得罪人，一切以后会真相大白，群众自有公论。第二，坚持党性立场，联

系群众就要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社论讲得很清楚。第三，按主席五条标准要求自己。

现搞陈 XX 和李国红的专案任务交给我，要排除一切干扰，一直干下去。

12月1日

今天传达了毛主席在十二中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讲话。听后心情激动。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更了解了。现在是如何落实的问题。

我连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搞到底。毛主席指示农村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的今冬明春要抓起来，工宣队、军队重点要到农村中来，看来前途是光明的。一定要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会胜利的，不要怕反复和波折。

12月2日

昨天夜里冒着刺骨的寒风抢收谷子。这两天风很大，天气很冷，开始尝到北大荒的滋味了。

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是成绩大还是损失大，要不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目前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次十二中全会也是着重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出现的一种“不见得论”就是想否定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们抓住一些错误和损失，想全盘否定。

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搞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几个人关在屋子里凭空想出来的，不是人为的，而是从我国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所完全必须的。主席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党内就有那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不只是一个人，而代表了一个阶级。几十年来，他一直对抗毛主席，妄图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不搞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把刘少奇揪出来，怎么能说没必要呢？完全有必要。有些人被一些表面上的损失迷住了，他没有看到文革的伟大意义。文化大革命把政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这个成绩就是最大最大的。如果没了政权，你粮食打得再多，钢生产得再多，再加上

原子弹……不通通是人家的，哪一点还属于我们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通通都没了。这个账要这么算。不能光看眼前的一点损失。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得非常及时，没能使刘少奇的阴谋得逞，否则的话，让他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那损失就不止这些了。像苏联，没有及时地搞文化大革命，结果党、政、财、文、军权都被赫鲁晓夫一伙篡夺，无产阶级的一切都丧失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丧失了，劳动人民又回到被剥削压迫的地步。现在在苏联就要进行二次革命，要重新夺取枪杆子，重新夺取政权，你说这个损失大不大，这个流血多不多。很明显，正如林副主席说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我们看问题要从整个无产阶级的前途和命运上来看，要从政权问题上来看，要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上来看，算账要算政治账、思想账。

从经济上算，虽然暂时一些工厂、学校被破坏，双方武斗有很大损失，但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揪出来，打倒了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广大工人阶级彻底解放出来，就会更充分地发挥智慧和才能，更重要的是思想革命化了，精神力量就会变成更大的物质力量，一个工农业生产的高潮正在兴起。比如那次老杨讲的。

而更重要的、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七亿中国人民中。亿万人民群众都有了两条路线斗争水平，那时不管那级出了修正主义，就会起来造反。经过文化大革命，人民都有了对修正主义的抗毒素，工人阶级走上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国家大事已变成人民生活中头一件大事，不是再被一些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这都有根本性的反修防修的意义。

昨天讨论，广大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指示理解很深，使我很受教育。他们举出大量本地事实，雄辩地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对那股翻案的“不见得论”以痛击。

晚上我和孔繁明谈了一下对运动的看法，我明确提出主要是搞陈贵祥，要彻底揭开我连阶级斗争盖子。上次批斗包玉友，已经提到这个问题，现在则要继续深挖。

12月3日

上午我去家属中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中午时找赵宝玉谈谈运动情况，他以为我认为他保皇，气有点粗，说我谁也不保，只保毛主席，我保你干什么，有问题就得批判、揭发。另外也不能搞派性。我其实一点那种意思都没有，只是想听听广大贫下中农的意见，自己好有个依靠。否则脱离贫下中农，则一事无成了。

收到克平、颂英来信，家中情况很好，爸爸叫我要特别注意胃病。

这批富拉尔基学生思想有些波动，想家。今上午一个回子借口这里没单开伙，打起行李跟高机去拉哈回家，更是引起一些波动，有两个女的还哭了。那个回子根本就没想来，来时只拿了个小的可怜的被卷，其它什么东西也没带，没单开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其实上面已答应搭一个新锅台，给他们单独拿出饭盒、筷子）。听说来时因舆论压力很大，子女不走的，给家长开脱产学习班，再说还有一批去插队，于是不得已来了。思想工作没做到家是不行的，应抓紧再教育。

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这个报告极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继续革命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照耀着十九年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这篇报告和毛主席以后的一系列文件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没能解决的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未能解决的重大课题，因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是马列主义宝库中的又一个最光焰夺目的明珠。

十九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竖看历史，更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指导了过去十九年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而且对现在和将来都必将起着更深远的指导意义。

我们也可以深刻地看到，十几年来在一些根本原则问题上，刘少奇都是反对毛主席的。白纸黑字，罪证如山。请看在一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吧。

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指出这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长期复杂性、严重性，以及它的新的特点。正如毛主席所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毛主席的这几段话，明确的指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而且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着丧失政权的危险。十九年来的阶级斗争历史，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

可是刘少奇却极力抹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先后多次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今后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1956）“社会主义制度要注意调整，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1957）

二、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两个司令部也进行了剧烈的斗争。

毛主席说：“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还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消弱，而是必须强化。”

而刘少奇却说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可靠”，同年五月（主席报告之后两个月）他就迫不急待地跑到天津，发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天津讲话，灭工人阶级的志气，长资本家的威风，恶狠狠地说：“为了生产上的需要，资方得有雇用或解雇工人的自由。”他还嫌权力不大，怕工人不老实，就给资本家打气：“你们有三权，即财政支配权，行政管理权，人员使用权。”

三、在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刘少奇反其道而行之……

12月5日

上午听了局里王教导员传达的潘复生讲话，广大贫下中农越听越高兴。当前主要危险就是右倾。

晚上我写出大字报《评斗批改领导小组某些人员的右倾思潮》。

12月6日

今未出工，本想到一连、七连外调，因风大，未去，就在本连内找了几个贫下中农，了解到很多极生动的情况。

昨天夜里上海新战友刷出大字报，要揪出走资派陈贵祥，并写出号召性的大字报。声势造得不小，群众反映很好，对陈贵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的意思是要像毛主席在十二中会上讲的那样，要准。只有准，才能狠，才能稳。而要准，就必须得注重调查研究。这里的关键是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他们还有顾虑，怕以后受打击报复，他们还有等的思想，等解放军。要想发动这部分群众，一方面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要准稳狠地揭发陈贵祥，证据确凿，群众一看是那么回事，就长了志气，增强了信心。下一步就是要以我为中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在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投机性。这是搞政治斗争，搞阶级斗争，不是为了自己捞取点什么政治资本。一定要注意克服自己的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名利思想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认真向老贫下中农学习。他们真是一心想把斗批改搞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团结对敌，不像小资产阶级还带有投机色彩，不安心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的工作，只要一下子搞出个什么名堂来，想一鸣惊人。当搞不出什么惊人的东西时，就失望，冷下来。而且把调查来的材料往往当成自己的私有品，互相隐瞒。他明明调查来了，你一问，他却说不知道。他倒想打听别人调查来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不是想怎么把阶级敌人挖出来，把斗批改搞好，或不完全是，而多少

带有捞取政治资本的色彩。这样，往往被敌人利用，挑起革命群众之间内部不和，提起派性，从而转移对他们斗争的大方向。这对革命实是不利，必须坚决克服。必须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否则这个革命不会搞到底的。

12月7日

上午去场部调查陈永谦成分问题，清查办说没有他的通报，魏东余说只是顺便问了一下是贫下中农，可回来向徐长海说他亲自看见送上去的。还要深入调查。

下午，张新昌跟我反映，天津、上海团结的一些问题。他听富拉尔基的小梁说，李启明跟他讲过，他回来后感到有压力，为什么公布档案材料、选领导班子没有他。他回来也确实情绪低落，萧条。张回答说当时选班子时主要考虑了两点，1、是李启明叔被镇压之事。2、是他和陈贵祥喝酒。看来问题有些严重，团结对敌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和上海人一起开个会，多做自我批评，解决矛盾。同时把所得材料都拿出来，研究一下，制定下一步调查计划。我和陈坚谈了，可李启明去场部了，只我们在一起谈了谈，效果很好。我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主要是我地区观点很强，用地区观点模糊阶级观点，下来后，有一点成绩就翘尾巴。对上海同学看不起，看不见他们的优点。当一些老战友表扬我们比上海人强时，就沾沾自喜，不知老几了。干活上海人不卖力，接近工农他不如我们，还带上上海不少臭习气，可就不看自己。他们的优点看不到，他们从上海来，路比我们远几千里，而且年纪比我们小，才十八、九岁，远离父母，到了北大荒，可见决心是很大的，这是本质、主流方面。这一点就奠定了上海、天津的革命大方向相同的基础。有了这一点就有了共同语言。一些从旧学校带来的缺点、小资特性，有了这一点也是会在长期斗争中克服的，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不仅上海新战友如此，我们天津的也是如此。对自己也应多解剖。由于这种派性作怪，于是干什么事出代表，上海出两个，我绝对不甘心出一个，可派上山伐木任务时，你上海人不去，我们就流露出一些风凉话。甚至在语言上也骂过他们是“杂种”，凡此种种。目前我们大方向又一致了，要揪出走资派陈贵祥，揭开我连阶级斗争

的盖子，可阶级敌人就怕我们联合，又在千方百计地挑拨关系，我们切不可上当。我们应当以更大的联合，加上富拉尔基的，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加上广大贫下中农这支农村中的主力军，就汇成一支不可阻挡的潮流。

下面又研究了统一部署、统一步伐的问题。下一步关键是发动群众，要准，要调查研究。同时要把我们当位置摆好，不能包打天下，贫下中农是主力军，我们只起个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而实际上也是如此。

这个会开得是成功的，大家心情舒畅，而一些人对此很过敏，老无故来探风声。孔 XX 又借找木头之机，进来转了一圈，很狼狈的出去，大家都哈哈大笑。这人真和小丑一样。

领导小组决定把陈贵祥停职反省，可晚上陈却让李富联（富农之女）来告孔繁明：“他今晚头疼，不能到会。”他头真疼了，不知又搞何鬼？也确实是“头疼”。

大兔子（陈贵祥外号）这人是很滑的，虽然领导小组没他，他表面上什么事也不管了，去劳动，可是领导班子的大权还是掌握在他的手里的。这一段运动一直冷冷清清的关键也就在这里。下一步还得反夺权。三连这个地方独立王国气味甚浓。

12月8日

上午听了局首长传达去大寨参观经验。越听越感到我们查哈阳与之差得太大、太大、太大，我们一定要学大寨，走大寨的路。听了大寨经验，从心理感到大寨已经到了另一个境界，一个充满毛泽东思想的“仙境”。“芙蓉国里尽朝晖”。

下午听了几个人讲学习班的体会，之后袁副师长讲了话。最后，我们新到任的政委也讲了话。我们的新团长在北京等着毛主席接见，也快到任，我们也快要按新的解放军编制，可能是 54 团，真使人振奋。晚上王小勇、林春英等从学习班回来。于得江也回来，正想去找他。

晚上我们、上海、富拉尔基、老战友一起研究了下一步深挖计划。明我和良玉去七连调查。

12月9日

去七连调查陈贵祥问题，比预想的效果要好。

12月10日

本想骑马去，马不出头，在家整理材料。

12月11日

今去北线道搞外调，有30余里，天又下雪，帽子周围都白了。去时顶风，真有点“风头如刀面如割”。到一连时，眼毛都被粘到一起。调查来的材料很好，只要广大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一切事都好办了。

晚上我把调查来的材料和领导班子谈了。下一步一方面继续深挖，扩大战果。但更主要的是放手发动群众，把外调和群众广泛的大揭发、大批判结合起来，不要把重点放在外调上，也不能把外调搞得神秘化，脱离群众。而应交给群众，这样对群众是一个鼓励，对敌人也是一个打击。否则的话，外调也不会搞出什么东西来，群众运动又会冷冷清清。这虽是一个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问题。

12月12日

今天是干巴冷。上午去场部调查，去时坐高机。开始还好，越走越冷，我们又是坐在拖车黄豆袋上。主要是脚冻得都麻了。膝盖也冷。搞外调就是受罪。但为了搞好斗批改，就是把脚冻掉了也心甘情愿。

12月13日

将陈贵祥的材料全部公布。这对阶级敌人是一个打击，对贫下中农是一个鼓舞。

我现深感知识分子就是互相不服气，互相看不起。团结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已有一些人开始对我议论。我不去考虑关于我个人的一切，也不去议论人，不搞山头主义，不在下面搞小动作，要光明磊落，不图私利，一定把我连斗批改搞好。今后也一定要更严格要求自己，不出风头，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踏踏实实，改造自己世界观。要有“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高风格。

12月14日

今连收到三封信，都很激动人心。一是王谦来的，二是鲁威叔叔来的，三是弟弟来的，说庆友已回天津。

最近，可能要叫我去关里搞外调。本是高兴的事，可以回家看看。但是我总感到老练多了。如果不让我去，那也没什么，做好思想准备，不能让个人主义冒头。去不去都行。

12月15日

上午去场部开会，传达了韩潮等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内查外调、落实四种人的报告。并研究了我场下一步外调搞法，把各连情况碰了一下，然后一连出两人，办学习班，统一分配任务后，外出调查。

晚领导小组和各组组长、贫代表开会，对领导班子的右倾进行了批判，针锋相对，很尖锐、泼辣。

这两天跑外，没有安静下来认真学习，心神有些恍惚，各种私心又改换面目、乔装打扮跑上门来。而且还遇到很多新问题。

夜里执勤。

身上有虱子，不捉浑身难受。思想上有了问题不解决，精神痛苦。

12月16日

今又听了团政委的报告。

晚上会后，李启明发表长篇大论，批判了新领导班子的严重脱离群众和右倾思潮，够激昂的，还不错。之后在群众一致要求下，领导班子在全体大会上开门整风。会场气氛很强烈，朝领导班子右倾猛烈开火。

12月17日

上午去场部参加外调人员的学习班。今主要是认清目的意义。会上我也发了言，主要斗了几条私心。搞外调我也是很想去的，尤其是回关里，这样可以回家看看。我来东北三个多月了，这里情况信上也写不明白，想回家和家里人讲一讲。另外搞外调也总是想搞些有名堂的，比较重大的，想一鸣惊人，而不安心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一些线索看没啥劲也就扔了。这都是小资产阶级投机性、动摇性、狂热性的表现。因而不遇到困难，就动摇。一次搞外调，开头挺热乎，一上高机走了没多远就凉了，把我冻得够呛，到了场部我脚就麻木了，再也不想走了。一次去北线道，正赶风雪交加，又冻够呛，眼毛都粘到一起，睁不开，雪打在脸上也很疼，这时又有所动摇。但是后来看到贫下中农不怕苦、不怕死，感动和教育了我。他们对敌人怀有强烈的阶级仇恨，而对毛主席怀有无限深厚的感情，就是带着这个调查，他们把外调看成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而且贫下中农对我们搞外调也是大力支持，非常关心，出发前给车子，让你穿暖和，回来后问调查如何，对运动非常关心，这些都鞭策我一定要做好工作。在工作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克服革命不彻底性。

回来时到四连、六连看了看。

克平将雨靴寄来，同时寄来主席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是流传本，供参考的。

姬立占到场部帮助机关搞外调工作，明春才能回来。这一下天津人所剩无几。

收到小胖、钟泽琰的来信，一切很好。

12月18日

今仍去场部办学习班，主要学习外调经验、手续。搞外调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深挖和反深挖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这里面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记得去年七月份来东北调查方纪问题时，阻力、压力是很大的。当时一小撮走资派、江枫、王亢之之流，混进革筹小组，利用职权，对方纪进行包庇，还造谣说陈伯达同志保了方纪，对起来揭发方纪问题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打击、镇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种白色恐怖下，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妥协投降，造反派战士的回答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坚决把反革命分子方纪揪出来。我当时在军管会支持下，到东北调查方纪。最后，方纪终于被中央文革揪了出来。经过两个阶级的搏斗，广大革命派又取得了胜利。

晚上开会，批判了严学严重右倾，和陈贵祥一起睡觉。以后又转向他。我不大同意，认为主要矛头应指向新班子的右倾思潮和陈贵祥。而新班子的右倾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我连则是陈贵祥。抓住了这点，其它一切右倾就好解决了。不要头疼医疼，脚疼医脚。

12月19日

今分配完任务，我去河北、山东搞调查。地点分散，得围山东转一圈，估计得一个多月回不来。任务是艰巨的，这不像到大城市，交通方便，吃住舒服。而往往是交通不便的乡村，走路恐怕是家常便饭，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晚上召开了三连广大贫下中农揭发批判陈贵祥大会。会场上气氛强烈，打倒陈贵祥的口号声此起彼落。陈先做了个检查，避重就轻，遮遮掩掩，群众很气愤，大家争先发言，举出大量证据确凿的事实，把陈驳得语无伦次，满头冒汗。可这小子毕竟是老奸巨猾，对一些要害问题总想滑过去，不是不知道，就是忘记了，这更加激起广大贫下中农的义愤。斗争会充满了火药味。陈贵祥这家伙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要顽固到底。通过会看到广大

贫下中农初步发动起来了，特别是过去一些受蒙蔽的也起来揭发批判，我走也就更放心了。不过总有点遗憾之感。

12月20日

进一步熟悉材料，并办好手续。去四连、六连看望，给他们带几封家信。晚上准备东西。

12月21日

一早来到场部，乘车来局，换介绍信后，下午又赶到拉哈，准备乘夜21时火车去齐齐哈尔，再换68次快车直达天津。

晚上，听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真是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已经按照主席的指示来到了农村，来到了北大荒，但是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方面还做得很差。毛主席的指示再一次给我指明方向，给了我前进的动力，给了我坚决支持，坚定了我的信心，我的路是走对了。同时又感到差距，一定要全面落实主席指示。我在革命化的路上迈开了第一步，但今后的路还更长，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现在切实体会到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英明、伟大，真是从心里，从心里，从心里。

毛主席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晚上在幸福之路等车，遇到杨保和、李小兵、王尧、韩强、王希健等人。

12月22日

乘2:30分车，5:00多到齐市。到街里转了一圈，又乘68次快车去天津。

12月23日

在车上待了23个小时，真烦人。终于于12:04分到达天津，一切如旧，真跟做梦一样。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东站遇到了朱凤翰，他也去山东搞外调，各自谈了各地情况。他们要比我们艰苦一些。

两点多回到家里，克平、庆友、姥姥都感到很吃惊。我又去元兴池洗了个澡，已三个月没洗了，很舒服。之后去学校，遇到谭老二、窦宝珠、刘忠友、孙立、大哥、国天、三仙……等人。把我们这里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已两天两夜未睡了。

12月24日

上午去10·4干校看爸爸，他们正在学习。出来和我谈了谈。他现还未解放，但是他心里很踏实，自己的问题自己最清楚。天津已经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只要没历史问题，改正错误就行。听说王曼恬进市革委会，并选为九大代表。

我们决定先把任务完成再休息，要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当天下午就去车站，又转到西站，乘39次京青，到胶县。

目前全国正掀起一个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高潮。我感到特别兴奋，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蔡立坚来津作报告，很不错，真想找机会和其面谈一下。

12月25日

夜1:10分上车，车晚点，下午三时才到青岛。我们准备乘船到日照县去。几天旅途，真够疲劳。今直站到德州才有座位。到青后，又办住宿手续，吃饭……那个都得站一个多小时，每天时间所剩无几了。

这里天气很暖和。

12月26日

今天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生日。这75年，世界上是多么不平静呀！75年前的今天，一轮红日从韶山喷薄而出，照亮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心。

上午到海边散步。先上栈道，极目远望，整个青岛和大海都笼罩在茫茫的烟雾中，只看见一些壮丽的轮廓。海水翻滚着，撞在石崖上，卷起千堆浪花。海风吹来，夹杂着一些潮湿的咸味和腥味。雾渐渐散去，在大海地尽头出现了大山，气势雄浑，好像从九天落下。海鸥也飞出来，渔船也出航了，碧绿的大海上，点点风帆，巨轮也拖着长烟向远方驰去……看到这些，真使人心旷神怡。它和辽阔的北大荒一样，叫人心胸开阔，可是却又别具风味。

这时，使我回忆起在那峥嵘岁月中的战友，他们不在这里，如果我们都能聚在这里，而对这样广阔的大海，畅谈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畅谈着我们这几年来在毛主席指引下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落实毛主席伟大战略意图的决心，那该是多么壮观和幸福呀！这要比大自然更壮丽辉煌，更伟大。世界上，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了人，一切也都失去了意义。

看了《中学红卫兵》转载的蔡立坚来津的讲话，很感动人。她用自己的切实行动，很朴实的几件事，说明了很多极为深刻的道理。这才是真正地学到了一点毛泽东思想，比起那些嘴上天花乱坠的人来，她是多么崇高。而那些叽叽喳喳、评头品足、斤斤计较个人名利的人是多么渺小。这个讲话看后，真使人热血沸腾，给人以一种上进心。不同于其他一些东西，看后心里矛盾重重，情绪低沉。

我和她真是差远了，她的英雄事迹也激励着我，今后一定老老实实在地听毛主席的话，彻底改变旧思想（主要是读书做官、名、利），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像样的贫下中农的好儿女。

上午费不少力办好旅馆，下午到海边看了看。今好好休息，准备战斗。

明准备乘船去石臼所，再去日照县。

青岛是个风景宜人的好地方。

12月27日

乘上午 8:00 轮船离青岛去石臼所。浩瀚的大海，一碧万顷。巨轮气势磅礴，破浪前进。海鸥欢舞，群山迎送，很少迷人。也很使人想起林副主席的话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下午 3:00 到达石臼所，这里的房子全是用大石头盖的，十分壮丽、美观、结实。一直到日照县，一切都是石头的。

祖国的农村真是欣欣向荣，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并不像某些人在城市里想象的那样黑暗。今天，正好县里有批干部下乡劳动，同时召开全县学毛著代表大会，所有人的精神面貌很快乐，庄稼长得好，社员在修路，开石头，一切都在变化。商店供应也比城市要好，街上大批判、政治空气也很浓，主席最新指示到处都有……总之，给人一个极强烈的印象，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已深入人心，并逐步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大寨的精神正在全国各地逐步开花。从中也进一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在表现出来。我更加热爱祖国的农村了。

联想到主席的最新指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想到农村的光辉前景，真是激动的睡不着觉。这还只是从表面上看到而联想起来的。这次还可以到更多的农村看一看，做一个深入的社会调查。

12月28日

乘早 7:00 车离日照去黄墩。这里全是山地，满山的石头，沙子，黄橙橙的一片。汽车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坡，拐来拐去。公路修得很平坦，两边全是五米高的树。这里风景也很美观，全是大寨式的梯田，冬小麦还是青青的，一块一块，一层一层，高高低低，布满山川。在不能种植的山坡上，也长满了青松。在山中腰，拦起一个个水库，也是上上

下下。在山沟里，山坡上，时而看到一个村落，炊烟和迷雾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生气。社员们都在地里干活，有的积肥，有的垒石头，挖土，用小独轮车推土（很少见到牲口，就几只牛），修大寨式的梯田，准备明年的春忙。农村一片大好风光，引人入胜。汽车飞驰着，我真想下来到各处走上一走，呼吸一下农村里的新鲜空气，把在城市里积存了多年的废气通通排出去。

9:00 到达公社，换信后就向张家浦汪村走去。这里是山路，有 13 里地。我可以尽情地欣赏起山区的风景来了。远处的青山，近处的黄土岭，眼前的层层梯田，忽然前面一个大石沟，深下去几十丈，堆满了乱石。这边又是一层层梯田，整整齐齐，麦苗青青，树木一排排，空间感、立体感很强。

我们到了大队，先把事情调查清楚，又和他们谈起队里情况。今年他们基本上又丰收了，这里土地薄，尽是石头，亩产好的百多斤，不好的 80 斤。这一年，哪怕稍微松点劲，一年就收不上来，大家都拼命干。这种大寨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真是穷则思变。我们那里土地肥，又是机械化，所以总有点满足思想，不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了。另外过去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不能充分发挥人的改天换地的能动作用，结果先进的生产资料却不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他们吃的也不太好，主食是地瓜，其它粮食很少见，每年才分上他几十斤，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他们的干劲是很大的。接待我们的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贫农，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张继修。这一切在城市里吃闲饭的人是不理解的，他们对这些人还看不起，而他们吃的、穿的都是这些人创造的，这真是一个历史的颠倒。正如蔡立坚讲的，很深刻。历史就是这些人创造的，而有些知识分子却不要脸的把自己看得很高，放在工农之上，真是不自知之明。我今后一定老老实实当个普通劳动人民，一辈子艰苦奋斗，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人民。

这是我头一次来到祖国的内地，过去只是沿线到过一些大城市，对祖国五亿农民和广大地区是不了解的，只是一些道听途说，而且里面还夹杂着很多剥削阶级的毒素和诬蔑。

现在亲眼看到了，从心眼里痛快，只是手太拙劣了，写不出来罢了。

主席最新指示已经在这小山沟中落实。日照县原县级干部 400 多，现头批下去就有 370 多，同时吸进很多新鲜血液。在车上就看到很多干部带着一家返乡，同时畅谈过去受的毒和毛主席的恩情，同时还有很多从济南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是激动无比的。一天所见新人、新事真是太多了。

今天走了几十里山路，也够累，但比起红军过雪山，差之远矣。回来的路上，下起小雨，到黄墩，外衣全湿。住处只一个小薄被，又不生火，又潮又冷，冻够呛。主要是袜子很湿，自出来后一直未干过，没处去烤，很难受，有时坐车还冻得慌。

12月29日

天降小雪，一会儿又化作小雨，地很湿。乘车到莒南县（十字路），没想到这里还在搞两大派斗争，旅店和商店、饭馆都停止营业。这一下可够呛。我们早上又没吃饭，就到街上买了个煎饼吃了。明天到莒南再说吧。凡是革委会没建好的地方，问题就多，主席指示就不能很好地贯彻。

今天看标语才知道，我国第二颗氢弹爆炸成功，真是大快人心！这是给毛主席争气，给帝修反、刘少奇一个沉重的打击。

12月30日 降小雪

昨夜过得真够呛。我们不少外调人员和解放军住一个大通铺，又没被子，很冷。开始我们聊天，一会儿电灯也没了，只好躺下。我 11 点钟给冻醒一次，起来上趟厕所，实是出去遛遛，活动一下，好暖和会儿。当时还以为一定 3 点了，一看表，11 点多，回来又躺下，鼻子开始不大通气。又迷糊到 3 点，干脆起来坐到 5 点钟，到汽车站，6 点多开车离莒南，到莒县，没停，又赶到招揽。可离大庄坡公社还有四十里山路，这点领零？头就得自己走了。

先到茅埠调查，正好庞庄两个队干部在，省了大事。之后到大庄坡。雪下大了。看来这年要在这里过了，真想家。最近又想起战友来了。这还是记事以来头一次在外过年。妈妈一定回津了，庆友也回来了，就差我了。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12月31日

早上醒来，感到屋里很冷，一看，盆里水结冻，再一听，北风很大。起来才看到昨夜下了大雪，院里全白了，有半寸厚。我们赶早也没吃饭就往大未庄走去。还顺利，很快就调查完了。回来吃完饭，就往茅埠走去。

一路上顺风，越走越暖和，二十余里山路，踢着乱石，一会儿就走到了。可是等车却等了3个半小时，这一下可把脚冻坏了。我穿球鞋来是个失策，这里又不像东北，找点乌拉草就行了，这连一把柴火都不好找。这个地方屋里屋外一样。晚上睡觉，直冻得慌。这里人也够经冻，好像比我们东北人还经冻。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了，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真快，简直和飞一样。此时此刻，爸爸、妈妈、克平他们在干什么？妈妈一定会想我的，我来时没能去看她。我的亲爱的战友们在干什么？王小勇他们还好，可以聚齐过个年，听个广播，对，廖晓淇一定又守到收音机旁等中央元旦社论了。钟泽瑛在深山密林中怎么过呢？王新锦在越南又怎么过呢？他一定更加紧张，保卫着我们。韩然怎么样……现在只有我一个在他乡，一无收音机，二无亲无友，一个人萧条地往被窝里一躺就过去了。

此地是莒县，离家千里远。

准备想办法听一下元旦社论。这几天一直没有条件看报、学习。得找个地方休整一下，把十几天的报纸仔细学一下，把思想整顿一下。

一九六九年

1月1日

今天，又公布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一直没能听全看到。

上午离莒县，过沂水，来到蒙阴县。这一路又全是山地，比起日照来，石头还要多，土质还要差。有的地方哪像个田，纯粹是乱石岗。要想把这里建设好，真不易啊。可是这里的人，却艰苦奋斗着。这一路上，看到他们砸着石头，把它垒成墙，再把土一担一担地挑进去，有的推着手推车，艰难地爬着山坡，他们的手长满了老茧，还有一道道的深纹，可能是砸石头时震出的裂纹，要是让洋学生一看，真得吓一跳。就是他们，创造着世界历史。我是更加爱这些人了，更加痛恨那些寄生虫，对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更加看不起。这些人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何谓伟大？就是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人，而过去剥削阶级却把那些阻止历史前进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标榜为伟大，而把那些真正创造历史的人看成卑贱者，真是个历史的大颠倒。一想起这些人来，我总是热血沸腾，感到有股巨大的力量狠命地鞭策着我前进。而那些个人小事感到何等渺小、卑鄙。我一定向他们学习。

1月2日

现在我已在泰山之巅了。

上午从蒙阴出发，在东都改乘火车，直到泰安。又直上泰山。

久闻大名，今日方见。我们一直爬到泰山极顶，又二十七里。一路悬崖、绝松，极其险要。古人已说尽了，我也不用来形容了。总之更加体会到主席的几句诗，这几句把我的全部心情都概括了：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一路上我们把一些题词都记下，但记不过来。

今晚住在山顶上。这里风很大，雪还很厚，有零下20多度，很冷。

此时，真怀念战友，如都在这里那该多好啊！现总不免有些孤单。

1月3日

早上七时许，登上望海石（又名拱北石）看日出。东方红，太阳升。真是壮观。特别是太阳将出时，整个东方红了半边天，中间都有些发白，像一团火在熊熊燃烧。突然，太阳露出一点头，红光万道，喷薄而出。

晚上向山下看，也是十分动人。人间万盏灯光，灿烂辉煌。真是上下天河，一片天光。白天，雾气腾腾，如滚滚海水向前涌去。

下山后又到岱庙看了看，都是些古迹。

这次下山真够累，腿都不听使唤了。

1月4日

昨晚到济南，又乘夜11:00车到禹城。旅店又满，只得在车站坐到天明。腿疼得厉害，寸步难行，又加之没睡，真不如家中。几天来，没吃过一顿热乎饭，鞋也总是湿的，还挨冻。字写不好，手冻麻了。

乘下午2:00车到李屯公社。住在一个老贫下中农、队干部的家里。晚上就找到两个老贫下中农了解情况。其中一个治保主任，土改时的村长，农会主任。一个是老党员，烈属，亲自领导的本屯土改。房东照顾我们很周到，给了我们四床棉被，他们自己只剩了一个。她兄弟现在江西，是飞行员，当了14年兵。

1月5日

上午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一会儿材料就基本调查清楚。还比较顺利。

现在剩下的任务又是等下午三点半的汽车了。腿还是疼得抬不起来，走路很吃力。

1月7日

一早骑车去调查，来回一百余里。

看了《大众日报》上登的烟台蓬莱一个大队触目惊心的复辟事件，很深刻。

苏联是有希望的。最近又出现一个为重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战士委员会。再一次表明人民在觉醒，真是激动人心。

1月8日

等车真叫人心烦。这个线索地名全然不对，明天去碰碰。

去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关于学大寨的书，看了。我也到农业上来了，今后的大方向就是学大寨。在农村，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突出政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具体的讲，就是坚持毛主席所说的农业学大寨。大寨的路是五亿农民走社会主义的路。

1月14日

昨天去过西调查，坐的无蓬卡车，去时还可以。今早上回来可把我冻坏了，脚都麻木了。人还不少，一个中年妇女又踹了两脚，疼得我直咬牙。这时真有点后悔不该来了，在家多舒服。出来一路就没睡过热炕，起早贪黑，每天赶几百里路，有时还得走几十里，骑上百里，回去后可能还不讨好……

昨天赶了近二十里路，回来后就已天黑，屋里没火，脱鞋就上炕睡了。早上一看，鞋里非但没干，反而上了冻，结了一层冰花，只得咬牙又穿上。现在又坐卡车，开始还感到手冻得慌，现在也没感觉了，都集中到了脚。这时就多想主席教导，多想英雄人物，这点

苦就吃不了吗，今后还怎么干革命。一咬牙就过来了。下车后一直跑到住处，又烤了一烤才暖过来。

任务完了，该回石家庄验收了。

1月16日

15日从掖县出来，到兰村，在车站等到 23:40 才上车，还算好，有座位。在车站，一个值勤解放军物色上我，叫我一会儿宣传一下主席思想。动员了半天，我看推不过去，就同意了。后把我叫到车站里面，我简单写了一下。晚九点半开的批判会，我讲了讲，主要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我的毒害。

晚到达石家庄。真倒霉，没地方住，我们只好到澡堂子去住，只一个毯子，床小且不说，不够长，半截腿露在外面，真受罪，一夜又没睡好。

晚上就去验收，准备验收好了一早就赶快回北京。没想到节外生枝，验收员让我们再去河南安阳一趟。开始我真不想去，这份流荡生活真过够了，又一想，这就是怕苦怕死的思想，自觉嘴上光说怎样，实际上一干又动摇不定。二话没说，明一早就走。

1月17日

一早去车站买票，只有 205 次 13:40 到济南的车，快车、特快全不卖近途的。买好票时间还早，就到白求恩医院、烈士陵园参观。

看后给自己教育很大。白求恩的巨大形象好像就竖立在我的眼前。昨天让我再去河南一趟，心里正别扭，像一团迷雾。本来今天就可以回北京，结束这个生活，还可以见到妈妈，舒服两天，这一下全飞了。可是站在白求恩巨像面前，看到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我心里很惭愧，思想一下子豁然开朗。在白求恩像前和墓前，我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

自己决心也下过很多次了，可是一遇到点波折就动摇、反复。根本的就是没下定决心。

这都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坏作风。最根本的不是想到、说到，而是做到。我的“理论”不可谓不“高”也，“认识”不可谓不“深”也，讲起来也是有一套的，但就是有一个“小缺点”，全没有做到。今后要学一条就用一条，树立革命的好学风，要多做，少说。像江青同志学习，学到一点就用一点。

今在白求恩墓前意外地遇到了李排长。他正陪天津一批到山西插队落户的初一、二的学生一起步行去山西，路经此地。真有意思。

听说解放军已经下到连里去了。这一下连队运动又要打开一个新的局面，真叫人欢欣鼓舞。

1月18日

昨到安阳。今乘汽车到清丰县。

1月21日

下午6:15分到达北京。阔别四个多月，今天又回来了。我在天安门前走过，心潮澎湃如浪翻。北京，我在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多么想念你呀！今天，我又来到了你的身边。

妈妈在剧院集中学习，我到三舅家。一会儿三舅回来，刚才天津来，克平体检合格，就看爸爸解放早晚了。克平前几天得了肺炎，是小鹏传染的，真让人焦心。小民和建军11日也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去了，真让人高兴。家中一切都很好。

1月22日

今去买车票，接那伙计。现脚痛、痒，昨晚用热水烫了一下，结果更坏。

从接触的一些人、事中，感到大有一批知识青年艰苦奋斗在祖国边疆，决心很大，对自己又是一个激励。

看到小民来信，他在延安还不错，老乡对他们照顾也是很好的。

应该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造成一种风气。这是一个优良传统，过去是让刘少奇给破坏，现仍然要再树立起来。

1月25日

昨天下午到达唐山，李春山已将旅馆找好。他是昨天到的。

昨天在北京站看到十几岁的小男孩、小女孩组成的宣传队的演出，使我深受感动。在她们的舞蹈和歌声中，洋溢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深厚的感情，是那样朴实、天真、单纯。给人以一种激发，激发你的热能；给人以一种感染，能引起你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共鸣；给人以一种健康的美，使你受到一次纯洁的艺术享受。这种演出真是鲜明、热情、活泼、生气勃勃，和过去那种旧剧舞台上的歌舞截然不同，那种歌舞看了让人一直消沉、颓废、肉麻、空虚、萧条，像在荒坟中翩翩起舞的一只乌鸦。那些文艺工作者应该来看一看，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

唐山大街上大字报不少，主要是打倒林铁、阎达开、裴仰山、胡开明、杨一辰、杨远、白云之流。此城很脏。

这几天浑身不适，大病也没有。上午去丰润县换信，中午回来就躺下睡了一觉。

1月27日

昨去新军屯。还算顺利。就是关于唐友信离县大队一事不清，没人证。当时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系列文章。可唐离开部队，不是一件好事，不管算不算开小差。具体为什么回来，无人知道。只有一个一直与唐在一起的，现在长沙，那个伙计不想去了，想在春节前赶回家。我说还是先打个电报，看上面意思，任务不完不好回去交账。

今去买主席像章，没有，回来后给李小波、田力力、小民、小胖写了信。

毛主席 25 日又接见了在京革命战士。其中有许多老战斗英雄。真激动人心，看着看着不觉喜形于色，念了出来。

电报还未回来，真烦人。

1月29日

仔细学了人民日报评论《走投无路的自供状》和看了那个《玻璃罩里的讲演》。那个讲演真是又可笑，又可悲。评论员文章不仅政治水平高，文章写的也很好，真是爱不释手。把美帝和苏修的反动、腐朽、没落、虚弱的本质刻画的极为深刻，看了从心眼里感到痛快、解气。

上午给杨保和、李小兵、李贵森、王尧、赵冀生他们去了封信。

等电报真烦人。

1月30日

又是一天过去了，我又打回一份电报。

《走投无路的自供状》最后说，到了第三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将是世界革命人民共同庆祝无产阶级革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胜利的时刻。看来我是能赶到这天的，是能亲身参加这场世界大风暴的。但是看意思近八年好像还不能解决问题，不一定能打起来。

1月31日

中午去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看了毛主席的伟大实践活动的展览，很动人心弦。毛主席的一生真是伟大，惊天动地。我不但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而且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实践活动，仿效毛主席，立下雄心大志，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尽可能多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看了几个先烈的遗书，使我更加痛恨刘少奇这个大叛徒的活命哲学。烈士在死前想到的是革命，是拯救中华民族。而且还不叫家人去营救自己，认为从狗的洞子爬出来是无限

的耻辱。死时都很年轻，有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这些中华民族的精华，身无半分，心怀天下，把毕生精力全献给人民。真是伟大，气壮山河。

上午给谭天写了封信。

回电仍未收到。

2月3日

电报至今未等到，李也未与我打个招呼就买了车票。只好走吧。于上午6：30乘车，11：30到达宝坻县。

去林亭口的公路在修，不通车，自行车还得等两天。

晚上，和一个从沈阳来的人谈论起来，很有风趣。此人是援蒙人员，在外国待了九年，讲了很多外国之事，使我更感到世界人民真是热爱毛主席，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幸福。有时这些东西自己感不到，没有比较。到外国走一趟，就会增加民族自豪感。同时也感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很重，一定要支持世界未解放的人民。

2月4日

上午本想步行去林亭口，赶上一辆大卡车，直送到公社门口。大新庄还有8里，匆匆赶去。昨刚下了雪，路很滑，我又是塑料底，真费劲，走一会儿脚跟就疼了。

中午1：00赶回林亭口，又一下决心，赶回宝坻城关。从林亭口到宝坻有45里，一步一滑，走了五个小时，晚7：00才到。又正逢4—6级西北风，这次真累够呛。

2月5日

乘9：30车离宝坻，经香河，上京津公路直到北京。

先到青艺找妈妈，又回三舅家，正值克平、庆友全在家。

2月6日

上午和克平、庆友、小燕去天安门广场照相，之后去二舅家。建军去延安插队，胖子在女附中革委会里。

2月7日

克平回天津，李新中参军，10日就走，他赶回去送行。

晚找四舅，托他买一个半导体。

2月8日

下午去小西天找鲁威叔叔，小段阿姨、争争、两个儿子全在家。我把东北情况详细谈了谈，也听了他们讲了北京特别是清华大学的情况，真激动感动人。工人阶级真是伟大，登上上层建筑才几天，就解决了那些所谓“左派”知识分子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拐弯抹角，口头上讲的一套，下面各立山头，各找中心，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阳奉阴违。工人阶级落实毛主席指示最是坚决、彻底，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干脆利落。最近中央批示的清华五条，水平真高，把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给用活了，用出了水平。这些消息在东北不易听到，真是最大的遗憾。文件上的事例还少，朋朋去清华听了人家的报告，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真鲜明。临走，朋朋送我一个主席像章，很精致。北京新事真是太多了，但我知道的太少了，没路子去打听。现材料很少，不好找。

晚上搞到一份中央文件。

2月11日

下午和小四去新街口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思想水平很高，出乎意料，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在恩维尔正确领导下，在革命化道路上是前进很快的。反映出的问题

在基本原理方面是和我国相同的，用我们习惯的话说就是反映出两条路线的斗争。

下午我和庆友谈话，我说以后给我找个好妹夫。她说不会找，怕挨骗，说叫我给找一个，我看着好就行。我告诉妈妈，妈妈说：“真是个傻闺女！”

四舅把半导体买回来，北京出的，质量很好，是新产品，70元。还要再给庆友买一个。

2月12日

上午一早去东直门，乘卡车回天津。小四也来天津。家中一切都很好。

听克平说，吴云来讲，廖晓淇近在东北很惨，说四连黑干子弟掌权，廖是个人野心家，他父亲是万张反党集团干将……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准是有坏人挑动。方向就不对，他有问题可提出来解决。特别是现主席亲自批示清华五条，很多政策很明确，这现象不对头。通过我和廖晓淇在一起的几年，很信任他。他思想、路线水平是很高的，是无限热爱毛主席的。即使他父亲真黑了，他也是能划清界限的。

2月13日

中午去学校遛遛，一进门就看到征兵的光荣榜，窦宝珠、李国瑞、大哥等参军。昨下午还有小老，今突然没了，他妈妈也找到学校，正闹着。还有其它事，很“有戏”。学校中派性还很厉害，真没劲。听谭老二说，廖晓淇爸爸已解放。那帮人总靠这个吃饭，这一下可傻了眼。真没意思。

听说刘明原也回天津。孙培茹月初就回津，还来我家找过一趟。

晚洗相片，放大。

一直想给韩然去封信，可一直未写，不知为什么，有时提起笔又放下了，总和别人有点不大一样。

2月16日

今天是大年三十，又赶在家中过了。今爸爸也回来，妈妈也从北京回来，全家大团圆。爸爸还未解放，主要是历史长，还有一些没调查清。没多大关系。下午去吴云家，他不在，和他妈妈谈了半天话，过了一会儿吴才回来。谈到晚上，在他家吃了顿丰富的晚餐，也听他讲了他那里的一些情况，要是对我，还真不合适。他送我一本天大出的《东方红歌声》，很好，还让我带回去两袋子肥皂粉。

2月17日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下午孙培茹和庞XX来找我，讲到连里一些情况，比我出来时复杂多了。现在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天津人和上海人派性斗争很厉害，陈贵祥很多问题核实不下来，有些人在下面搞小动作，争权夺势，李方甸自杀身死，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很多事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不知怎么回事，真想马上回去。这也好，只能乱敌人，一切都会好起来。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严重的斗争会更加考验人的革命意志。现主要是：1、清理好阶级队伍，2、克服派性，接受再教育，3、关键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实行一元化，统一认识……现在不应争什么个人的东西，有些误会也用不着去急于解释。个人的名誉是小事，主要是如何搞好连里的斗批改。又不是一天两天，我们是安家落户去了，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究竟如何，还得经过十几年的考验。

晚上姬成章来找我，他也出来搞外调，过春节后到山东去。

上午家里办学习班，爸爸把一些历史情况讲了讲，还让我们给提意见。

2月18日

今下雪，气氛格外欢喜。

秀兰来串门。

晚上吴云、周大刚来我家，畅谈了几个小时。听他们说，朱凤翰又出来搞外调，现在

津。昨天，他们到戴胖子家会餐。

我不大外出，在家看书。

2月19日

中午吴云、大刘、戴胖子来找我。他们刚走，王以直和刘开勋也来找我。没进屋又和吴去火车站接戴的母亲。我就去王小勇家，之后到廖晓淇家，和他父母谈了连里情况。他父已解放。

今刚收到韩然 12月16日写给我的信，由孙从津转寄来。看来她还很得势。

2月20日

一早，爸爸、妈妈都回去。中午秀兰回家，姥姥也跟着去串门，家中只剩我们几个孩子。

至今电报未回，心中不安、焦急。这么待着算老几，连里斗争那么紧张、复杂。回去后我这算是干什么，你说等回电，谁信。这不同自费回家，可以多待几天，顶多不拿那几天的钱了。这每天工资照发，补助费照拿，心里过不去。回去也说不过去。

中午去找刘开勋，正好遇到车大成，他们内蒙的一伙人开会研究，在一个姓吕的胖子家中，我去看了看。他们在内蒙处境要比我们好。见到朱凤翰、顾守德诸人。

连里情况如何呢？他们都怎么过的春节？

晚上广播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市又是一片欢腾。

2月21日

早上我去打电报：是否去长沙，请火速回电。不去我好速归，不能再拖。另寄粮票 30斤给天津大理道 104号王克平收。王端阳

中午小四非拉我去水上公园。我带他去，还滑了半个多小时的冰。这是今冬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抓紧时间多看一些书。

现在天津也无事可干，专等电报。

2月22日

下午先后去钟泽瑢和姬立占家看望，给钟带一双雨靴和一副蚊帐。

2月23日

上午去秀兰家，二增今放假，他分配在第二食品加工厂。下午大增也回来。秀兰给我们包的饺子，下午又蒸了糖包。

这两天天津下雨，这在天津还算是比较大的，路上很滑。

2月24日

下午去刘开勋家，朱凤翰、刘坤亦来，各诉几月来之感。对一些政客加以斥责。朱凤翰还是那样“狂热”，总是脱离实际提出一些让人向往的建议，可是总也不能实现。谈到吃饭一起吃，干活一起干，然后平分工分，这样不使人陷入只争工分中去……到了社会上去，确实不同于学校，要复杂的多。在有些地方，旧的习惯势力对新生事物压抑的厉害，深感正确的路线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有些旧的东西还要长期存在，进行垂死挣扎。同志们是要努力奋斗的。

晚上来电报：王端阳去长沙，粮票给王克平。这一下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到东北。

2月25日

11点多钟刘坤、朱凤瀚、刘开勋、宋广仁、俞征瑞来找我，一起照了张像，又到狗不理吃了顿包子。再见就得明年了。

晚给韩然、王谦去了封信。

还看到石头和杨志强。

2月26日

下午去学校，遇到国天、岳增成等人。看到王 XX 给他们来的信，连里情况复杂。

晚给廖写信，其中一段为：“下去后要多埋头苦干，不要总想搞个一官半职，把手伸得太长，还是‘在野’好，和贫下中农滚在一起，爬在一起，贫下中农身上有多少泥，咱们身上有多少泥好。要多做自我批评……”

刘明原可能3月5日回去。孙和庞与他一起回去。

3月1日

下午，刘明原和刘淦来找我。

晚上我找刘开勋，又一起去找朱凤瀚。朱明天就要回内蒙了，车票已买好。朱、刘讲了，他们准备实行“工分平均制”（我给起的名字，在他们十一个人内部试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有几大好处：1、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破除为工分干活的旧思想。下去几个月体会，有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挣工分，陷入个人小圈子中去，忘掉国家大事。2、不争工分，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就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不变。3、增强同学之间的团结。如：一个女同学病了，有两个女同学帮她上医院看，一天没出工，回来后才知：“哦，原来算出工。”那个病的同学说：“那我给你补上几分。”这人和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带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遗迹。总之，我也认为这是一种十分美好的制度，是大方向，是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他们还特别感到现有的一些经济制度特别束缚正确的先进的思想。这是私与公的冲突，有时是十分剧烈的。先进的思想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来保证，否则也不可能持久。（我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大学专科里学不到的。）

但是要想实行先进的经济制度又必须有强硬的思想基础，否则也实行不了（二者是对

立的统一)。所以问题关键就在目前条件下能否实行和如何实行上。在农村普遍实行是不行的,还没那个条件。大寨评论法也是个过渡阶段,那就是建立在很强的政治思想基础上的。但是在小规模(如知识青年内部)上,还是有可能实行的。应该闯出一个经验来。挫折、困难、失败、反复一定会不少的。任何新生事物也不是一帆风顺产生的,都是走过艰难曲折的路的。在斗争中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但逐步克服,就一定会达到胜利。方向对了,贵在坚持。

具体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但主要还是思想。如男的体力壮的就要吃些“亏”,这样的就要多算政治账。另外会不会出现装病、偷懒的现象,男女差别问题,生病问题,家庭有困难的问题……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一切都要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这就是用主席思想去统帅、指导一切。应该新的体制不可能一下就完善,另外还有一个“阶段论”。

我对此想法是极力支持的,并帮助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对这件新生事物虽然也想到有可能失败,但我认为是暂时的,我对她充满了希望。

我们是老朋友了,过去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现在又一起谈起社会之改革来了,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从朱家出来,又到刘家谈到十点多钟方散。有约会明天再见。

现已是深夜十二点了,心潮尚澎湃。

3月2日

今降大雪。朱未来找我,我亦没出门。

下午三舅带小燕、小四回北京。

现在津干等很无聊。听说明天开九大。

3月3日

雪一直下到下午三时许,有半尺之厚,几年未见此大雪了。

《三国演义》看完,此乃第二遍。

东北来客仍不见到。

苏修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军多人，罪恶滔天，令人发指。

3月4日

上午去邮电局查对电报，没错。我又给场里打回一份电报：李尚未到津何故，粮票未收到。听说连里、场里对我反映都很大，都快要开批判会了。心中十分着急。回去吧，人家来了怎么办，任务没完成。不回去吧，这么拖到几时才算完。回去真不好交待。现在津也真没意思。

下午去刘家。他明晚就回内蒙，真是各有所归，独我没去处。他讲了很多车大成的事，真笑破肚皮。

现各地都在举行抗议苏修侵华示威游行，声势浩大。仗打起来才有意思。

3月5日

晚上送刘开勋、车大成等回开鲁。10:50的车，可还没开就晚点1个多小时。我们先找路子进了站台，车来就先抢上，占到座位。后来的可要命了，根本没座。这几天接触，他们给了我很多养料，先进的思想，此次分别，不知几年之后才能见面。按他们的话是：“明年见！”

刘明原、孙培茹、庞世平也回东北，我托他们千万向连、营里，把我的情况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速回电报。我等到10号，再不见回电和人，我就回东北了。他们所乘车更挤，都上不去。幸亏李奎龙、倪永龄、由宁、李彦彬、薛龙德也来送行，帮助把他们硬顶上去。

听说营部、连部已组建完毕。梁是连长，潘是文书……真有意思。

克平将箱子做成。木头太厚，分两过重，又笨又粗糙。

3月10日 下雪

昨天去戴胖子家，大刘、国天、老二、刘淦俱来。谈论一番。听说一中全部去内蒙巴盟、乌盟。

至今电报未到，我买好去北京车票，准备回去。

9日晚李运生来了，见到他。他分配在天津广播电台，口语广播，现在天津塘沽盐场劳动。晚叔叔也来。

今去工农联盟农场，爸爸在城里，白跑一趟。

3月11日

上午收到小勇来电，叫我速归。正好车票早买。下午5:31分到达北京站。下车后马上去前门买票，刚好最后一张被我买了。13日走，加快先到沈阳。

回三舅家后，看到韩然来信。很耐人寻味，想了一夜。忽如一夜春风，杨柳吐新，桃李争艳，给人一种强烈的干扰和兴奋。不知是喜，是忧，是诉，是怨。她现可能已经调到师部警卫连，发枪。正当苏修侵华之时，到边境当一名中国卫士，真是幸福。此乃我平生之愿也！

苏修真是欺人太甚！过去沙皇霸占了中国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今尚不知足，还要扩张。社会帝国主义丑恶面貌再一次暴露。我方也发表社论、声明，看意思要收回过去不合理被划去的土地。那太好了。我一定报名去当一个战士，把苏修赶出地球，把领土全部收回。平生之志难实现，死在战场上就足矣！

北京反苏修侵华气氛十分强烈，连日游行。

3月12日

北京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打倒新沙皇”，“打倒美帝苏修”口号声响彻云霄。更激励我赶快返回反修前哨黑龙江去了。但可惜我们那里不是前哨阵地，只不过是后方的前方，前

方的后方。

韩然那里（孙吴）准是一级战备。全国已有四亿人参加游行，这次声势如此之大，何、也很少见，看来要采取什么行动了。按我的意思干脆把苏修全盘端，直捣莫斯科。快哉！快哉！

下午去第二传染病院看妈妈。她病还很重，至少还得住三个星期医院。再见了妈妈，明年见！作母亲的真不容易呀！记得几句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如是而已。

晚去四舅家，将半导体取回。

3月13日

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了，心中十分怀恋。倒不是留恋大城市的生活，而是喜欢呼吸这里浓厚的政治空气和弥漫的硝烟。但是我得回去，我的战斗岗位不是在这里，而是北大荒，是边疆。何谓边塞烽火不浓也！

过去在北京住了那么多年，可却不能理解其真正含意。现在我明白了。再见吧，北京，红旗下的儿女绝不会对不起你。

写了一首七律，书胸中之所愤：

苏修悍然犯我疆，野心扩张步沙皇。

武装侵入珍宝岛，又先开枪多杀伤。

堂堂中国岂无人，神州怒火高万丈。

黑龙应待故主来，化作利剑斩豺狼。

3月16日

现在（3月16日凌晨3：15分）我已在远离北京的拉哈了。把这几天情景回忆一下吧。又是一个动荡。

我是3月13日晚8:36分乘11次特快到沈阳，丫头、小燕送我上了火车。到天津叔叔也上来了，一起到沈阳。车挤得要命。



14日上午7:46分到沈阳。先到叔叔家，又给田力力打通电话，11点多去炮司见到她，一直到下午4点多才回来。她这个兵也很有意思。晚上办理好加快手续，真挤死。

15日上午10:33分乘67次，晚10:46到达齐齐哈尔，又转车到拉哈。总算是回来了。快三个月了。

上午到农垦局。还是老样子。遇到刘宝森、刘明原诸人。下午回到连队，真是大不一样了。

（天津知青在宿舍前合影）一言难尽。

今晚上天津人聚齐了。钟泽榕回来，姬立占也回来。出去快三个月了。

3月17日

连里事很多，要多听，多看，多想，少说。上午陈坚和徐成海对骂，富拉尔基的两个同学也打起来。

现我们丰收农场天津新战友都出了名，在师部都挂了号，也不知怎么回事，叫人哭笑不得。谣言说我们是反革命小集团，要叛国，夺查哈阳的权……真不知是从何处飞来，我看很有意思，对自己思想改造也有好处，多受点波折、磨练。下午老牛、马基来，也讲了不少情况。

晚上打夜班。好久没干活了，应该好好改造一下思想，安心老老实实当一个普通农民。

马基抄来两首诗，有风味。

无题 五绝

误上精神空，忧郁满胸中。

平生无他志，安乐一农工。

——盛家麟

苦为大尾鹰，德才自知明。

历史嘻嘲弄，我自心不宁。

——马 基

3月18日

“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

把内务整理好，以后好好干活，加强思想改造。

廖、谭找副政委谈了话，情况不详。

3月19日

晚上写了个外调汇报提纲，对在家一个月时间写了个检查，斗了私。同时把详情也略谈一下。叫场部最好和李春山对照一下。又填了个调查表，把我所知道的情况都写上了。

3月20日

上午给朱、刘、车去信。

我现有这样一个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对于新生事物的压力是很大的，看来，这种斗争还得一直斗下去。但是我坚信毛泽东思想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有了这一样，不论出现什么艰难困苦の場合，我都是乐观的，都是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争出风头，争名争利。一提就是什么“在朝”“在野”，实质上就是想当官。中“读书做官论”的毒实谓不小也。在“野”又有什么不好呢？多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多滚一身泥巴又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这样可以得到很多真实的知识。

对自己思想改造也是极有利的。田野上的空气要比办公室里的空气新鲜得多。

3月23日

最近迎九大，排节目，把我给拉上，真是丑态百出。

3月24日

今天机务上出了个大事故。东方红 118 没放水，三大件全部报废，价值三千多元。更严重的是明天开始春播，节骨眼上给坏了。经过是这样的：晚上下班回来，孔繁明对陈庆明说今晚不出班了，把水放了。可陈只放了一半就走了。小杨看了，以为放完了，地上湿了一大片。结果坏了三天后才知道。政治责任心太差了。十几年都没出这种事故了。主要从此事中引得教训来，以教育群众。

已干了一个多星期夜班了，虽很困，但精神上还是能坚持下来的。

3月27日

毛主席给我们下乡知识青年指出的方向就是彻底改造旧思想，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做得如何呢？虽然有所前进，但是还不主动，不够自觉拖拖拉拉，没有抓紧。

第一个问题：是成名成家思想。读了几年书，不知道自己老几了，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高，“不凡”。有时在劳动中，如装车时，思想斗争很强烈。难道我就这么一铲一铲干一辈子吗？我这么拼死拼活的干，每天能铲多少，我的贡献就如此之多吗？上了十几年学，落得如此下场，悲哉！

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对人民有所贡献？什么是贡献大，贡献小？自己总有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雄心，不甘心平凡之事。什么是“伟大”？个人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是什么？……

学习报上的一些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对我启发很大。

晚上收到克平从北京发来的信，里面附了韩然、王谦的来信。韩又从师部回到赵光，因身体不行。王在抚远边疆上，很艰苦，又新鲜，位于反修前哨。

今天刨了一天镐。这是头一次干，不会。开始以为用劲就行，可是费了半天力，不出活。现土未化，冰冻还有三尺多。但冻得却不结实了，所以特别难镐，一下去就是一个眼。老战友会用巧劲，突击一个眼，一会儿下来一大块。有时冻土打到脸上，也很疼。挥汗如雨，手震如麻。

我现每一干活，思想斗争就剧烈冲突。

3月28日

今还是刨地基。今手背裂了。后孙俊堂提了个建议，利用业余时间，弄了好多柴火，烧地基，这样能省好几十个工。

3月30日

连理最近接连不断发生很多事故，东方红三大件冻裂，下了12匹小马，流产死去11匹，只留1匹，小羊死了近200只，死亡率极高……这说明我连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思想工作没抓好。这些偶然的事件中是有它的必然性的。我建议连领导抓住这两件事，在机务和畜牧先办两个学习班，从中取得经验，然后推向全连去。这也就是典型和一般。就此问题写了个信给连领导，交给许成海。

晚上孔检查，不深刻，强调客观多，从思想上认识少。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作业时间他让学员驾驶，而自己借此机会看地去了，准备明天打柴火。车回来后也未去看。冻坏四天后才知。过去这种事很多，如开东方红打孢子……所以说是历史根源和社会思想根源。是刘少奇长期贯彻反动路线的后果。

这次春耕生产靠什么？靠毛泽东思想去掌握统一广大群众的思想，靠人的因素，靠政治工作，靠思想作风，靠抓活的思想。

收到家来信，寄来 8341 部队一份经验。

3月31日

今天准备上山拉木头。说到场部集合，可到场部，不集合，都自己走了，把我们给逗了，这样一来，我们多走了 30 多里地。

车老板吆喝着牲口，我们坐在大车上，一路说笑。今起风，到中午大起来，踏上内蒙土地，风中又夹杂着雪花压下来，把我们冻得够呛。实在冷了，我就跳下车来跟着车跑一、二里再坐上。

下午才赶到图布新，大车店已满（本来就不大，我们一来就是十几挂大车，几十个人），于是到二队队部合身住下。一到地，老板们先顾不上找店、吃饭、喝水，先把马解下，喂上……一切都完了才开始做饭。我们自带的大米、白菜，我们又先到外面找柴火，打水，忙了好一阵才做熟，吃起来真香。

4月1日

四点半起来，老朱他们已将饭都做好。吃完备好马又继续赶路。中午到住地。这两天我觉得生活气息很浓厚，了解到很多新鲜的东西。

晚上知道九大已经召开，虽然报纸广播都未听到，但是心里仍然十分激动。九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也将放射出光彩夺目的光辉。伟大啊伟大，中国共产党有了毛主席的领导真是伟大！

晚上住在孙家屯。

4月2日

今上山装木头。这里起了场山火，蔓延了八百里。在榛棵里尚能找到烧好的榛子。

4月3日

凌晨四点起，帮老板套好马，五点就离开孙家屯。十一点到图布信（孤山）住店。这里有13个北京学生，他们要比我们艰苦得多。

4月4日

六点出车，下午三点返回连队。

今天才刚看到公告和主席团名单。

4月5日

今是清明节，首先向在中国历次革命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致以最崇高敬意。死难烈士万岁！

下午马基、谭天、八戒、刘鬼来我连。

4月6日

上午去四连，见到廖晓淇、李森诸人。

4月9日

抡镐刨地基，这是基本功，不过硬不行。不过硬就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旧思想，不过硬就不能和广大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没有共同语言。要苦练、苦练、在苦练。

对连里一些问题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嘴上承认是一回事，但切实不走样地执行又是一回事，后者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就拿落实政策来说吧，讲了好几个月，中央下了多少文件，树了一个又一个典型样板，可是看完也就忘了，置之一边。我连还是我连，还自得地甩甩尾巴，一样慢腾腾走。牛棚高筑，把牛们另行看管，以备万一，一点也体现不出党的政策来。贫下中农也不能与之相见，近之，则有嫌疑，“受蒙蔽”、

“包庇”之类就会接踵而来。一些人就产生一种明哲保身之道：“还是宁左勿右好”，左点总是要比“右”点显得更革命。这是一种无形之压力。关键在于领导没有真正抓紧落实党的政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我提了一些建议，却不了了之，好话不宜多说，说多了人家反而会反感，还是不给人家找麻烦为妙。

这里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不高。你说吧，反而给你扣上个大气帽子，如何是好？我现主要是从正面提些建议，多宣传一下中央文件、毛主席语录、和一些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样板。广大群众心里最明白，最听党的话。

4月10日

和贫下中农一起干活，真有无穷乐趣，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好的东西。今下午快收工的时候，南边2米多深的坑里，北面土塌了下来，积了一大堆。排长叫我们几个突击出来，看了很怵头。还有40分钟下班，肚子又饿，干了一天又很累，能挖完吗？这时小杜、周才说一定要突击完，不完不回去吃饭。我也应了，但心里没底，挖一会儿看一下表。十分钟过去了，才挖出一点，我更没信心了。可小杜、周才他们真是下定决心，激发了我，把衣服全脱下，只剩一件小单褂，汗如雨下，最后只用半小时全部挖完。当挖完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困难，不能怕它，你发愁，就是愁上一天，一年，它只会越来越大，不能自行克服。你一硬，不是半个小时就完了吗！就是这个原理。洗衣服也是那样，你不洗，它是不会自行干净的，只会越放越脏。过去在家不自己洗，当少爷，娇生惯养，现在就懒，不爱干，一堆就是好几天。结果还是干净不了，还得自己洗。

4月12日

下午开了个落实政策大会，把犯了严重走资派错误而又有了觉悟的原书记陈贵祥解放了出来。这是落实政策的体现。

排里生活会，还不错，解决了一些问题。同志犯了错误，是幸灾乐祸、打小报告，还

是满腔热情地帮助他改正错误，这是识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在同志、群众之间搞小动作的人最没出息。最后自己要垮台的。

4月13日



昨夜下了一场大雪。北大荒的天气真是反复无常。鬼天气。

上午去放了会儿牛，骑马照了几张相。

（左图：作者在放马）

4月17日

我现对连里领导有几点意见。1、对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紧，对思想革命化抓得不紧，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抓得不紧。有的可以说根本不抓。上次我写了书面东西给了连长，建议抓住两个典型开学习班，教育广大群众斗私批修。可一直不处理，不了了之。今李富又突然着急孔事未处理，占用天天读时间开会让其检查。看来上面又催了。天天读是雷打不动的学习主席著作或报纸社论的，主要是老三篇，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而我连总是要加上不少水分，一会儿讨论早操出勤问题，一会儿又讨论某某人的问题……2、工作作风问题，现干部脱产的多，不大的一个小官，就脱产，或走马观花，不能跟班劳动。3、在劳动分配工作上……

下午，找机务上的一些人了解了不少情况，在这里就不多写了。有的人利用手中的一些职权，在群众中搞阴谋，拉一派，排挤打击一派，顺我者昌，什么大问题都一笔抹掉。逆我者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全面，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把自己职权范围办成一个小独立王国，为所欲为，想拿下去就拿下去，想提拔谁就提拔谁，真是混蛋透顶。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采取反动的实用主义，把机务办成他一家的天下。

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绝不能置之度外。

晚上开会批判孔繁明的错误。一直拖到现在才处理。会上几个人发言很好。

晚上收到韩然来信。

4月18日

今天跟车扛麻袋，180余斤。开始我没怎么干，总认为我干不了，身体不行。老职工也看我是一个知识青年，也不叫我干。其实思想就是一个怕字。怕累，怕把身体压坏了，怕支不住给压趴下。后来干了，也没什么。和老职工比，差得很远，他们两个人一甩就把180多斤的扛肩上。而我，好几个人费很大力气才给弄上，有时还要掉下来。走起路来，腰也伸不直，晃来晃去。但这是刚开始，总是要出些丑的。还是老职工说的好：“扛麻袋腰要伸直，骨头要硬，脚跟要站稳，越怕，腰越不敢伸直，它就越欺负你。腰伸直了，它也就成为纸老虎了。”

4月21日

这几天事很多，没来得及写日记。

晚上又召开处理孔繁明的大会，我讲了几句。我的看法还是这不是偶然事件，在偶然中存在着必然，这就是农场过去长期被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着，私字大肆泛滥，得不到应有的批判和斗争，因而必然就要发生因私损公的事件。就连里今年也就不止这一件事了。应产的12只小马中死了11只，一匹价值500多元，11只就是5、6千元，这个账还没算。小羊羔死了200多，小猪的尸体也堆成了小山，如此等等。所以这件事不仅是他两个人的事了，而是反映出我连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办场，就是不突出政治，不抓人的政治思想工作，认为家大业大，赔也赔国家的，几千、几万元的损失也不以为然。也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总是依靠国家，什么事都向国家伸手要钱。这是一条败家子的路线。所以通过这件事，就是要抓一个活的典型，狠批修正主义路线，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

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同时也要严明纪律，打击歪风邪气，树立正气，这样坏事有打击，好人好事就会涌出，把连里的正气树立起来。

今天干活出现一种生龙活虎的局面。全排同志都干劲冲天，出现你争我抢的场面。为了保证迅速灌完浆（如晚土会越塌越多，一不好清除，二会使地基不牢），休息时轮班。还有一些人中午坚持将浆灌完。有人让他回去吃饭，他说：“忙什么，晚去点饭也跑不掉它，我已看准它了，一会儿全部报销。”

4月24日

夜里十二点，广播了九大胜利闭幕消息，全连沸腾起来。遗憾的是林彪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还未见到。

这次中央委员有170名，各方面人都有，代表性很强。有陈永贵、王进喜、吕玉兰、王国藩等劳动模范。真出乎意料。这一下又充实不少新鲜血液。

4月27日

晚上收听到林副主席的重要的政治报告，分八个部分，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和发展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4月28日

今天发表了《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这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斯大林死后，就没有选出接班人，被赫鲁晓夫篡政。

晚十点钟又广播九届一中全会公报，选举出中央领导机关。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

谢富治。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5月1日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全连开颂扬会。我和钟泽瑢以我们排的好人好事为素材，编写了一个天津快板。写的不好，但都是全连新老战士所熟悉的东西，所以引起共鸣，效果还是不错的。反映的是他们的劳动生活，所以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受工农兵欢迎，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得来一番改造，转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现在回忆起主席在延安讲话，感到有了一点小小的体会。这个快板就算是一个“下里巴人”吧。

5月2日

下来几个月了，自己思想感情上也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刚到这个连队时，对宿舍是很不满意的，虽然是砖房，还觉得不好，太大，不美观……通过这几天挖地基，深感要盖个砖房真不容易，里面有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呀！过去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以为只要动动嘴，世界上就会出现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就会建好，总是以为自己了不起。现在好像有一种感觉，只是一种萌芽状态，说不出来，应该学习、总结一下。

今天天很热，我还是挑灰，汗如雨下。孙排长赤膊上阵。这会儿背上有点肿，很痛。

中午下班回来，看到今晒被子的人很多，本来就没什么晒衣架，就是在两根电线上拉上一根根绳子。有的到对面很远的地方架上几根木头，拉上绳子，不方便还不说，风大一点，架子一塌，洗好的衣服又会弄脏。为何不在门前埋几根木桩，又美观，又方便。平常洗完衣服就觉得没处凉，大宿舍有近100来人，也应该弄一个，也是个长远之策。吃完午饭，我把钟泽瑢叫去，挖坑，后来潘强等人也来，一起弄了三根。坑挖得不深就到冻土，怕不结实，又搬石头，挑来灰，用灌地基的方法灌好。天很热，每一个人都挥汗如雨，本来又很困，可是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做点好事看来是容易的，主要还是看动机，是想出点

风头，为个人捞点什么政治资本，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前者就如主席所说：做了一点好事，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后者觉得是分内之事，是无名英雄。他要的不是个人荣誉，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前者在顺利时，还能干几件，但是不能一直干下去，特别是受到打击时，甚至会走向反面。后者会一辈子埋头苦干，一辈子不干坏事，光干好事。前者是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翻版，表面上为公，实质上包含着最大的私，而且也最危险，是一种两面三刀、表里不一的坏作风。后者是毛主席一贯的教导，要以革命为第一生命，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唯一地为着民族的解放，不为名，不为利，埋头苦干。

今天又担了一天灰，肩膀有些红肿。锻炼、改造就得有个痛苦的磨炼。“红卫兵不怕挑重担。”

5月3日

昨天黄昏，连里发生一起武斗。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吃过晚饭，陈坚和张名锦在压水池中洗毯子，脱掉鞋，用脚踹。洋井是坏的，有一道缝，脏水可以顺着流下去。前几个月就吃的是臭水，很不卫生。他这么洗，别人看不过，张新昌先去跟他讲，他没听。张说：我管不了。后老葛听了，火了，骂骂咧咧地去了，结果和陈干了起来。以后钟泽榕也劝，围了很多，陈才把盆拿出。老葛回宿舍后，骂了一气，越骂越有气。这时潘听了，也火了，就说非得揍他一顿。去了。陈和李富又吵起来，于是李中文、潘上了手，和陈、张对打起来。潘左手大拇指骨折，耳破，陈坚眼被打青，手被咬了一口，双方都有损失。问题不在这里，而是里面也加进了地方派性。上海的帮助上海的，富拉尔基的帮助富拉尔基的。上海人错了，不是批评他，反而包庇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原则，这最害人。就是他病的事，也只是个人，不能拉到地方上来，这样不利于团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样在枝节问题上，应多做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采取善心，就可以达到新的团结。

我们是干革命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应批评，不能搞地方性，那时多中心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我们的思想。这就是原则性。我也找陈、潘谈了几次话。他们都做了自我批评，看来坏事能够转化为好事的。

下午，小孟和徐立华也发生一点误会。小孟回来就骂上海人，不给富拉尔基药，都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对富拉尔基的不怀好意，没几个好的……当时我就批了他一顿，这又是地方派系。如谁不好，只是她个人问题，有意见可以提，这样背后骂，不地道，不利团结，加深矛盾。后来我分别找徐和孟了解情况，确实是个误会。小孟把手弄坏，半个指甲被刀削掉，去找卫生员，可“二百二”出去，东西没有，只有红药水，就给他上。他可能认为不给他，就说吧红药水都拿来，要自己上。原许看他手坏挺厉害，要亲自给他上，他却以为不给自己，又没听懂上海话，结果发生口角，引起矛盾。这样，双方一做工作，误会消除，就解决了矛盾，加强了团结。

晚上 10:30 分广播了主席 30 年前的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和社论。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红卫兵特别有指导意义。

5月4日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要与工农相结合。过去是红卫兵，今天成了工农兵，这段路走得怎样，有何成绩，有何缺点，今后应怎么走，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了。

林副主席讲话又学了一遍，颇有感想。使人回忆起那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

关于政策问题，林彪同志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那些右倾分子们，你们听到没有！我们应乘九大的东风，奋勇向前。可是有些人却不会“借东风”。

5月5日

今日开始去一连帮助打埂。这活在农场也是最累的活。真是不打不知道，一打累酸了腰。

作息时间提前，4：30起床，工作时间也增加到九个半小时。开始思想也想不通，认为不大合理，应保持八小时工作制。另外睡眠少了，很困，劳动又累，思想上波动很大。后想起主席教导，想起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觉得自己差得很远。这就是怕苦思想。

5月8日

这三天，一直和李国宏一起干活，跟他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不仅是生产技能方面，主要是对革命负责任，不怕苦，不怕累，勤勤恳恳为人民的精神。总之收获不少，可一时又说不出。

在劳动中，我就有图快思想，主要是面子好看，对质量就不顾了。我对李说：“差不多就行了，打那么结实，以后扒埂还不好扒呢。”埂两边打硬点，上面踩时轻点，远看去挺高。李发现后说：“这可不行，要打就打实诚点，不然，风一吹，一起浪，几下就塌了，影响水稻打粮。”这就是弄虚作假的坏作风。私字一闪，斗掉了，干活也就实在了。

干了三天了，现腰酸的厉害，不敢弯腰。思想上有松劲的思想。以后也别先进分子，在中间差不多就行了。也有人说，当个农工，最累最没出息，成天干活，谁知道你。不如当个卫生员、技术员什么的，整天溜溜达达，又不累，又得玩，和场部里的人混得很熟，干什么事方便，那多带劲。一个臭农工，病了要点好药也没有，人家没病，一伸手，什么好药就都来了……开始听，心里很阴暗，起波动，面临着两条路，一是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是半途而废，贪图享受，走下坡路。我心里也知道这后一条是要修的，是在步精神贵族之路，但是两种思想还是斗争很剧烈。最后，反复想毛主席教导和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来，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对我鼓舞很大。我开始对那种腔调反感起来，觉得很刺耳，这不是工农兵的语言，这是一种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是很大的）。对那种“上层人物”同样有一种厌恶情绪，而对那些老农工们、老贫下中农们越来越爱，越来越同情，好像我同他们开始有着同一种思想感

情了。两种人，两种形象，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道路。在旧习惯势力冲击下，我思想上起了波动，但是我绝不动摇，不低头。在今天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发表30周年之际，重温主席教导，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下去，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一辈子艰苦奋斗。

5月11日

今天分配任务，叫我去拖？脱坯。一听，心里不大满意，自己刚打埂回来，累得够呛，也不让休养几天。另外天气如此之凉，风又大，穿绒裤都冷，早晚还要结冻，土挖几尺就是冻底，裤脚都要卷到大腿根，泥没膝盖，站在冻土上，人受得了吗？累还好受点，这样干几天还不得关节炎……思想上产生了“怕”字。打十万坯，得一个多月，不是一天两天呀……自己是个新战友，领导也不照顾一下……这个私心一闪，我感到这是怕苦怕死思想作怪，再看看贫下中农，毫无怨气，党叫干啥就干啥，都抢重担挑，自己真是差得太远了。这都是长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长期“三脱离”的恶果，自己应该好好改造自己世界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说得千真万确，死都不怕，还怕打十万土坯，还怕水凉。这都是刘少奇的养身之道，活命哲学。我下定了决心，坚决完成任务。同时彻底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思想通了，心情也舒畅了，信心也大了。也感到这正是对我进行再教育的最好时机。

5月12日

今天去掏井。上午水车老出事故，一直没把水抽干，直到下午才见泥底，但已下班。井很深，徐成海带头下去，虽穿上雨靴、雨衣，腿还是湿了。我几次要求下去，都没叫，说我下去耽误工，在里面转不过身来，不会挖的，一点泥也挖不出来，白费劲，还是叫老战友下去好。我听了，心里很不服，你这个连长也太小看人了，不会，我承认，谁又是天生下来就会的，不会咱也干，干中再学习。

下午，本以为水车修好，套上马拉了一会儿，又坏了，架子活动了。连长叫李国宏下去。又拉了一会儿，水车又坏，在下面也没法干，李上来一起修理。一会儿马又一硬拉，铁链子断了，这一下不好办了。还得下去人，连长又要物色别的人了，我一看，也不管你命令不命令，我穿好雨衣，就钻下去，徐成海没法，叫我注意安全，先把断头从铁管中拉出来。我很顺利地下去，井里冒出一股寒气，四周井壁上还有一块块冰块，水也很凉，人在里面转身也很不方便。一会儿把链挂上，我也就出来了。水车快修好了，可是铁管不正，需要下去用绳子把它固定，我又一下子钻进井去。这一次没踩好，一滑，把脑袋撞在井壁上，差点没掉下去，幸亏抓得紧一些。手也勒得很疼。

车修好了，套好马，一会儿把水拉完，见到泥底。现在该下去人正式挖了。我又第一个要求下去。徐成海不同意，我说我已经下去两次了，已有了经验，不行的话那再上来。我第三次下到井里。我穿了长筒雨靴，正好站在泥里，比较自由了一些。但是四壁泉眼一个劲地冒水，水车刚停一会儿，又长上来一尺多水。为了争取时间，我用铁铲用力地挖着，先把石头捡了出来。一会儿，水长得太高了，不得不又上了梯子。水车又转了，水渐渐小了，得赶快趁机会挖，我也不等水车停就挖起来。徐一直叫我注意别挂上，要注意，其实顾不上了。你等水车停，水一下子冒上来，你根本没法挖。就是这样，水还一直没到胳膊肘，毛衣都湿了，很凉。忽然李国宏在上面喊，水进靴子了，我一看，才发现已经进去不少了。原来水很凉，开始我老以为水已进去，一看没有没过靴子，就是因为凉，有个错觉，好像水已经进去了。后来真进去了，我就没有注意它。里面淤泥，很难挖，一方面不好使劲，无用武之地，另外吸力很大，后来干脆要了个大勺舀。泥一桶桶上去了。我想，这不只是挖井里的泥，而是在挖自己思想上的污泥。

泥桶上去时，我一抬头，一块大稀泥啪的一下贴在脸上，挺疼。我就着？泉眼洗了一下，就这个喘息的工夫，我看了看自己，浑身上下都是泥，特别是裤腿上，而且已经湿透，渗得膝盖阴凉，很难受。这时我想起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想起要让工农认识你，必须有一个痛苦的磨练，又想起许许多多英雄形象，

浑身有了力量。身上再冷，可是胸有朝阳，就可以化冰雪，身上虽脏，但是思想上又干净了一点。

这时上面几次叫我上去，换换人，问我冷不冷，累不累。我本想上去，自己在下面也快有一个小时了，挖了不少，也说得过去。后一想，越是困难越是要去，不能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这是不够“完全”“彻底”的。我冷，别人下来也得冷，我累，别人下来也得累，索性我衣服也脏了。我又下了决心，不上去，这一次可就听不得你连长的了。接着又挖了几桶泥。最后还剩一块大石头，反正够大的，看来是压水车的，牢牢地扎在泥里，搬不动，我把手插进泥里，泥水一下子没到胳膊肘，水车停了，水又在不断上长，这下可急眼了，把手抠到石底，拼命将它一步步塞进麻袋里，胜利了，一种喜悦掠过心头。这时才感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费力爬上梯子，抓住绳子，试了试，爬不上去了。这时上面很关心我，又放下一个绳子，把大腿套上，把我拉了上去。一出井口，同志们、贫下中农们就伸出手，问长问短，叫赶快打热水洗脸。在下面两个小时，刚出来，温暖的阳光和甸地照在脸上，一股激流暖在心上。真是“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事后，连长和同志们表扬我，我心里感到过不去，脸上也感到很不好意思。我自己做得很不够，在思想革命化的大路上只不过刚刚迈开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一个人做点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5月13日

今收到妈妈来信，对我婚姻问题提出看法，很好。她说：“现在刚刚分配去接受再教育，立场、思想、感情还没有巩固，世界观还没有基本得到改造，也就是在大风大浪中还锻炼得不够，所以我同意你自己的想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先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不要现在就过多的考虑它，过一两年再说。”

今年春风大，这几天大风不断，听说冰也不浮起来，据土？人云，秋天雨大，这一下小麦要遭殃。秋天必然有一场抢收小麦的战斗。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5月16日

上午四时许李国宏叫醒我，去东阳打鱼。我们坐高机去的。同行者还有徐成海、小杨子、赵林、刘汗青、祁永才、杨德林、殷宝玉、郝文等人。去了几个地方，就打了几斤鱼。我看打不上鱼来，自己拿着猎枪去打野鸭子。这里可真多，我偷偷爬到河堤，猫在树后，可刚一露头，野鸭就飞了。有时一群就有20多只，可衣服都划破了，一只也没打到。虽然辛苦一天，一无所得，但是心情很舒畅。

5月18日

今天开始拖？脱坯。早晨刚一出门，西北风一吹，不禁打了个寒战。今天下水可够呛。天气阴阴的，没一点阳光。开始和泥时，我和陈去抬板子，想不用下去了。可刚一抬回来，看见李士功、李国宏、杨振刚、鲁逵都赤脚下到水里。问题就是这么明显地摆在这里，不下呢？脱鞋下水，一定会很冷。只要一犹豫，就会就势干别的，反正下去了好几个，也够了。这就是打了败仗。这正是考验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光讲要同工农相结合吗，可怎么结合呢，一遇到实际问题就要临阵逃避。正如主席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所讲的：“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而不在乎口头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还说：“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自己是不是真心要和工农兵相结合，就看这了。这时我看到贫下中农虽没说什么，也不叫我再下来，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也在看着我：小王，这会儿看你怎么样？我脱下鞋，跳了下去。这时贫下中农讲：“这回可是真结合了，不是口头革命派了。”我心里很高兴。但是水刺骨的凉，开始疼，后来就没什么感觉了，只是不好使唤，此时我就想起主席教导，要经过“痛苦的磨练”，就咬住牙，坚持下去。等干完后，路都走不好了，穿上鞋好半天，才又感到疼来。以后抬泥，肩压得很疼，又咬住了牙。

我双脚外韧带都撕裂过，过去体育也免休过。这次下凉水，我也有思想斗争。本来有残疾，下去后留下点关节炎之类，这一辈子倒霉了。这不是正中刘少奇活命哲学、要爱惜自己的流毒吗。林副主席说：“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自己在内。”为革命，这点凉还怕什么。

这次拖？脱坯也是有反复的。开始听说，嘴上说不怕，心里也有点毛，怕。后下了决心，但没下定，遇到实际问题，该下去时，又动摇不定。正如主席说的那种摇摆性。

昨天上海新战友来连队。

晚上看到克平来信，他来东北事尚未批下来。同时寄来主席九大上的讲话。

5月30日

有十几天没有写日记了，把这几天情况略回忆一下。

昨天晚上，黑龙江省赴京九大代表的传达报告以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同志报告下到连里，我们几个人如获至宝，马上拿到后菜园子，点上煤油灯，精心读起来。每个人都喜形于色，一会儿抄点什么，一会儿又沉思些什么，有的看到精彩处，不禁高声读出声来。昏黑的后菜园子小屋里，立时觉得通亮起来。在这偏僻的后菜园子，立时有一种特别严肃、热烈的气氛，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似的。夜深了，我翻来覆去地想中央首长的讲话，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讲话，心情格外激动。我心情更加开阔，好像又站到了泰山之巅，环视着五洲风云……

最近主要是挖地基。这次塌得厉害。我们又采取主动抢灌。过去很发愁的，有怨气的，现困难全踏在脚下。

上海两批新战友又来我连。有两个上海中学的，一个叫陈泽生，一个叫李岳林，都不错，很有头脑，有气魄，和他们谈话还很投机。陈会小号，我用手风琴还和他配奏。

最近王小勇心事重重。林春英向他发动多次进攻，他乱了神，有点飘飘然。此有情，彼亦有情，那两情就合焉。但我的看法，现在谈这个不好，为时过早，另外影响不好，弄

得满连风雨。这种事一开头，以后就会不断出现，这头一炮，我们天津人不应该打。但我又不好意思去说，说了，林春英会以为我给破坏，会恨我一辈子的，女的心胸是小。

最近批斗李云辉，这事很不好说。他不老实，但我意思还应多重调查研究，多注意政策，多做教育工作。批斗时其很不老实，书写出当时场面，见另纸。

我妹妹来了封信，引起我的不小感伤。她说叫我去安慰妈妈，三个子女都远离千里之外。她引了一句古诗，引起我的强烈的共鸣。“子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子不愁”。子又何尝不忧不愁呢？但是为了革命，又有什么献不出来呢？！克平将半导体给她。

我弟弟不知多会儿来东北，也不来个信。

最近学习《延安讲话》，颇有感想。下来后，我感到过去学的东西全是空的，一点也没学进去，现在是重新开始学习。

6月1日

今天病倒在床上，这两天一直感到不大舒服，上次王吉安和我一起抬沙子，说我直打晃。上午我请了假，可一考虑，还是坚持干。回来的路上就吃不住劲了，虽头上热得直冒汗，可心里、身上一阵阵发寒，发冷。下午就没去，一直躺在床上，迷迷糊糊，想了很多事。我本不想请病假，一方面不好意思，另一方面也怕给连里增加麻烦。这几天连里病假、公伤特别多，特别在新战友中，我觉得是一种反常现象。反映出思想工作没有人抓，特别是连领导对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根本不抓，只是有时在会上提几句，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活的思想，比如有的人感冒、支气管炎，活不能干，可打起篮球来比谁都凶。还有因从一米左右的高处掉下来，至今不上班，说是公伤，坐着高机到处去，一会儿去拉哈，一会儿去局里……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我生病真是“生不逢时”了。

我现对连里的领导作风看法是“胸中无全局，手中无典型”，领导脱离群众，犯了一般化的毛病。传达报告时激昂慷慨，可不抓落实，结果是连里各项工作死气沉沉。幸而各排干部还好，对工作抓得紧，广大群众还有干劲，要不，更是要命。

食堂工作便是一例。吵吵了多少次，最后是不了了之。各位大人，你们对群众生活到底关心不关心？昨听说徐成海说，以后要建立士兵委员会，下设三个组，宣传组，XX组，生活组，把食堂工作抓起来。还说食堂还可以自己种菜。我听了，心里自然是高兴。我当时就表示赞成，根本出路还是在于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走南泥湾的路。食堂工作别的团有了先进经验，我们应该学习，但是我们也应该闯出一条自力更生的新经验来。同时成立士兵委员会，要真正选出一批愿意为群众服务、有干劲、朝气蓬勃、敢想敢干、并在群众中有威信（如威信谈不上，那就叫做有一定号召性）的人，而不是那种死气沉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木头，那工作一定会搞好。我是有信心的。以后又和钟泽瑛、陈坚、谢国胡、姬立占、孟繁礼等人谈了，都很赞成。后钟又补充不少好的意见：我们不只是为了节省几个钱，而是为了保持主席所说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为了落实主席五七指示。

我也马上给家里回信，要一些优良品种。我和老卢聊天，他说这里可以种一些关里的好的蔬菜。蔬菜也是一个大问题，至今我们才吃上几顿青菜。而品种也不好。我想进行点试验，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大白菜、土豆、胡萝卜能种好，那一冬的菜就能解决。可惜这里大白菜不过几片青叶，无心，放的时间也不长。洋白菜也不好吃，发苦。下定决心，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把事办好，丢掉空谈。

6月2日

今天收到王谦来信，革命激情奔放，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同时又富于诗意。真想飞到她们那里去，体验一下那种艰苦、同时又充满浪漫主义的生活。

6月4日

今天终于收到家里来信，同时还收到克平从嫩江荣军团（51团）来信，真是喜出望外。爸爸来信说了他的情况，主要还是正在清查在白区工作时的那段历史，他很受重视，看来

快结论了。妈妈为送克平上路，受了累，这对她刚好的肝炎是不利的。马上回信问候。

今晚谭祝节回来，也带来不少令人快乐的事。他前几天回天津，没打车票，回来时跟这批来的。他见了袁副师长，谈了不少问题。过去对我们进行造谣、迫害者绝无好下场。

6月6日

这两天要成立士兵委员会，排里没讲清楚，说什么下设三个组，管生活，管卫生，管宣传，大家看谁合适，就稀里糊涂地把我也选上。排里选四个，刚要争，后来干脆说先提出的三个就是吧。真是玩闹。

下午开会，我们提出士兵委员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有多大权限？和连如何实行一元化领导……没有回答出来。我们认为它应和部队里的一样，能够代表广大士兵的切身利益，对领导又是一个监督机构。这样人选就要注意必须是愿意为广大群众服务、有干劲、有朝气、在群众中有号召性、能团结广大群众一起干事的机构，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善于把政治口号化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关键一点就是有群众性。

6月7日

上午各排讨论，将士兵委员会选出，又有我。既然选上了，就应该考虑如何把工作做好。

下午开会。讨论具体措施。大家提了不少好的意见。我认为最根本的就两条：一是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要向群众宣传自力更生的意义，要叫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能只凭我们某些人的良好愿望。这个工作是长期的、艰苦的。二是必须组织好食堂内部的班子，这是内因。我看食堂改革的关键就在于老师傅。应该把老杨头、周XX拿下去。有人提议教育教育，我看一下子不容易教育好，还是让他下来合适。他在食堂可谓是一个技术权威，什么人都动不得，上次有人给他提意见，说馒头小点，司务长告诉他，结果 he 就把馒头做得有七两大，照样四分钱，二两粮票，故意找麻烦。食堂内部吵了一顿，

最后也没拿他这么办。我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就得打破他这个权威，没他我们就吃生饭吗？他技术再高，可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饭照样做不好，这不是已被几个月的实践证明了吗？后来老魏发了言，把食堂工作计划很详细地讲了，如种菜园子、按水车、养猪……大家一听心里高兴极了。我说如果这么干，我就是喝两个月清水也心甘情愿。

最后决定拿下老杨头。几个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广大群众也长了志气。他们说：“这回食堂是我们自己的食堂了，有什么事咱们不要乱吵吵，好解决。”

晚上就发动群众去种地，老魏一马当先，群众干劲很大，一会儿，几十米长的两条水线和土壤就修好。

但仍有人在打篮球。

6月8日

上午开始清库。

吃完晚饭，老魏就招呼我一会儿调五个拿铲的，再加十个人去种菜。吃完饭我到后菜园子有点事，回来后有六点半了。我到大宿舍去招呼人，只有王XX跟我去了。我总有点不大好意思去叫，这事不好勉强。到地里，看见老魏一个人已经干起来。我走过去，他问，人来了没有。我说招呼了，没动，可能一会儿就来了。可是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我想，如果以后都不来，光几个人干，脱离群众，多苦恼。当然，我自己坚持干还是可以的，但是怎么发动群众呢？现在我才感到什么事说是很容易的，嘴上说的好听，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抓活思想，进行思想工作，可真一做，却不会了。实际上主席的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根本没有真正学到。这也是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特性的反映，像春秋时的赵括。

我正在胡思乱想，老魏开了腔：“什么事咱们应该干在前头，以后能够把群众带动起来，要相信群众。”我抬起头，看看在打篮球、漫步的人，还是犹豫，又低头干起来。忽然听到一片欢呼声，原来三排和其他排来了一群人，拿着各种工具，我心里立即感到有一种激流。在人群中，还有不少家属也来帮忙，他们放下小菜园子，说明他们对我们是大力支持

的，我信心也更强了。今天种了十池小白菜。地是应赶快种，否则一下子吃定伙，伙食一下子降下来，接不上趟。这也是火烧眉毛，先把这个解决，然后再把养猪、种黄瓜、茄子之类的抓紧。快八点了，为了照顾大家休息，干一天活已经够累了，让大家回去。还是要保留余地的。现我对群众哪怕是一点积极因素都不敢压制。

6月9日

下午，正式进食堂。第一顿吃的是忆苦饭，做的麸子、豆腐渣子窝头和野菜汤。在吃饭中，还请来了老贫下中农陈 XX 忆苦。他的家史很惨。窝头很难下咽，我就想想过去的苦，也就咽下去了。可有些人，只咬了一口就想走，忆苦也不听，溜出饭厅。我现深感这些知识青年不进行阶级教育不行，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甜，还错把甜当成苦。正如林副主席所教导的：“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什么是革命。”

今天又收到韩然来信，对我又是一个烦恼。

6月10日

今上午三点钟就起床做饭，蒸得？大馒头，群众很满意。可是中午吃饭出了问题，各班来人不齐，先来的把菜领出，可没分好份，自己先吃了，没有给后来的留，结果不少女的吵上门来。我认真听取了意见，并作了必要的解释。主要五个方面：1、今天菜分乱了，有的是班长来领，有的没来，让别人领去，结果没分好。2、原因是开饭时间没掌握好，原来只十点半敲一遍下班钟，同时也代替了吃饭钟，因是个人买，先后没关系，早早晚晚还好，不致拥挤。有的吃完了，可还有才洗脸的，所以没问题。可现在不同，就必须要求一致，有的洗完脸还在屋里等着，不知道。以后再打一遍开饭钟，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这两个在我们食堂，以后改了。另外，3、把实际困难同大家讲清楚，每人平均每天菜金是一角，现菜、猪都没种上、养上，这大家都清楚，所以菜不能任意吃，供不应求。这就要

求大家克服困难，互相照顾。有时炒一些好菜，就要两、三个人一碗，另外不够，多做一些菜汤。4、值班制度必须建立，每天有专人负责，不能乱抓。5、……也有一些人吵吵，可很多群众就帮助做工作了，他们说：“刚开始实行这种制度，谁都没有经验，大家抱着帮助食堂搞好的态度，提出意见，那就一切都好办了。”

食堂改革，在连里也引起不小的风波，各种议论、态度都有。咱们一个一个地看看他们的嘴脸吧。前天，要拿下老杨头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们就拿出了他们最后一着，想在临走前，给你弄得一塌糊涂，让你拿不起来，看你的笑话，然后不得不又去“请”他。这手真毒。他扬言：“把库里的大米、白面、鸡蛋、咸肉都给打扫了，看你们怎么改善伙食。”当我们接过库来一看，蛋没多少了，大米、白面不多了，可还剩下1000多斤小米，里面乱七八糟，剩馒头这一小篓，那半筐，一会儿，又发现一麻袋发霉的面，有的东西不知放了多少月，土一层，就连白面里也混有不少粉条，馒头放着，苍蝇成群，你要是看后，饭真吃不下去。

晚上，有一些人刚从地里回去，去买饭，看到老杨头、周XX正炸鸡蛋、馒头。人问有饭吗？他说：“没了。就凉馒头，吃不吃？”一会儿又说这炸馒头一角一个，买不买，说完得意洋洋地把鸡蛋放到嘴里，大口嚼起来。周干脆就拿蛋当饭吃，还恶狠狠地说：“他妈的，最后一天了，不吃白不吃。”又提起他那小酒壶。

小李子呢，是心事重重。他是伙食班长，有干劲，但是拿不住老杨头，他们干了不少仗，到头来老杨头还是老杨头。人对食堂有意见，有时就闹到他头上，他自己也感到得罪不少人，费力不讨好，下了决心，甩手不干。连长、司务长、群众都做了不少工作，可还不想干。昨天下午，我们跟他讲，他说志已坚。晚上张又说：“这种人走就走，还拿一把，没你三连照样不饿肚子。这种人没志气，没一点起码的觉悟，现人都在看食堂笑话，革命正需要的时候，你也趁机捣乱。要滚你干脆快滚。”他晚上没搬走，人问时，也说没一定，帮助干活。王XX问时，他还说：“先不走。”可第二天，早起挺来劲，帮助烧火、打水、做饭，好像转过来了。可一会儿拿了把锄头，磨起来，问他，他说去铲地。问：你不干了？

他说：先锄锄地。后老魏也急了：“这种人干脆走好了，别放几个三心二意的，还是搞不好。”可下午就没再去。人问你怎么还不走，他说赖着不去了。

在一排，一上班，一些家属就打听食堂吃定伙的事，问：“怎么样，吃得好吗？”答：“菜都没分到，没吃饭。”“哼，别着急，往后再瞧吧。你半年能吃口猪肉就是好的。”木工有人说：“食堂占公家便宜，把老孙头抽去养猪。”（其实把老孙头抽去，我们帮他烧水，人一个没加，就是分分工）……还有人对吃定伙很反感，他们说：“吃定伙没啥劲，每月12元钱，能吃出个啥来？还不如我每月吃20多元好，以后开小锅。”好像吃定伙就是为穷小子开的……

风言风语真多，甚至一些本来同意的，因中午没吃上菜也说：“还不如拿饭票买呢。”听了这些，开始没感到什么，可越听越多，心里特别犹豫，不痛快，压抑。能搞好吗？为什么这么反对？过去老杨头独霸食堂，大馒头红的红，花的花，也不吵吵。现在却到处流言蜚语，这是一种旧的习惯势力，一些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也戴上了木头眼镜，跟着瞎吵吵。新生事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自己应该顶着这股歪风，不能垮下去。一垮，他们不高兴吗？他们这么起劲反，越说明干对了。老魏也说：“越是这么风言风语，我越是要干出成绩来，叫他们看看。我就有这股脾气，你不说半年不见猪肉吗，那好，叫你两个月吃上。”创业难，开始时总会遇到各种困难。记得鲁迅的一句名言：“冷言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的。”走着瞧吧，只要坚持主席思想，大方向对，那就一直走下去，决不在中途停顿或回头。

再谈一谈吃定伙问题。我认为这是符合兵团建设的方向的。它是符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原则的，可以培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同时能加强团结，过去数饭票，越数人私心越重，每天陷入小圈子中，越来越不团结。这样一改，老师傅同群众一起种菜，喂猪，同劳动，又同吃，这样越搞越团结。老师傅有个奔头，群众也满意。另外也符合精兵简政，过去开饭得一个小时，一个窗口买，点粮票，点钱，打菜，很繁琐。这么一下，把饭分到各班，一打钟吃饭，到最后刷好碗，才不过半个小时。同时

对保管碗筷……有利。群众都很赞成。生活方面有了新气象，吃饭整齐，又打了几个木桌，虽简陋，可整齐，有点抗大的意思。在外面又钉了洗脸架，一切开始有秩序。

晚上又钻好井台，种了七池小白菜、菠菜。今天一天很累。一种地，想起南泥湾来。

早上听到主席最新指示和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很好。目前我连关键也在这里，应团结起来，一切事就好办多了。

克平来信，叫我找他去。可食堂尚未有起色，自己怎么离开。一个月以后再说吧。

坚决要顶住，把工作做好。我也搬进食堂。

6月11日

此时此刻心情是多么复杂呀。

工作很难做，艰巨。每天早上两点半就得起床做饭，老孙头抽走，又要担起烧大锅炉的任务，一直得忙到六点钟，这顿早饭才算完。接着又得马上做中午饭了，中间也只能休息两个小时，中间还要收拾收拾这、那，看看火。下午两点半又得做晚饭，一直到六点多。老师傅们留着准备第二天的东西，我还得带头去种地。作为一个士兵委员会的成员，只有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可是活思想又很多。光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可又有谁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呢？但是我看到广大战士自觉性很高，干劲很大，自己也就得到不少安慰，也就有了信心和勇气。

本来工作还没做出什么成绩来，食堂内部好像刚刚稳定，可下午又接连发生一串事。下午又没来烧水的，食堂又不得不硬顶。李国志干了一中午，一点没休息。担完水，他就又磨起锄头来，一声声显得如此难听，直刺我心，对我产生极大干扰。虽躺了一中午，可一点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会儿又拿起《人民日报》，正好有一篇报道《叶洪海创作“中曲”法》，对我感动很大。两种思想激烈地斗着，干不干脆呢？干，每天八分钱菜金吃些什么？食堂成员思想这么不稳定怎么干？一会儿李国志进来说：“明天下二排去，和徐队长打了招呼。”还说：“我不是不想干，这么干，每天少说十二个小时，身体受不了。老杨头

是不好，可还轻省些，跟老魏干，我就得呕血。”下午就把行李搬走了。老魏骂他是儿马子，老反性，抽风。他只笑笑，流露出点歉意就走了。

张新昌也和郭X打了一架，可许XX还怀疑他，他也不想干了。这一下老魏也有点急。王全义说：“叫干咱也干，就这么着，光新手，要我一个人，也快了，多会儿倒下多会儿算。”老魏还向他做不少思想工作，说：“光嘴上讲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可一干就跑了。就得实干。就拿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就不能怕困难。”我心里也很郁闷。自己应该为群众服务，可食堂这工作很不对我的性格，自己累些倒没什么，每天业余时间都可以带头去种地，另外这又是一种新生事物，开始总是会受到艰难曲折的，自己应该坚决顶住，把食堂这个老大难搞好，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义不容辞的。所以我还要咬牙坚持住，一个月以后，有了眉目，再下来。困难很多，有时也想，咱没别的说的，只要还能干，就坚持，多会儿倒下多会儿再说，那就怪不得我了……想法很多。

在困难面前，自己能退缩吗？？？

6月12日

思想很乱，时间又紧，感情复杂，涉及面广，很难下笔。

今天中午做的糖包。饭前与大家说了不许带出食堂在吃。可是老葛拿着个糖包扯了一块，就往外走，被我拦住：“不许带出去吃，要吃在食堂里吃完再出去。”“为什么不许出去？我就愿意，你还要管我？”“那当然要管，制度是大家定的，就得大家遵守执行。”“我又不是给家属，自己吃，为什么不叫出去？你们还得了了。还不及以前呢，不叫带出去。”我一听有点火，可一想不能发脾气，又压了下来。“哪点不如以前？过去蒸的不是碱大就是碱小，要不干脆是花的（这也是一种‘创造’），现在老魏上来，辛辛苦苦把馒头蒸的又白又好吃，哪点不好！吃着好吃，多吃点就算了，还要往回带，也太不自觉了。那好，还叫老杨头回来。这种人就该不管他，得了便宜还卖乖。”“你食堂就该这么干，有那么多好面，不做干什么？白瞎了。”“那那么？多该的事，老师傅多费点力，多揉几遍，好吃点，就该领情，

不给你蒸一样，你也没什么说的。”他看没理，骂骂咧咧地蹲到墙边，他还想引起别人支持，说：“他妈的，现在受管制了。”我刚要反驳，原来本想出去，被我拦住的几个同学可听不下去了，上去批判老葛：“你太不像话了，本来就不该拿回去，你拿，破了戒，大伙都往回拿，怎么办？食堂还搞不搞？人家是为了把大家的集体伙食搞好，为了大家，你瞎吵吵啥！”几句，老葛就蔫了。可是我心里很别扭。从早上两点半起，一直干到晚上九点，上午休息不到一个小时，中午睡了两个小时觉，而且张新昌又走了，小李子不干了，小张又老跑，又得烧大水壶，累得够呛，还不领情，一想心里很不痛快，真是费力不讨好。有时也觉得这是私心杂念，有怨气，为人民服务你还有什么抱怨吗？可是感情上总是过不来，心情也郁闷。我和老魏讲：“有一种人最可恨，你为他好吧，他还不领情，反咬你一口。”老魏说：“干革命，还什么领情不领情的。”魏师傅的话对我教益极大。为党的事业，为人民服务，苦点，累点，是本份，是应该的，为什么还要考虑个人的一些名誉、影响呢？为什么总想让别人体谅自己呢？为什么非得在别人表扬自己时才有干劲、别人批评了、特别是批评错了、感到委屈时就不想干了呢？不禁要问：你干革命为的什么？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有的，但离“完全彻底”差得很远。

到食堂工作，我感到必须有老黄牛的精神，这里没有名，没有利，只有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工作。没有这点精神，是干不长的，也干不好的。我自己就不愿长期干，主要觉得一个小伙子，干起家庭妇女的活计，实在没意思，不如在排里青年人一起干痛快。再则张新昌是司务长，我如当个伙食班长，两个天津人，别人流言蜚语受不了，也不合适。老魏意思叫我专门负责种菜园子的事，在食堂恐怕张罗不过来。自己还是有决心为群众服务的，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自己觉可以少睡，业余时间可以抽出来多干一些，把集体伙食搞好。我认为，这还是一个基本主导思想，但也有其它私心杂念。有时我也想，我何苦这样呢，身体也造得够呛，我家又不缺钱，自己多花点钱，干个小灶，吃点好的就算了。可又一想，自己吃好就行了吗？世界革命，中国革命还搞不搞？一想到这里，心胸就开阔了。

还有不少活思想：如，在食堂我不干技术活，不想学，怕学会了被留下，脱不了身。

今天又想买个草帽，去铲地，反映出不安心思想。

这里我觉得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应该好好向老魏同志学习。他有很多可贵的品质。主要一点就是能官能民，能上能下，不论在什么地方，叫干什么工作都能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埋怨情绪，而且越是艰苦越是去，不像某些人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因此和广大群众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群众也拥护他，爱戴他，亲切地称他为魏师傅。他当过连里的书记，副书记（现仍是），组建后当排长，放牛，赶大车，跑外，什么都干，现又来到食堂，而且每天都要到畜牧各处看看，又要去关心种菜问题。现我更进一步体会到主席说的：“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这几天菜没有一个重样的，群众都很满意。

在食堂必须坚持大家制定的制度，不能怕得罪人。这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的。

别人说我脾气好，其实在学校哪这样，狂得很。到这里后，通过几个月实践，心胸更开阔了，看得更远了，所以一些东西不值得考虑。另外知道了一些道理，遇事也能正确处理了。对群众，自己应该是个老黄牛，但对那些敌人，各种错误言论，我又是嫉恶如仇的。革命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6月14日

昨天上午士兵委员会开会，决定叫武荣来食堂当伙食班长。晚上许连长也同他讲了，他也同意了，可今上午又开会时，他却不同意了。一再强调挑砖累，对国家贡献大，从革命角度考虑，还是去挑砖。其他人进行思想工作，他又有些活动，说什么“干几天可以”，最后还是没干，说晚上再说。可是据说，他对别人说：“干食堂这工作没啥出息，没前途。”这几句话，把老王气坏了，半天说了一句：“谁每天都得吃饭，没人做，看你还能吃砖头。”老孙头也说：“不是没前途，而是没志气。”记起他常骂老孙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臭烧水的吗？”这种人哪里还有一点阶级感情，可对又左的要命。何谓口头革命派，我算是见到了。

中午吃的大碴子。石XX来说：“小宋不能吃粗粮，她不爱吃，老吃大碴子，容易把胃

吃坏了。”我一听气坏了，真他妈的混蛋，不能吃粗粮。我说：“你到这来干什么的，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的，放老实点。大碴子都吃不下去，你吃什么？你到农村去，看全国贫下中农都吃什么？过去我们劳动人民吃的什么？真是忘本。”她说“有病”，我说是思想病。看来食堂单一味进行菜饭上的改善是不行的，这样越好他越不知足，会忘掉过去。食堂工作必须进行阶级教育，这是首位的工作。

6月15日

今天又闹了一件事，很有意思。我针对石、宋的一些活思想，写了一篇杂文《吃大碴子，能吃出胃病吗？》刚一出去（才抄了一半），石、宋就骂上门来，说我造谣、歪曲……看来是真触及灵魂了。宋某拿出南市泼妇骂街的架势，打到连部，被连长、指导员也教育了一顿，可还吵吵，真有意思。有些人大碴子、小米吃不下去，认为是苦，你又何曾想过在旧社会我们的阶级父兄提篮要饭、背井离乡的苦难生涯，又何曾想过红军在长征途中挖草根、煮皮带的艰苦历程，又何曾想过世界上还有多少穷人在奴隶主的皮鞭下痛苦熬煎……你到全国农村看看，全国五亿农民吃的是什麼，再可以到连里各户贫下中农家里看看吃的什麼，咱们分到农场，大米、白面如此之多，还不够，去农村插队落户的青年每年又有多少白面？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过去单纯改善伙食，不进行阶级教育，不进行忆苦思甜，就会越吃越忘本。现在体会一下林副主席教导，是大有教益的。“不弄清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天的甜，还会把今天的甜也误认为是苦。”深刻！深刻！

此事发生后，在连里引起一些风波，各种言论又飞入耳中。大多数还是支持的，有的表示方式方法不够好，要做思想工作。我的意思就应该尖锐、泼辣、鲜明，不要老好好，拖泥带水，钝刀子割肉是半天割不出水的。还有人说，你要经受得住考验。自己对食堂工作考虑也很多，头很疼，加上这几天熬夜，吃不下饭，心里堵得慌，大便不痛快，左眼又跳，虽困，可又失眠，总翻来覆去地想，斗争剧烈。我对老魏说：“我准备请假去找我弟弟，多住几天，休养一下。”老魏说：“现在可不能走，必须把工作稳定下来，思想稳定下来，

正气占上风之后才能回去。要经受得住任何考验。”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老门（杜玉珠）当伙食班长，他对工作很负责，脾气也好，有点老黄牛的精神。

另外还有一事，六连一个天津女六中的新战友突然跳井自杀，怪哉！真是天津的败类。

6月17日

昨天下午，克平来信，看来我去的两封信他一封也未收到。他现在那里很孤单，没有知心朋友，情绪不高，想家，也想我，叫我快去。这已是第四封信了。可自己又离不开这里，工作放不下，心里又烦闷，又矛盾。开始我并没声张，也没请假，现在有点沉不住气。主要还有一点，食堂工作不好搞，这几天又累得够呛，想借此机会好好休息几天，吃点好的补养补养。这个意思同老魏讲了，他批评了我，说不能见困难就跑，青年人要经受住任何考验，不要怕大风大浪。可我弟弟情况很让人焦急。

今天下午我找到徐连长，他没同意，说食堂工作刚搞出点眉目来，等稳定后，过几天再准假。自己心里也明白，不能放挑子，现菜没种好，猪圈没盖，怎么能走呢。

今修井台，转批干，一批六、七个人，每批干半个小时，这样大家转开了，占不了多少时间。我现对有些人有把握，一叫准去，如沈左锋、陈坚、小孔、小孟、李岳林、魏宝顺、张明锦……有些人真请不动，好像求大爷式的。上午开讲用会，他不听，在外面聊天，我叫他去，他说正开讲用会，不能去。这种人真可谓口头革命派，嘴上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干，学风恶劣到极点。

6月18日

今天是毛主席六·一八批示一周年。上午全营在营部集会隆重庆祝。

6月19日

今天是端阳佳节。中午廖晓淇从天津回来，到这里找我，讲了不少天津情况，带来不

少东西，还带来主席、林副主席讲话。心里十分高兴。

上午吃糖三角，有几个上海人把糖吃掉后将皮扔掉，被我发现，狠刷了一顿，真不像话。到这来耍大少爷作风，发小姐脾气是吃不开的。中午开饭前，把它拿出来展览，学了几段主席语录，讲了几句，先上堂政治课再吃饭。

6月21日

情况不断地变化，新问题不断地涌出。一些已在预料之内的事发生了，就是如何坚持下去。种菜的人渐少，老是那几个人，一吃完晚饭，都换上干净衣服外出散步。叫了半天，没几个人去。我自己思想也随着群众的情绪波动，充分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工作真难做。干到这种地步，不干也得干了。如干不出名堂了，一些人又不知该说什么话了。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真不容易。关键在发动群众，一个人再有本事也无济于事。何况我又自愧能力薄弱。坚持！坚持！

当一个干部确实不容易，他要做在前头，想在前头，考虑很多群众还没有考虑的问题，有时群众还不理解他。

6月22日

今天修了一天猪舍。赶快把食堂的猪喂起来，让事实给那些预言食堂办年见不到猪肉的冷言家们以一记响亮地耳光。通过此事，要充分显示出自力更生的威力，坚定同志们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的信心。想到这里，虽累些，脏些，就是一天睡两三个小时，也心甘情愿。

晚上士兵委员会开了个会，我召集的，主要研究种菜问题。今年旱，如雨下不来，菜很困难。仅队里的一点水园子供不上，到那时有钱也没处买。可现出现泄劲现象，疲疲沓沓，叫不动。当然也有具体困难，现下班延长一个小时，大伙时间也很紧，但地还是要种的，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大家都来干，也没什么，占不了多少时间。关键还在于团结。把

工作具体分了一下。

上午下了阵小雨，大家挺高兴，可一会儿就停了。

这几天，食堂也忙得连头转。小米不爱吃，咱就粗粮细作，把小米磨成面，和面一和，蒸出的大馒头也很好吃，可是老师傅就要多付更多的劳动。

6月25日

上午种秋黄瓜。没有工具，我们就自己做，一切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不能单纯依靠连里或什么的支援，要靠自己的双手。现觉得很有意义。过去根本没想过现在会如此——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现在觉得应该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工作很有意义了，也甘心做一些“小事”了。

仅收到家里来信，是妈妈写的，说我父亲历史已全部查清楚，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现检查已在排里通过，又要到连。可发生事，又要往后拖。主要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问题。

6月26日

上午修猪圈。老孙头几件事对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典型的贫下中农的形象。

下午肚子疼，拉到场部看，是痢疾。

7月8日

昨天上午听了去学习班回来的干部传达的主席在九大上的多次讲话。还读了陈从上海寄来的一份徐景贤传达九大会议的材料。听了以后，心里有着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连想起前天夜里看的九大纪录片，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形象浮在眼前，感到格外亲切。特别是在这千里迢迢的北大荒上，更感到亲切。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林副主席身体如此健康，真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徐传达的大会经过，很形象、生动。要说有什么感想，就是觉得上了一堂极深刻、极

生动的课。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我看了两遍半，但就是理解不进去，很多话只当一般话一带过去，有些也只当成一般的习惯用语，话里究竟有多大分量，其中包含的多少深奥的道理，我理解不出来，思想水平也就到了这里，提不上去。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听了徐的传达，顿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噢，这几句话里还有这么多文章呀，又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的讲话，就是能不断地打破你脑子里僵死的东西，不断地把你的思想境界从一个高度提到另一个高度。比如几个问题：一是报告第一部分为什么用的准备，而不用必要性，这个我就看不出问题来，提不出问题来，熟视而无睹。其实就在这一晃中，却大有深刻的道理。还有，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真正的大革命。何谓真正？难道过去几次革命不叫真正？这两个字如何理解？也是大有一番道理的。如是很多，我是看不出来的，水平太低。经人一点，豁然开朗。所以，以后还要好好学，自己学的太差劲了。

最近也出了那么点风波。老魏、张新昌开会去了，食堂不大好办。在士兵委员会上（我不知道未参加）有人就大骂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作让他来搞……底下也散布不少流言蜚语，颇有些来势。这些人什么工作也不做，别人干了，他还要抓住点缺点进行煽动不满情绪，这股歪风要顶住，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我，世界观未改造好，是表现出动摇性，我会在斗争中逐步克服，没什么了不起。恶意的嘲讽也罢，凶狠的叫骂也罢，全踏在脚下，走自己的路。

最近食堂又乱了，碗丢失不少，也不刷，秩序也不好。没乱没治，乱乱也好，到时他自己就觉得这样下去不像话了。

我现就抱住种菜一摊工作做好。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有干劲的，对我鼓励很大，叫我不要怕讽刺打击。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天不会塌下来，这几个人，与其说可气，不如说可笑。

昨收到克平和韩然来信。克平十天左右来找我。韩来信耐人寻味。今又收到朱凤瀚给廖的信，转我手。看来朱锐气不减。他把内蒙几次反复讲了，滕海清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高锦明是对的。

7月11日

给韩然回信，直接了当地谈了我对恋爱婚姻问题的看法。这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既要严肃认真，又有一个别的意思。谈了不少，没留底稿。过早谈不好，影响学习。

7月26日

又有半个多月没写日记了。

老魏走后，食堂工作不好搞，出了一些问题。每天两顿二米饭，全是白菜汤，群众又有反应。地一直没管理。我有点不好意思去召集人，也没抓工作，可心里很急。

克平连来两封信，原说来，后又说不来了，叫我去。我回了封信。现正麦收大忙季节，把麦收提高到战略上来，我更无法请假。在关键时刻，不能因私而走，这是逃兵，可耻。虽接到信，都到了连长身边，也未开口讲。另外对他的活思想也谈了我自己的看法。他想转到我这里，现在看来希望不大，所以去信，叫他安下心来。刚到一个新的地方，对那里的人不熟悉，对环境不习惯，但慢慢就会产生感情的，我到三连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社会也不像在学校想的那样简单，随着时间的流失，慢慢就会明白的。我对很多事，都看得如行云流水，无所轻重，即所谓看破红尘了。现在就是要捍卫主席思想，将来一打仗，牺牲了也就完了。为世界革命尽出自己最大的能力，死也心甘情愿了。

他感到那里只有两个天津的，知心朋友不多。我在信中写道：“……应该有能力、有气魄团结自己周围的人一道去实现伟大的政治目标，不要太狭隘了。只在小圈子里打转，这样不好，会被人认为是小集团、小团体，易形成小宗派，这很不好。毛主席对这种现象批判是很严厉的。胸怀应该宽广、辽阔。我曾说过：做一个北大荒人，就要有和北大荒一样辽阔的胸襟。应该善于在工农兵中、在知识青年中寻求志同道合的战友。列宁有这样一句话，很好：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

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只要自己处处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总是可以找到知音的。这方面我有体会。要善于发现有理想的人，他们立志于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一切旧的习惯势力，去批判旧世界，他们朝气蓬勃。这里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自己不要太过于清高了，把自己看得很高，因而看到别人有点缺点，就看不到他的本质和优点了。对人严，对己宽，很狂妄，这样就不能团结人，是孤家寡人的政策。谈心的方式就很好，平时在一起聊天，漫谈，然后有意识地把话题转到正题上面，就会发现很多好的东西，同时也能激起自己很多思想的火花。这样就越谈越亲近。还要充分认识到旧的习惯势力对新生事物的压力是最大不过了，迫害是最深不过了，但我们坚信毛泽东思想一定能够胜利，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惊涛骇浪、狂风暴雨、也会充满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的。”

另外对纪律，一言堂，战略问题也谈点愚兄之见。青年人就是思想澎湃，对一种事物能发表很多不同见解，这是好事，说明动脑子了，应该进行诱导，辩论出正确的东西来。不能压制，扣帽子，这种一言堂的做法，只能使人的思想凝结、固滞、溺死，危害极大，如一潭死水。实质上就是刘少奇“驯服工具论”的翻版，在必破之列。但这多是领导的领导艺术上的问题，有的是思想认识水平的问题，所以既要斗争，又要注意策略，多用主席的话、中央文件去做正面的启发，不能简单的冲击。……不多写了。

张新昌从学习班回来，介绍了珍宝岛作战的全部经过，真激动人。听了后坐都坐不住，真想马上发枪，到前线去打一仗才解气。可身在五师，在这个“大后方”，又不由心寒。仗我总是怕打不起来，打起来好。光说打，何时才能打呢？我早准备好了。光说备战，备战，备而不战。嘴上可以说得好听，可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何时才能打起来？光说多锄一根草，就等于杀死一个敌人，支援前线，自我安慰，我总觉得和上前线不是一个滋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在战场上，我心甘情愿。

7月27日

今收到两封来信。一是爸爸来的，一是妹妹来的，其中还夹着一封建军从延安来的信。爸爸已经正式解放，他1930年被捕问题已查清，并找到当时敌伪档案，证明没有投敌、叛变、自首行为。我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来信说，妈妈叫她回去照顾她，她没去，说现正麦收，很紧，她是到农村锻炼来的，每年回去四、五个月不好。如病重，再回去不迟。不错，妹妹是有所进步。

建军在延安也挺好，别人往北京跑，她挺坚定地留下，决心沿着这个大方向一直走下去。我们一家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大步前进。快要麦收了。可妈妈在京病又有转

化，（在康拜因上，右一为作者）心中十分着急，真想马上回去看望。肝炎这东西很顽固，特别是我弟弟又走，操劳不少心血，于其养病不好。可又无法开口请假，麦收后回去。

7月31日

这几天我一直给烧水，从十一点半到晚上八点半，因而上午有半天休息时间。这半天按说“理所当然”归我自由支配了，可是在这大忙季节，别人都到第一线抢收小麦了，我自己在家里怎么也坐不住，干脆到麦地去，到前方去。

我跟着干了一上午。这是头一次看东方红、联合收割机收小麦，气势磅礴，宏伟。但很艰苦，今又是北风，不大，南北垅，车向北干时，人还可以稍微避一下。回来时，尘土、草毛飞起好几丈，把整个机器、人都罩起。一会儿满脸、满身落满了草毛，特别是在草车上，眼睁不开，气喘不过来，黑得像个小鬼。烈日当空，一会儿汗水下来，脸又花了。可

广大战士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互相鼓励，一天拿下二十七垧，直到天黑了，才个个兴高采烈地回来。

8月6日

今下起雨来，康拜因不能拾禾，小麦收不上来。别的连已全收完，就剩下我们连。主要是放片放完了，赶上这连天阴雨。一拖，又不知多少天。浪费人力不说，小麦在地里发芽就完蛋了。“一阵秋风一阵雨，阵阵秋雨愁煞人”。

8月13日

爸爸来封信，把我狠批了一顿。我上封信说我“十·一”准备回津，如连里不给假，我也走，还不准备买票。父来信说如这么干，就连一点起码的毛泽东思想都没有了。现正在加强组织纪律教育，战备又很紧，不许私自离连队。三年之内，没有什么事，不许自由回家，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世界观。还对我在士兵委员会工作提出批评，几分钟热度，这山望着那山高，动摇，将一事无成。要改造世界观必须从这干起。

妈妈寄来本《红旗》第八期。她病未好，又给一个月假，已回津。

麦收主要任务已完成。今天干得很猛，两台康拜因鏊上了劲。昨天梁玉车坏了，少干了五圈半，今天一下子又赶了上去。小冯车水干了都不知道，后油冒烟才发现，马上从东方红取水才免出事故。麦收刚完，就连着下起阴雨来。

从后菜园子又搬到前面来。在后面影响不好，脱离群众。

现已开始组建兵团战士，先自报成分、社会关系、个人历史，然后群众评议。

8月16日

上午从连里出发，去51团。我弟弟前天来了封信，措词严厉。

到双山后，正巧赶上一卡车，一直把我送到他们连。这个连是全师的样板连。克平正

在病中。

8月17日

上午徒步去团。本想去师，但没车，也就没去。看来转到我们团是不大容易的。他们连管理很严，不一定比我们连好到哪去。各有长短。

8月19日

下雨，本想回去，不成。这里麦收未完。这几天风、雨，粮食浪费多了。再来几天雨，就都要出芽了。

遇到一个北航附中的，知识青年的生活并不活跃。

8月20日

上午到师部。找到黄参谋，他问了我们一些情况。本来不太敢找师长，可走到师部大门口时，我们本要告辞，他说：“你们来了，也不去看看袁副师长？”我们一听很高兴，说：“我们不知他在哪里。”黄说：“跟未来吧。”到了二楼，黄打开一个门，说：“王克平兄弟俩来看你。”我从门缝一看，里面有五六个人，虽都不认识，可知道全是师首长，每人一个笔记本，几本书，在思考着什么。屋里充满了烟味。后黄进去，一会儿出来说，副师长在开会，你们12点钟再来吧。他把我们送到楼下，还问有没有回55团的车，后看没有，才送走我们。

我们走出50多米远，忽听后面有人喊，一回头，是黄参谋和两个解放军战士边跑边招呼，见我们回头，就停下，用手用力一挥。我们马上回去，克平说：“袁副师长下来了，那就是。”（注：袁副师长曾去天津招收兵团战士，克平即他招来，所以相识。）我马上跑过去，袁先向我们问好，说：“走，咱们谈谈。”我说：“师长工作很忙吧？”他说：“多会儿都忙，还是谈谈吧。”

我们到了二楼。副师长身体很壮，魁梧，一副军人气派，又很和善，平易近人。到屋里坐下，就问起我们的情况。说谁进步，你已去四连看了吧，比你们连如何？学到什么好的经验，看到什么问题。接着我们就漫谈起来。他说你们不在一起，还可以吧，有什么困难。克平马上说：“家里有些不放心，希望到一起……”“还是分开好。你们一来，我就不同意在一起。在一起没什么好处。不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先进经验，可以更好地锻炼。”之后又风趣地说：“如在一起，你不就来不了师部了吗？麦收以后也可以叫克平到你们那里去，看一看查哈阳是什么样的。”一会儿又扯到冀中，特别是冀中的火线剧社。他一听，脸上马上露出惊奇、兴奋的心情，情不自禁地说：“我看了火线剧社演的《日出》，一直演到第二天日出。”马上又问我们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父亲原是火线剧社的第一任团长，我母亲是《日出》的主要演员。他一听，马上又问父母亲的名字，说：“你父母我不认识，可能一见面就能认识，年头太长了，我和剧团不少人很熟。”接着又讲起他自己的情况：我也是冀中的。在十八团当报务员。十八团在冀中很有名，原有三千人，在一次战斗中，只剩下二百多人，九个团干部只剩下一名，我们二百余人，只剩下两个人。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忽然说：“我南征北战，又去过朝鲜，可是最残酷莫过于冀中了，特别是42年的五一大扫荡。电影，像《地道战》，小说里的事我全经历过……”我问你是哪的人？袁说是深泽县的。我说深泽可有一个大叛徒网，以宋景义为首。他笑了笑说：“这次我到天津，也听说了。我父亲这一步可真走对了，当时把我们四个孩子带了出来，留在城里的都叛变了。”我问你父亲呢？他说：“我父亲和哥哥、姐姐都已经牺牲（在战斗中），现只剩下我和一个弟弟，他是随军记者，最近才复原，在大西北。”接着他又讲了冀中的一些事。他还说：“有几个上海新战友，叫我给他们讲战争故事，我说，有什么可讲的呢，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如猜到就讲。”他说：“我们在冀中行军中，经常看到地上有死兔子，七窍流血，也不是毒死的。你们猜吧。”他停顿了一下，没等我们回答，他就说：“在日寇扫荡时，老百姓见日本鬼子就逃，但见八路军不跑。八路军见日本或打或走，见老百姓也不用转移。日本鬼子见八路就赶，打败他就逃命。人，还有个休息的时刻。可兔子见人就跑，最后给累死了。”

他又问起我们的情况，我反映了一些，说我们在这里受打击，说我们搞反革命小集团，但又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们自己不怕，不管怎样，还是要革命的。这正是个考验，一个人要受各种考验。过去在学校是当官的，现在不当了，当老百姓，在野了。这有什么不好呢？过去受修正主义教育，总想当官，有名利思想，这样一来，对思想革命化倒有好处。我们不怕。袁副师长说：“这就好，就要有一个当老百姓的思想。年轻时多经受些考验、磨练有好处。世界上的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我又向副师长提出，如果打仗的话，把我调到前方去。虽现在还不敢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到部队锻炼一下，还会有出息的。副师长说：“你们现在主要就是改造世界观，把世界观改造好了，干什么工作都一样。”在受压时，更加促使我们学习主席著作。过去我也看过一遍《四卷》，可全忘了。现在学，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是这么回事。副师长说：“这不就带着问题了吗？今后一定要带着问题好好学习主席著作。”接着又谈到组建问题，发枪问题，战争问题，副师长说：“发枪容易收枪难，不组建好，枪发给谁？”我说：“咱这里是后方的前方，前方的后方。”副师长说：“可不能这么看，苏修要是打进来，绝不会把二百万军队白白来送死，他是有一定的战略意思的，不会白来。像他占领捷克，一下子就控制住全国。今年冬季江封后，会有边境摩擦。是不是一定大打，不能肯定，但一定要有准备，防止他出疯子，打进来。”

我还说我们和群众关系还可以，但和领导关系不好。他问：“是什么矛盾？”我说：“那还用问，是内部矛盾，就是领导艺术、思想水平不高。没办法。不同意见提不得。”“这不行，和领导关系也要搞好。不能光看阴暗面。”我插话：“我看阴暗面就多。”“这不行。多看好的、积极因素，学习外单位的先进经验，帮助领导，克服落后、消极的，把工作做好。”

副师长还说：“在天津收人时，一个老红军长征干部对我说：我这个孩子就是平时调皮捣蛋，但如打仗，还是一个好样的，你们收不收？我说当然收，不收这样的收什么样的。我这次去先收军队、干部子弟。”

以后还问我生活如何？钱够不够花？临走时，把我们一直送到20多米远处。在下楼时，我说我们一中的都知道你。他说：“告诉你们一中的，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要抓紧

这一、两年的时间。”在分别握手时，副师长再一次教导：“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带着问题好好学习主席著作。”

走后，心里还是十分激动。老一辈革命家，几十年艰苦奋斗，立下战功，可现在还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我们这些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如何接好这个班呢？如何永远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走下去，永远不迷航呢？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是头等重要的。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这个问题不能不想。

8月22日

昨晚到拉哈，在车站蹲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去幸福之路，先见到杨保和、李贵森诸友。之后又去一连，见到李小兵、牛翠芹、赵冀生诸人。到东北后，有些人一直未见，也有只匆匆见过一面。老友见面，自然话语如河。他们这里不错，个个朝气蓬勃，特别是王尧，受到不小的挫折，可他更加勤勤恳恳地工作。他又去放羊，见面没有一分钟就走了。思想革命化水平很高。

下午冒雨离拉哈，听说明天江不渡船了。全身湿透。到团找马基住下。

8月23日

昨夜下了一夜大雨。上午我把东西留在马其那，冒着雨步行回连。其实困难也没什么可怕的，心一横，什么都不在话下。走了四个多小时到四连，遇到廖晓淇，他要上山。我也想去，还和杨池斌打了招呼，看来来不及了。

我们又回到场部，王小勇、张连和、小关、林大立等都在这里。老葛、周才也要上山。

岳副主任在营办了一个班、排长的学习班。他在21连蹲点，把我们天津人的问题给解决了，也没什么小集团、反革命了。据小关反映，岳副主任水平很高，特别注意调查研究，学习也极为刻苦。他们是心服口服。岳副主任做了不少报告，关于毛主席建军路线问题，如何当好班、排长……抓到点上。

8月24日

下午，廖晓淇、张连和、老葛他们走了。我和王小勇步行回连。

连里组建后有了不少正气。现在在学习岳副主任报告，主要是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

8月31日

半个月来，一直下雨。目前黑龙江已把抗洪放在首位。我连周围河线水已满，有的地方冲破河堤，流入草甸子和地里。我们随时待命去抗洪。听说上海、天津洪水也很大。

9月2日

明天营里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大会。我不是个代表，任了个“报道员”，让我也来参加，把大会精神带回去。我看主要还是来学习学习，看一看我营毛泽东思想学到什么程度，用到什么程度。希望这次大会开成功，能够实际地在全营有所震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9月3日

上午举行开幕式。会上徐教导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这是毛主席发出的最紧急的战斗命令。看来很有来头，仗快要打起来了。听后情绪激昂，义愤填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在梦中，我上了战场，打死很多苏修，很英勇，但不幸负伤被俘。受到敌人严刑拷打，可我大义凛然，最后拉入刑场。刑场人很多，有各国记者……执行官向我狞笑：“怎么样？你们马上失败了。”我自豪地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天下无敌。”最后写了一首绝命诗：

自信英魂不会亡，誓把恶鬼一扫光。

谁言乌云能遮日，哈哈！红旗定在五洲扬！

晚上看了海洋小分队的演出，很有水平，不像我营只是追求形式、艺术，不大健康，而是紧密结合形势，创造出一些教育人、鼓舞人的小节目，看了后振奋革命精神，健康，有革命气势，不是软绵绵的。

9月4日

上午开始分组讲用。

中午，陈贵祥给我一份材料，叫我赶快抄后送回连队。我一看，是23连四好计划，写得不错。我连只订了个四好班排计划，而且尚未与群众见面。指导员叫我回连，帮助连长把四好计划写出来。坚决完成好这项任务。

9月5日

上午召开班排长会议，我参加，把连队创四好计划写出来。

9月6日

上午给王谦去信：

“……在这种高压下，我感情也消沉过，不过这种压力，压去的只是我身上的各种私心杂念、名利思想、做官欲望，更加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得到了许多难以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是我更懂得了社会。‘在野’有什么不好呢？一个人，如果有坚强的革命意志，那在什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会干革命的。在这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心里总感到一种特别的滋味，浑身也有了劲头。这种情况下，也最能接受新事物，接近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欢乐，也更加发奋图强。看破了红尘，摆脱了思想上的桎梏，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就无所畏惧了。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在消极之余，我感到自豪了。

起码，我的存在使那些不按主席思想办事的人吃饭不香了。

“毛主席是很伟大的，他在青年时并不因为自己的高瞻远瞩而看不起别人，而是有能力、有魄力调动、团结、指挥千千万万的大军，把自己的意图（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化为亿万人民的行为，这是多么伟大啊！……对领导的错误能够批评、抵制是好的，有路线斗争水平，有革命干劲和朝气，但是如果能够帮助领导提高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帮助他们改变旧思想，那说明你的水平更高一筹……

“从一个农场转变成军队，在形式上好变，可在作风、思想上就不那么容易了。要允许有一个过程，不能着急。我们应采取积极态度去促进这个转变，肯定他的哪怕是微小的进步……不能光看到阴暗面，这样眼前就是一团黑，就会失去信心，感情消极起来。应多看好的、本质，多看积极因素，多学习外单位的好经验，去克服落后，战胜黑暗。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一些很有志气的热血青年进入社会后，经过一番苦斗而未见成效后，就失去信心，看不见光明而沉沦，像个沦落的士大夫，隐居于蒿莱之中了。”

9月7日

上午去营部，把四好连队规划交给指导员，我的任务基本完成。指导员又把四好规划交给教导员。徐教导员在总结报告中提到21连、23连、24连四好已写出，交上，营部看后，认为写得不错，都印发出来，给各连参考，定出各连计划。

这次讲用会，有几个水平很高。19连的马桂芳，从上海来这后就放猪，她才十八岁，就结合放猪这一件事，谈了很多活思想，又如何用主席思想改变旧思想，很形象，因此也很深刻。再有一个是哈尔滨的女学生，也十八岁，出身地主，她谈了如何背叛剥削阶级家庭、与工农结合的过程，她如何主动改造世界观，专拣重活、累活干。她谈了几个，一是打扫厕所，一个大姑娘打扫厕所，很不容易。之后，又帮助打扫男厕所，男生如何取笑讽刺她。她不是一两次，而是近一年一直坚持。当几个场部人到二队厕所的几句表扬的话，她心里的滋味，很真实，感动人。她因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见人一谈出身，就远远离开。

她还每天早起一个小时拣粪，以后上机车……她名叫王岩，她最大的特点不是华而不实、空谈一气，而是干了，用了。

兵团有关于宣传工作指示。宣传就是喉舌，过去没抓紧，今后提高到很高的高度。我看了后，也有很大的干劲。回去后好好干，在干中克服摇摆性。

9月8日

上午徐教导员总结大会，做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报告。下午我们回连。晚上陈贵祥马上召集了一些人开会，列摆了无政府主义在我连的表现形式。看来，陈回来后有很大干劲。

9月12日

那本日记写完了，又找出这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有一页清晰的字体，又使我回忆起离津前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战友们即将分赴祖国天南海北，在临别前短短的一瞬，豪情满怀，互相诉说着革命的理想，互相勉励着要保持革命的锐气，开掘出新的道路，不要作历史的过客……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像滔滔的海河，一泻千里。现在已经快整整一年了，想起一群尚未进入社会的青年，海阔天空，单纯热情，虽有些可笑，但又觉得十分珍贵。

黄金般的回忆过去吧，还是谈谈现实。

从岳副主任到我营之后，全营出现了新气象。岳副主任反复讲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突出政治、怎样当好班排长……等问题，虽然岳已走，但他带来的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仍然存在着，也已经起着很深刻的影响。这次开营首届积代会，指导员、连长们见面，首先问你们连四好计划写出来没有，叫我看看。有好的马上让人抄下来，补充在自己连的计划上。虽然如何去创四好谁也不知道，过去也没有搞过，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应该搞四好，都在努力探索。

目前，全连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反无政府主义，晚上还开了批判会。上至连长、指导员，

下至广大兵团战士，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全连一片朝气蓬勃。

9月13日

上午动员会，开始组建战备排。在会上我看到别人申请书都写好，马上提笔写了一份，很仓促，未仔细修改。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

美帝苏修，加紧勾结，千里疆界，挑起战火。

工厂内迁，重兵压境，全面大战，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神州怒吼，撼山易河，誓与苏修，血战到底。

兵团战士，义愤填膺，仇恨在胸，真理在手。

苏修混蛋，胆敢侵犯，一声令下，全部歼灭。

组建连队，落实战备，立此申请，我要当兵。

铸我红心，磨我利剑，何日奋臂，斩尽豺狼。

收到小民、韩然来信，马上回信。

军令如山倒，在部队里就得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xxx”，“到”，“去执行某任务”，“是”，就得这样干脆利落，不能拖泥带水。到了战场，班长叫你去爆破一个碉堡，你就得马上执行，不允许一点讨价还价，如果各行其是，就失去战斗力，就会被敌人消灭，给革命带来损失。

爸爸这次来信特别强调要遵守纪律：“到战场上，没有纪律，就得全军覆没。只有勇敢性和积极性，而没有纪律性，在不应进攻时你进攻，在不应打枪时你打枪，就等于帮助敌人破坏自己的全盘作战计划。”

李国宏曾讲了一个在朝鲜战场上的事，很说明问题。他是39军的，当时是个机枪班长。

一次上级交给他们穿插到敌后炮兵团伏击，给了七天干粮。穿插任务是很艰巨的，离开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孤军作战，如果被敌人发现，就会全军覆没。在第五天上，有人干粮没了，晚上李发现下面有亮，就带了两名战士下山，看见一个小屋，亮着灯，里面有19名美国鬼子，有的睡觉，有的赌钱，乱作一团。李马上扣上枪，冲了进去，大喊一声不许动，一下子全部俘虏，叫他们背着十几箱子饼干、罐头上山。这件事被团长知道后，把他叫去狠批了一顿，如果暴露了目标，非但全团覆没，而且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破坏了整个战役的胜利。虽然在局部上还算是立了功，但从全局看却给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幸好没被敌人发现，埋伏到了预定地点，等总攻一打响，敌炮也开火，那个团突然出现在敌炮阵地后面，如从天降，敌一下子乱了，大炮也哑巴了。恰好敌军部也在这里，也一下子给收拾了，全军失去指挥，被我歼灭。

晚上开会，大家表了决心。会上鲁魁写了血书，气氛很强烈。

9月15日

晚上，全连召开了忆苦思甜批判大会。会前先由两位李大爷忆了阶级苦、民族苦，之后又控诉了苏修新沙皇和老沙皇的滔天罪行，批判了刘少奇、苏修的“背靠沙发”、“民兵无用”、“国际专政”、“有限主权”论。会上，我讲了我舅爷壮烈牺牲的事迹。

在抗日战争时，我舅爷是冀中一个区分队队长，敌人把他恨之入骨。可他们这支八路军，由于在人民之中，敌人总不能找到他。可是由于叛徒出卖，日军把他们包围在一个村子里，当时他们干部正在开会。被围后，誓不投降。中华民族能向小日本低头吗？！绝对不能。最后英勇奋斗，全部壮烈牺牲。坚决继承烈士遗志！

9月16日

开始评选战备连队战士。

我们搬进东屋。房子全打扫、粉刷一新。一进门就有一种清新明亮之感。

9月17日

去年今天上午 8:19 分钟离开天津，走上正途。当时对社会还不了解，只是满腔热血，而现在有了不少的阅历。

上午开始评选。昨天又下来了个新的条件，又重新评。我在班里被评上。听说连往上报了 35 名，其中有我。中午来了通知，把边锡锋调到团执勤分队。

王小勇去 21、22、23 连，都不错，小关和刘鬼还上了东方红。

9月18日

昨天晚上指导员又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帮助写这一段工作的总结，我负责写这次组建战备连队一段。今天下午完稿。这一段工作确实搞得不错，主要是领导抓得紧，紧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调动了全连指战员的积极因素。在总结后面，我特别有意地加上一段：“这段工作，给全连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去办，连队的精神面貌就会大为改观，千年的铁树也会开花，我们也能得到极极大的幸福。对那些对突出政治不相信、表示怀疑、没有信心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育，使他们尝到甜头，有了奔头，坚定了信心。一切成绩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我们将一事无成。”

上午，在营部举行全团批判无政府主义大会，团长到场，全营新战友也去了。我们天津人又聚会。连和中午也从山上回来。

收到丫头来信，很意外，她没来我这里，却到了虎林西岗修配厂，是学徒，三年期满，每月 16 元。

妈妈寄来九期《红旗》，她仍在病中，又高血压，心中不胜担忧。她说孩子不是私产，是属于人民、党和祖国的。我不能在第一线了，但我儿子能在第一线，很高兴。她叫我听中央的话，不要回津、京了。

9月19日

今天去 17 连抢收稻种。稻米饭吃着挺香，可是要付出多么大的劳动啊！这个在旧学校里是不知道的。旧学校讲的与孔夫子一样，什么礼、义、数、管、乐之类，种田、种菜是不知道的。

战备连队有没有我，不知道。王小勇被刷了，李 XX 又追责他们“革命到底”之事。我也被刷，听陈讲是因来时闹过胃痛，考虑身体不行，让我不要产生其它想法，领导没什么别的看法。真是无奇不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心里最明白。你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险风恶浪更能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强风知劲草。

9月20日

还是割稻。腰、大腿很疼。抬头一看，一望无边的稻田，心里发憊，多会儿才能割完呀！此时心情和欣赏一片麦浪时完全不同，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下定决心后，很快割完，回首一看，已全是稻捆。其实困难没什么可怕。

晚上，我、小勇、泽镕、立占去六连。八戒买了十几斤鱼，刘鬼耍的手艺，几个老朋友又欢聚一堂。

9月21日

上午，王小勇、张新昌回天津。我也想回去，奈何形势逼人。和刘鬼商量，十一以后再回去。八个天津人已经走了一半，影响不大好。

9月27日

收到爸爸来信，叫我有时间再看看外语。战争打起来，那不仅是一个的军事斗争，而且也必然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战争引起革命”。那时不仅要敢于同苏修拼刺刀，而

且要学会与苏修面对面的政治斗争，要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从政治上瓦解苏修军队，唤起苏联人民反对苏修上层统治集团，变侵略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像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那样，在苏联重建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如果能学会俄语，那对斗争是大有益处的，可以面对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只是现时间、条件不足，但还全靠自己，现只抽时间大略翻看一遍。

已收到韩然来信，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9月30日

晚上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十一社论《为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此时，北京已穿上节日盛装，明天，就要有伟大的壮举了。

晚上公布了战备排名单，钟泽琰是副排长，没有我和王小勇，这是一个不怪的“怪哉”。我的态度是：你现在有权力不让我参加战备排，但是如果苏修真打进来了，那时你就没有权力阻止我上战场杀敌了。现在主要的还是改造好世界观，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到战争打响，敢于刺刀见红，一切到了战场上再说。

还是那首《绝命诗》

自信英魂不会亡，誓把恶鬼一扫光！

谁言乌云能遮日？红旗定在五洲扬。

现在，正在收听周总理的报告，此刻心情特别激动、感慨。

总理说：我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致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完了二十年的战斗历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今后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

红色电波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心和我紧紧地连在一起。

10月1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我欲因之梦北京，天安门上尽朝晖。

上午，大家围坐半导体旁，收听了林彪副主席的国庆讲话和北京几十万人的游行。当听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走上天安门城楼时，大家喜形于色，情不自禁欢呼起来，都极力想象着此时天安门的情景。毛主席一定在向群众招手，也向我们驻守在天涯海角的兵团战士招手。此时，亿万人民的心都飞向天安门城楼，不知多少人也同我们一样趴在收音机旁……

下午，食堂会餐，做了七、八样菜，有鱼、肉，我喝了不少酒，近几日心情一直不顺畅，喝酒抒志解愁。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志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抓时间给家里、克平、小勇、韩然写了信。没能去六连聚会。和钟泽琰哥哥谈了谈，他读书很多，还谈得来。

10月3日

经过两天奋斗，谷子全部割完。

收到王小勇来信，他已去过我家，和我妈妈谈过话。也去钟、姬家。

10月5日

整党工作组前天进连，现开始整党。钟泽琰、孙俊堂进整党小组。也确实该整顿一下，把党整顿好，建设成为一个战斗指挥部，带领全连战士与天、地、人斗。如果苏修打进来，坚决把他消灭。

我现唯一的希望就是打仗。

10月6日

晚上开了整党动员大会，工作组长王美东讲了话，主要讲的是为什么要整，从三个方面谈的：1、是时代的要求，2、是战备的要求，3、是现实的要求。

又成立批判组，有李岳林、王端阳、姜配媛……晚上又碰了头，我也把自己看法谈了谈。也应该好好搞一下，写出几篇有分量的文章。我准备先写一个给连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主要是政治不强，不会做政治工作。

10月7日

今天收到王小勇和廖晓淇的来信。王小勇去赵武成家看到不少文件，知道不少消息，看后心里格外振奋，这里太闭塞了。赵武成现是市革委核心组成员，这次带天津300余人去北京，上了天安门。从报上看到。信中讲：“形势日益紧张，前一阵，我新疆部队扣围了侵入我边疆的苏修机械化部队，据说上万人。柯西金立即来我国（说是路径，其实不然），和总理会谈，会议非常坦率。他提出要放部队，总理问你们的部队怎么叫我们扣住了。他答不出。总理说，有条件，要在《真理报》上承认是侵略；要打白旗，把武器留下；答应一条便可出境。柯西金还说：虽然我们在边境上发生冲突，但我们苏联不准备同中国发生战争……总理回答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们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多会儿来，多会儿打……几天后，北京召开群众大会，谢副总理在大会上讲，要做好战争准备，不要听信苏修柯西金两面派的鬼话。现在，在外蒙苏修有六个导弹基地，一百多核弹头，对准了天津、北京、集宁等城市和县镇，内蒙形势比我们那里紧张的多。内蒙前一阵修一条大战备公路，主席讲，你们纯粹是给苏修修的，已停工。内蒙无险可守，较好突破，那里已修建了大批工程（地下）……大批部队调到内蒙，4800部队的几个师也去了，天津也去了不少，咱校支左的郝政委，那天在街上碰上了，他也调到内蒙了。”

廖晓淇在小白干得不错，信很谦虚，但看出他在艰苦奋斗。正如信中所说：“下乡一年，我的进步不大，问题不少，教训、经验不少，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正在痛苦地进行中。”廖

和我共处已八、九年之久，特别是在运动中，一起走南闯北。他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在政治上比我强，不论出现什么波折、压力，他总是坚定向前的，而我则要摇摆一阵。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他们俩的信，给我又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激励着我要永远向前！向前！拼命向前！只要不倒下，就要向前！

百感交集于笔端，激情磅礴于心田，我要驾长风，走遍万里江山。

此月开始，我又增订了《文汇报》，加上小钟的《黑龙江日报》，已有三种。政治学习大有保证。

10月8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苏将要举行副部长级会议。但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我还是希望打。

下午与李岳林整理党史材料。我的历史知识很差。

10月9日

今天把党史用大字报的形式出去。晚上在排里也讲了。通过这一天半的整理，实际上是一个学习。

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总结了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晶，是用无数血的教训换来的，代价是很高的。现在看起来，有时不理解，只认为是一般的话，那样，走到歪路上，又要失败、流血。

10月10日

黑龙江上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首届讲用会在哈尔滨闭幕，潘复生还到会讲话。报上有一篇文章批判“读书无用论”。认为读书无用的人有几种：1、认为读了不少书，到农村当

个土农工，有什么用呢。读书为了当官，出人头地，扬宗耀祖，成名成家，当达不到他的目的时，就认为没用了。这是“读书做官论”在另一种形式下的反映。2、胸无大志，没有革命理想，革命意志衰退，混日子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今收到爸爸、妈妈来信和一本精装小语录。爸给我提出四点很严厉的要求。

10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发表声明，指出如果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外交部文件也很有分量。咱国是理直气壮，又够老修受的。

史效勇从津回来，讲了不少情况。

10月15日

收到王小勇来信，不错。他在津拜访不少老前辈，取得不少好经验。

下午陈贵祥找到我，说爸爸给团里去了封信，团转到营，又转到连，只要关于我成分问题，现已解决。过去没参加战备排，现不扩大，叫我去独立营。我不同意，还是准备到野战部队去。

10月16日

目前整党运动已到短兵相接阶段。但有些人不敢刺刀见红，一遇到关键问题时就有意回避。就在新战友中也有很多顾虑，怕揭不开，以后被打击报复。

主席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实际上我连党支部内的矛盾，就是我连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而且这里还有宗派之间的派性斗争。过去一个人到这里，如果不依附一派势力，而坚持党性原则，就无容身之地。这个斗争一直没解决，几次交锋，后来就不了了之。现在敢不敢揭开这个盖子，把问题弄清楚，关系到这次整党的命运，搞不好，就要走过场。现在就要敢捅马蜂窝，把

原则问题弄清，谁是谁非，然后各自收各自的摊，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团结到党性原则立场上来，这样才能使党支部形成一个团结的、革命的指挥部，才能做到五个统一。

10月17日

上午，激于义愤，写了篇批判文《从对知识青年的再教育看我连新领导班子的政治工作》。

下一步大批判如何进展，心中无数，和工作组老王谈了谈。下午他们开了会，决定明天晚上开个批判会，主要讲突出政治和团结问题。我看这次整党，主要是思想上吐故纳新，而且主要是指导员、连长思想上的吐故纳新，使他们能够知道过去哪些干的不对，今后如何走突出政治的道路。因此看来，大批判是十分重要的，真正的破，真正的立。

晚上，工作组老陈、小钟、小李、我等一些人在队部谈论突出政治问题，老陈提出很多具体问题，问怎么就叫突出政治了，怎么就叫没突出政治。大家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我只是从理论上知道一点，没有实践经验，因而很难说服别人。从谈话中看出有不少人对突出政治、政治和生产、业务的关系还有不少模糊认识，但是大家都以积极态度去探讨、研究，大家都觉得要走政治建军的道路，过去那条路走不通了。有了这点精神，就有了一切。

老韦就说：“突出完了政治，咱还得干。”许连长说：“让我突出政治学一天可以，可事情还得去干。”他们把政治和生产对立起来，还不懂什么是突出政治，认为单纯学习就是突出政治。林副主席讲的好：突出政治，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回答和解决问题。一件事发生了，你用主席思想回答和解决了，这就叫突出政治了。

10月29日

已十余天没写日记了，这几天连里变化很大，简单说一下：

整党转到给干部鉴定，陈、李作了斗私批修，大家对他们进行了诚恳、热心的批评和

帮助。李富有点受不了，出汗了。这样才能触及灵魂，对他改正错误有益处。我写了份入党申请书，要求党组织在对苏修的战斗中考验自己，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来实现自己的誓言和理想。如果我牺牲了，只有一个要求，追认我为中国共产党员。

收到朱凤瀚、廖晓淇、王小勇、庆友等人来信。朱信谈到对社会改造，同旧习惯势力斗争问题。廖则强调自身思想改造。我没时间给他们回信，回信是要费一番心思的。

最近，27日开始投入大兴水利的歼灭战。排与排展开竞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火朝天、生龙活虎的局面。第一天每人平均40余米，第二天就平均80多米。我们和战备排相争最凶，不相上下。

这次兴修水利，有几种活思想。有人认为5师是兵团的后方，55团又是5师的后方，这一次大兴水利，地整好了，就种地吧，枪也不发，打仗没咱的份。有人认为，现战备很紧，火药味很浓了，快发枪训练吧，不安心修水利，总想上前方。这两种思想，都是没有正确处理打仗和修水利的辩证关系，都犯了片面性。我的看法是：首先要看清形势，中苏之战是必然要打的，现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或早一年晚一年的问题，但思想上必须准备他明天就搞突然袭击，这样才能有备无患，使自己既有优势，又有主动。这次中苏副部长级会谈，并不意味着缓和了矛盾，而是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去揭露他的侵略本质，教育世界上、特别是苏联的广大人民，把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苏修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一丝一毫也不会改变的，有苏修存在一天，就有战争的可能。实际上，他也是准备了两手，在谈判同时，在中蒙边界增兵……他现完全同解放战争初期国共谈判时的蒋介石一样。这点一定要认识清楚，我们做一切工作都要从这点出发、考虑。

在战争前夕干些什么呢？战前，是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的，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得多一些，做得好一些，做得快一些，这样，战争一爆发，就可以更主动地打击敌人。过去打一个小仗，战前就要准备干粮、子弹，要挖战壕……这次战争，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斗，世界人民将起来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伟大的革命战争。这样一个战争前夕，怎能不充分准备呢？现在我们兴建水利，就是要

种 50 万亩水稻，打 2 亿斤粮食，养 40 万军队。这里面有政治，有战争。战备包括两方面，一是精神的，这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另一个就是物质方面的，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二者又是对立的统一，缺一不可，缺了一个，另一个也就不存在了。现在手拿锄把兴水利，准备明天去杀敌。从另一层意思上讲，兴水利是艰苦的任务，可以在艰苦中培养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培养敢打敢拼、能强攻、能死守的顽强作风。战争一来，就可以马上奔赴战场。

我在排里也表了决心，在铁锹把上刻下四个大字：准备打仗！

10月30日

收到爸爸来信，对我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看后脸上发烧。主要几件事：1、不给照相机，说我自命不凡，脱离群众。2、不许喝酒，应视喝酒为禁忌。3、认清战争形势，从中央某首长讲形势中提到：美国极力挑动苏中开战，打得两败俱伤，他好在一边渔人得利。4、绝对不允许收听苏修电台，一定要认清苏修反动本质。

现学习很不踏实，只是浏览。

10月31日

今下雪，这是今年头一场雪。天气骤冷。

土冻，劳动效率越来越低。

明天食堂改吃买伙，拉倒车，可又无可奈何。

11月1日

最近整党工作无所大进展，只是做了两个辅导报告，学习新党章。我写了点心得体会。

下午出了黑板报：《厉兵秣马，准备打仗》。

晚上收到克平来信。他又见到袁副师长，袁副师长问到我，克平告诉他我在 3 营 20 连。

他说前几天来过，二十八方是个好地方，以后要开垦。没有见到我。妈妈给克平买了个八管半导体，让吴东旭给带了回来。

打仗的念头越来越强，见到袁副师长，一定再次要求让我到边境去，到前方去。

大衣发下，我在上面写下八个大字：誓与苏修血战到底！

11月3日

晚上王小勇、张新昌回连。刘明原也来。廖晓淇也从山上回来，现去7连，明天来这里。带来不少情况。明天再细谈。

11月4日

今等廖一天，未见其来。我半导体2日上午丢失，至今下落不明，心里也有点焦急。

近来想法颇多，主要还是一个“打”字。希望明天就同苏修打起来，马上上前方。现在从各方面进行准备。整党后，我要系统学习党史，学四卷。同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我想准备一个笔记本，找一些人，轮流把自己接受再教育的实际体会和发现的问题写上，短小精悍，鲜明泼辣，这样大家互相交流思想，探索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物质上，我准备好打仗用的一切东西，如皮手套、帽子、大头鞋之类。

现在北京、天津口号是：“加快步伐，准备打仗”，“用小跑完成战备工作”，形势颇紧。据说苏联在外蒙驻兵已有80多个师，100多核弹头，图兹涅佐夫是何许人也？从古巴撤导弹是他干的，占领捷克又是他亲自去策划，这次又来中国。美国两次世界大战都占了便宜，可在朝鲜、越南吃了亏，他力主中苏打仗，到两虎俱伤时，他又从中渔利。苏修也看到这一步棋，中国更是有准备，现是三足鼎立。中国是准备几面作战的。据说我们有个口号：“死守集宁”。中蒙边界，中国无险可守，正适应其现代化武器，如攻下集宁，再拿下张家口，就要居高临下，直接威胁北京。目前战局莫测，千变万化。

我现在的口号是：用快跑准备打仗。

11月5日

昨夜上吐下泻，肚子痛，请了病假，睡一上午。

中午廖晓淇来。老友相见，格外亲。他在山里干的不错。他说，现李树暄调走，教导员也极力解决矛盾，咱们就应好好干了，不要再想别的。

天津一些战友都进步很大，这次很多同学都来到北京。十六中革底的一个贾XX上了天安门，任学明、贾回峰到北京观礼。许克俭、刘中友等参加阅兵……过去同窗战友，现已遍及全国各地，都在发奋图强，更激励着我们要拼命向前。

天南海北，边风塞曲，谈了不少。

11月6日

上午小关来，紧接着八戒也来，他姐姐从山西来这里看望连和，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照了几张相，吃过午饭方散。

收到庆友寄来的一些书、材料。

形势越来越好，下一步自己该如何踏实工作了。

11月7日

上午与谭先去21连，之后去2营营部，遇到王哲明、于小勉诸人。之后谭去找帅小民、侯可威，我去1营找我弟弟。还遇到陈刚和林纳的二儿子。回来在2营又遇到谭和王、田中人。和谭一起回来。连和也来我连，晚又回20连，找八戒姐姐。他姐姐想转过来，叫王、谭帮助一下。

11月8日

这几天思想起伏很大，私字又膨胀。主要又是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又在捣乱。听

到过去一些战友这次到北京参加观礼，看到人家名誉，自己名利思想也冒出来，总想出人头地。我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在这干一辈子、当一辈子普通农民的决心？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总想回避，可又回避不了，因而心里空虚。我确实总是有一种想出去的思想，不甘心于一辈子，改造几年之后再出去。几年的“苦”还能吃，这个“苦”实质上同“十年寒窗苦”是一样的，都是为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暂时吃点苦，这种“苦”与主席讲的一不怕苦的苦是截然不同的。苦也有阶级性，看你为哪个阶级服务。有了这种思想，工作中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有一点挫折就左右摇摆，别人晋升了，就考虑为什么不提拔我，别人调工作了，也考虑为什么不调我，有时自己也不想去，总考虑领导对自己信任不信任，而不是全心全意完成好工作。这种思想的根源就是私字，是小资产阶级投机性、摇摆性、个人主义。戴上了私字的眼镜，一切从自我出发。

我父亲同王、张几次谈话中都提到你们有没有在农村一辈子的决心，甚至下一代到几代。为什么你们就那么高贵，就得当官，就得治人，就得到城市来？要下决心，在农村艰苦奋斗一辈子。

袁副师长也说一定有当个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要太狂了，不要自命不凡。自己能当个好战士，就不错了。

11月10日

上午王小勇去营部找教导员，谈了两个小时。徐跟他讲：“你们不要背包袱，群众、指导员对你们反映很好，师首长对你们也很关心，上次还问到你们。李调走了，为啥你们也知道，不过不要宣传。组织战备排时，我孩子病了，回团，怕出事，还与李打了招呼，可他不听，胡永林又说不过他。我回来知道后，马上找你，可你已经走了。现回来了也不要背包袱。以后给你找个领导工作，不要怕做领导工作。”

11月14日

晚上突然叫我去队部开会，开始我不明白，以为研究点问题，可别人向我直投眼色，开玩笑。这才明白，原来是申请入党的人开会。我脸一下红了。全连知识青年中，就我一个人写了申请书，真是不自知之明。在会上真是坐如针毡，把大帽子一直压在眼上。会上我第一个发了言，我说我还远不够一个党员标准，写申请书就是希望党组织帮助、表决心，同时在申请书上我也对自己进行了解剖，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我是一个知识青年，虽然来农场已经一年了，但是我感到再教育还刚刚开始，自己在思想感情、阶级立场上同贫下中农还差得很远，很远。这次纳新应该首先把工人、贫下中农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这是个方向问题。我还有三大弱点，不够有关共产党员的标准。

1、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接受新事物快，但没有毅力。比如上次搞士兵委员会，搞种菜、养猪、食堂工作时，开始很狂热，决心也下了很大，但一遇挫折就灰心，摇摆起来，比起韦有山差远了。最后工作半途而废。

2、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够。自己家庭生活条件高，每月钱也不用往家寄，因此大手大脚，衣服破了，差不多就撕了，而贫下中农却是补了又补。开始我总认为是小节，没关系，实质上，这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没有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也不可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过去那一套，完全是个大少爷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记得钉猪圈，老孙头起钉子的事，就更说明这点。贫下中农是没钱买衣服吗？不是的，艰苦奋斗、发愤图强、自力更生是他们的阶级本质。这一点也没接受好再教育。

3、学风问题：对连领导提意见，开大会时理论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具体也不会干，不去干。连里分配做报道员工作，应该帮助指导员工作，抓连队的活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工作，鼓舞士气，树立正气，打击歪风，这本身就是突出政治，做政治工作，但是自己不去做，光教训连长应该怎么怎么去做。工作中也很不主动，有时指导员叫写篇文章，给半天时间，这才写，也不注意实效，这实质上是一个雇佣革命的思想。主席思想你学多少，不看嘴上讲得如何好，而看你在实践中能用多少。

我们还年轻，还需要锻炼。

11月15日

上午，19连的姜秀英来连传达师部政工会议精神、岳副主任报告。主要是创四好连队问题。在兵团能不能创四好？能，一定得创，走政治建军的道路。这个会的主要精神是抓纲定向。抓创四好连队之纲，定走古田会议道路之向。整党下一步同创四好结合起来。老陈、老王去团开会，恐怕也是这个精神。

11月19日

上午去营部开报导员会议。开始都对我们批评，后我谈了我连的积极因素。虽然工作没展开，但有失败的教训，有今后的决心，并把初步打算谈了。营出两名去参加团召开的报导工作积极分子大会，最后把我选上。我推托半天，还是我。真是笑话。不过去就去，学点先进经验，把适合我连情况的带回来，把连队工作搞好。

11月20日

上午，老陈召集党委和正排长开了个会，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叫我也参加了。我把报导工作今后的打算也谈了。

下午写了个总结，题为《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哨兵》，准备明天交上去。

11月21日

中午，干着活，忽然我弟弟来找我。我带他到连里来看看，又一起谈了谈。因是走着来的，又要今日赶回，只待了几个小时，就把他送回去。

要走了，报导工作布置了一下，交给李岳林。

上午李永春忆了苦，讲了过去三次被抓劳工，对大家教益极大。对这次施工有推动作用。

这次我连完成任务名列全营第二。徐教导员说20连是蔫拱上来的，宣传工作没有跟上，是个大缺点。

上午又举办了个骨干学习班，这对调动骨干积极因素、带动全连有好作用。今后还要召集知识青年开会，还要开讲用会，这些都是新气象，应认真总结一下。

战备排出现一些问题，有人请了事假，xx就说：“你怎么不请病假？”徐成海在大会上讲了：“这是资产阶级小精人。”前一阵也出现了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现象。连队抓了教育，有转变。

11月24日

下午到团报到。见到老姬、刘宝，又遇到李小兵，一起去8营3连，他们在那里修水利。见到赵冀生、王尧、盛家麟诸人。这次纳新，群众评议，同意赵冀生，可他自己却不写申请，他说还要再锻炼锻炼。现是个干部，就束缚得更厉害了。老牛写了申请，不过群众不大同意。杨保和、李贵森支部通过。

李、盛又在攻书，脸不洗，被不叠，致力于文学上。应有抱负。方向对，还要意志坚，方能成大事。我又写了首诗赠之：

夜阑星稀话雄图， 欲达此志奋读书。

摘章引句非世儒？ 胸有时代英雄谱。

11月25日

上午副政委作了报告，下午忆苦。中午在团部门口遇到老陈，他和胡永林、陈中有准备去师部开政工会议，估计主要是创四好连队、突出政治的学习班。现大有必要对连、营基层干部进行毛主席建军路线的教育。陈临走，给我布置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帮助许成海抓四好连队。钟、陈、李可能去整党。陈有意培养钟。

工作组要走，纳新一个没有，说学习新党章不够，还要考验一个时期。

吃完晚饭，在招待所遇到了袁副师长。我正啃着一个面包，师长问：你还没吃饭？我说吃过了，看到有面包，又买了一个。师长投过责备的眼光。师长拉我到传达室坐下，交谈起来。从修水利，一直到个人，无所不问，也无所不知，我连的一些情况，我们一中这伙人的一些情况，他都很了解。当我谈到李小兵、盛家麟、王尧等再看些古诗词时，他感到很惊讶，低头思考着什么，说，这可不行呀！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冲到我们机关，当时我们一个同志正在北京。这些大学生一会儿提马克思、列宁怎么说，讲些大道理。当时我们那个同志就对他说：你光说马恩列斯怎么怎么说的，这么半天可就没听你们说一句毛主席怎么说的。毛主席教导要斗私批修，你们查查，马恩列斯哪本书里有？你们就是不斗私批修，好，现在给你们办个学习班。就是这个问题，林副主席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林副主席讲的话也很好，对主席思想解释得很清楚，学习林副主席的书，对掌握毛泽东思想也是条捷径。你们要多学正面的东西，那些书不是不可以看，要有主次。

当我谈到我们被压了一年时，师长笑笑：那没什么，第一批值班分队没参加，还有第二批呢。我说李XX已调走，现好多了，徐兴芳水平挺高。师长说：我看了他几首黑诗，有水平。他过去还是个县长。我说：可以说是个“黑秀才”了。师长笑了笑。我又把我营吹了吹，说在全团可名列前茅了。师长说：你营工作不实，上次说15日完成，我们的参谋长笑了笑。这次又说5日完成，我说月底能完成就不错。你们连修了个大马号，为什么马还在外面冻着？你们青年人要想办法。我说关键在领导，他不说不说我们也没法干。师长说：还靠你们年轻人自己搞，要自力更生。你回去说一下，一定要保证今冬马能住到屋里去。

我也谈了我的一些情况，说现就我们落后了。师长看着我：那可不能这么说。又说：你们一中的我很担心，要遵守纪律。这次中央还把大权交给兵团，有捣乱的枪毙几个。不是吓唬你们。

师长又谈到我弟弟，说上次在工地见到了他，他锻炼得很好，很壮，比你健康。他拉过我的手，握了握说：你手不行，像个女孩子的手，还没锻炼好呀！你看我的手，你还不

如我呢。我和你弟弟一握手，就感到很有力，很粗，小伙子不错。听指导员反映，还不错。他们指导员就是生硬一些，管法不当，群众提出来，对他教育很大。不过你们这些捣乱鬼也得严加管教。我向师长保证：下次再见面，手一定要磨出来。不过，我干活还可以。

师长还讲了林副主席一件事：在井冈山时，一次打仗，敌人突然从侧面冲上来，一时人还调不上来。这时主席想，此时如果有一个营从这面打上去，就会胜利了。正想着，突然一个营横插进去，把敌人打退。主席当时就想，这个指挥员是谁？战役结束后，主席一打听，是林彪同志。以后主席提出个原则：要打没有命令的胜仗。这是古今中外兵法书上从所未有的。中国军事是很有名的。

11月25日

今天开始小组讲用。

中午，和姬、刘海阔天空谈了一中午，主要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以后报上一定会有争论的。

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很动听，完美无瑕，可一拿到实际中去，却行不通。

11月26日

今天组讲用。下午会结束。此次学到一些好经验，主要还是回去好好搞。

11月27日

上午离团，回营，又坐马车回连。

收到爸爸、妈妈来信。爸爸已恢复组织生活，又调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农联盟搞整党。真是振奋人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在去前到北京住了两天。他工资也全部补发，他准备一多半交党费，剩下给这几个下乡的知识青年买点东西。

听说全国大征兵，我得想办法去，我们家总得有个当兵的才行。

11月29日

钟泽榕、陈兰、李富去团学习，准备整党。

11月30日

收到廖晓淇、王新锦来信。

12月1日

三清运动开始全面铺开。过去农场总是赔钱，刚来还不信，有那么现代化的机械，还赔钱？现在明白了不少，就是过去那种旧办厂路线就是个败家子路线，作风是大少爷作风。一赔就是几百万，不以为然。农业社说咱们是“铁饭碗”，“黄豆收一吨，老仓子得收两吨”，难道这就是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吗？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必须随之而变，必须相适应，不适应就会破坏（当然最终还会被历史所淘汰）。和其相适应的是公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穷棒子精神，是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那种私字，或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狭隘的所谓集体主义，损公肥己，公私溶化，是与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小家庭相适应的，可以把小家庭搞得很美满，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是搞两极分化，本质上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如投机倒把，尔虞我诈，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还不都是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吗？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败家子，败无产阶级的家，败无产阶级专政的家，败新风尚、公字思想的家。比如去年挖土豆。

12月2日

这几天改变计划，每天早睡，早晨早起，四点起，4：30—5：30可以学习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并和小孔结成一个学习小组，可以学哲学，学俄语。

12月4日

连里又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现抽出来集中搞一下，准备12·26。让我总负责，抓一下思想工作。我是不想搞这个。但还得搞好。

12月6日

早晨，同姬立占谈了谈机务存在的一些问题。开始总以为没什么，我说你是已经陷了进去，熟视而无睹，不以为然了。就拿去农业社支援一事，饭钱没交吧。他说：“我开始也是准备交的，看他们，师傅都不吱声，一个学员又怎好开口。他们说历年的规矩都是如此。”

“其实这就是你的转变，开始看不惯，后来就习以为常，认为合情合理了，这就是向旧的习惯势力低了头。这也是思想感情的变化，到了机务，就总觉得比农工高一头了，特别是有了一些技术，开始脱离群众。上次机务一些人，又利用职务之便，开高机给自己拉土豆，还有理，说队里没给解决，还不许自己想办法。这个，你们看来有理，广大群众看来不合理，如果都这么干的话，大会战谁来搞。你为什么想的同广大群众不一样，这就是感情发生了变化。你去农业社支援，人家好酒好肉招待，还不要钱，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国家把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像东方红、康拜因、高机之类）交给了你们，你们掌握了这些东西，应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服务，不能作为假公济私的工具，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油门一踩，方向盘一握，应该考虑往哪条路上开呢？”他说：“我也知道自己变了，进机务后，没有很好地学习主席著作，但这不在我，我一个学员也无能为力……”这在领导，连里对机务抓得不紧，机务排排长又同政治工作顶牛，以权威自居，搞成个独立王国。在内部，又打又拉……思想工作并没有完，从认识到转变还要有个过程。

12月7日

用了五个早晨的时间，把《实践论》精读了两遍，道理上有点懂了，但是和具体实践

没有挂上钩，没有解决自己实际生活主的问题。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本身就是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伟大壮举，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接班人的伟大实践，但是你如果不自觉地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就只能成为被大革命的风暴卷进革命阵营中的无产阶级同路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自己的哪些思想、感情、行动是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认识社会的发展，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

整团运动开始。过去有个青年团组织，后团中央烂了，受了刘少奇反动路线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团组织不能起到青年先锋队的作用，因而瘫痪了。但是广大团员起来造了反，和其他广大革命青少年成立了崭新的组织“红卫兵”，红卫兵一出现，就震撼了世界。现在，也必须有一个先进的青少年组织，把青年组织起来，发挥她的生力军作用。

中午，邓素娟突然来找我。对她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12月8日

《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和金训华同志的日记。金训华同志所遇到的问题我全遇到了，可就是没有像金训华同志那样用毛泽东思想、用新党章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今后一定像他那样，每走一步路，看是否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去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立即变成几百万知识青年离开大城市到边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伟大革命壮举。一年多来，这个伟大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涌现出很多像金训华、金学合、黄山十二烈士等英雄人物。我们来东北也一年多了，也应该以金训华为榜样，认真总结一下自己一年多的经验和教训。我向连长也提建议，于12月21日那天，召开一个讲用会，用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下所取得的成绩，庆祝主席指示发表一周年。连里采用了，下面还要做好工作。一定要筹备好，通过这次讲用会，掀起一个高潮。

金训华于7月28日日记中写道：“我是个通讯员，必须大力宣传自己周围的英雄事迹。”看了他的话，我也很脸红。我是连里的报导员，可是对连里的好人好事总是看不到，不愿写。我排许立华，这十几天来表现很突出。贫下中农因公摔伤，面部青肿，不能行动，几天不能上班。她和其他几个同学就去他家看望，帮助打水、背柴、做饭，有时午饭没吃就先想到他。这些事不应宣传吗？不是，就是因为自己对工作不负责。实际上宣传她们的英雄事迹，对自己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为什么我就没去，甚至连想都没想到，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自己应拿起笔来战斗！

今天中午，报导员开会时，小潘、小陈诸人尖锐地给我提出，说我眼光太高，只想干大事，不愿做小事。给你个连长干干吧！这话对我刺激很大，脸上发烧。这句话也确实打中了我的要害。总以为自己了不起，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这实质上就是知识分子在翘尾巴，是下乡做官论的表现。究竟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呢？嘴上也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实际上总把自己放在贫下中农之上，这样，早晚是要摔跤子的。同志们敲响了警钟，我应引起注意，坚决改正。

晚上收到爸爸来信，也提及此事。说你们地位虽然变了，李营长虽然走了，但并不意味着你们就都对了，不要忘乎所以。“你们应该认真总结自己的前一段言行，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毛主席指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都不会转化。”

“条件在今天就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今天谁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谁就会走到反面上去。你们如果因李的调动，而认为自己过去都对了，因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也会走到反面去！所以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这一个时期，从思想上特别“狂”、“傲”、自命不凡，这一点，爸爸是把我看透了。还要认真总结一下，狠斗私字。

12月9日

上午休息时，宣传队开了个会。大家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主要是对工作不负责任，能推就推，样子像抓，实际上没抓，光给人家做工作了，可自己不给自己做工作。金红举了几个例子：一是头一天天天读时，人来的不全，这时有人思想有点波动，说第一天人来不齐，那以后没法搞。这时我说：“没关系，搞不出节目，来个大合唱也行。”这实际上就是散布悲观情绪，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同志们马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果抱这态度，那还搞什么？人没来，我们要给他去做工作，应采取积极态度，搞好这次汇演。还有一次晚上排《牧舞》，大家正排得起劲，我一看表，快八点了，就叫停下，散了。当时大家劲很高，主要是我困了，想回去睡觉了，对大家积极性又是个打击。梁迎秋提出，我遇事就推，好几次到点了，他叫我快去，我总是拖，没关系，他们还没来，再等一会儿。

大家提得很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这次汇演，从一开始我就是不重视的，我也总说我对这方面没兴趣，也从未搞过。后大家把我推为负责人，我就能推就推，借口我什么也不会，把责任、工作全推给峥嵘、倪长香、梁迎秋等人。排练时也总找借口不去。以后，要抓起来，错了，知道了就坚决改正。

时间有冲突，每天晚上还要整团，大家都积极要求参加，这是好的，应该支持。但时间怎么办呢？我很发愁，但是同大家一商量，一下子就解决了。主要是我太不相信群众，大家积极因素一调动起来，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大家提出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短的就学歌，长的就抓紧排，中午休息时间，晚上开完会再排一个小时。他们说，为了宣传主席思想，庆祝毛主席76周岁，就是整夜排也没意见。晚上，一直排到九点半，大家政治热情很好，为照顾大家休息，我又拨了“凉水”，结束回去休息。

昨天扛麻袋，开始有点害怕，180多斤，压坏身体怎么办？思想苗头刚一闪，就听到老战友说：怕什么，“兆里”一个，压不坏，不要怕压重担。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们干革命，还怕挑重担？！我大声说了一句：“好，来一个！”虽然开始扛不好，但也没什么了不起，锻炼一下就行了，越不锻炼、越害怕越完蛋。

XXX 要买帽子，买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买来，有一个老战友很热心地说：5 队不是有吗？另一个说：三元钱一顶的她们的脑袋戴不了。为什么戴不了？为什么贫下中农的脑袋能戴，而我们则戴不了？你的脑袋就比贫下中农的高贵？不是脑袋不一样，而是里面的思想不一样，和贫下中农还有差距。有人认为自己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我看不是差不多，而是在思想感情上还差得远呢。

12月12日

今收到王谦来信，情调低沉。不过还是有锐气和志气的，只是对社会看法在思想上有片面性，是小资的一种通病。

12月13日

这几天很紧张，很多要干的事、要看的书都没时间去干、去读。走上工作岗位确实和学校不一样，时间成为最最珍贵的东西，我好像更懂了生命的意义，哪怕是一分一秒，我也看得贵如黄金，抓紧起来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本来生命就是有限的，毛主席给我的思想是无限的，已经无法报答，如果再虚度年华，玩世不恭，那就更对不起毛主席了。为了毛主席，为了解放全人类，我要像鲁迅那样用小跑跑完自己的一生。哪怕是被旧的习惯势力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拼命向前！

许世友说得好：活着做毛主席的人，死了也要当毛主席的鬼。

12月14日

为革命吃苦，虽苦犹甜。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向金训华同志学习，“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

当你把生命完全心甘情愿地献给毛主席时，你就更感到生命的意义和珍贵。这时已不是你个人的了，而是属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了，活着，就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拼命

奋斗，如果需要牺牲，就毫不犹豫地为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这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这种珍贵，是同刘少奇的活命哲学、为了保存自己的狗命而牺牲革命利益的“钟爱自己”根本对立的。前者的珍贵，认为生命不是个人私有财产，而是属于革命事业的，因而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浪费，都要为革命而工作。后者则是珍爱自己的狗命，不惜出卖革命事业。

12月16日

看清了历史的方向，就一直走下去，其它是没有出路的。作旧世界的叛逆者和批判者，作新社会的开拓者和歌者。

主席讲检验客观真理的标准只有社会实践。别人看你是不是革命的，不光看你说得如何慷慨激昂，主要是看你的行动是不是符合主席思想。现在对我来说，主要三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誓言。只有实践才最有说服力。

上午又读了杜永春关于珍宝岛战斗的报告。英雄们以自己的实践证明用了毛泽东思想、用革命化、用两不怕精神能够打败苏修的现代化。特别是陈绍光烈士，平时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战士，真是个好带兵的人。如果全国基层单位都有个陈绍光式的副连长，那我们的事业就好办多了。

12月18日

和张家龙闲谈。他不想在食堂了，他说到农村来是接受再教育，应广泛地接触贫下中农。另外，还要干干农活，农活都没干过，不会干，那怎么能行。务农是本份。接着又谈到要广泛接触社会，增长知识，当“状元”并不一定有真才实学，应该最广泛地接触最下层社会，接触广大劳动人民，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张说，也不是当一个不闻政治、过一天算一天的、无所作为的老百姓……我说：咱们当一个继续革命的老百姓，说完，相视而笑

起来。

小分队出现很多问题，几个病倒，几个出思想问题，好几个在挖空心思写个人总结，很散。于是很多人产生了动摇、消极态度。这实质上也是小资摇摆性，没有毅力，看搞不出个名堂来就灰心泄气。这次演出是连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如果开始你没接受还好，你接下来，搞了一半又不搞了，那怎么能行，以后领导还怎么给你任务。现在是破釜沉舟，只有前进，不能后退，拼命也要把任务完成。

“士气可鼓而不可泄”，现在，大家在彷徨时，应该鼓舞大家看到光明，看到成绩，增强信心，鼓起干劲去完成任务，而不许任何人散布悲观、失望、消极情绪，这是一种瓦解剂，松懈人的干劲，打击人的情绪，宣扬失败主义，最后把事业连同自己一起付之流水。开始我是不想搞的，大家还批评了我。现在看到这种情况，我倒非要搞不可，信心和决心反而越来越大。要向英雄人物杨子荣和金训华学习，“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活着就要拼命干”。

要想干成某一件事，光有自己的决心和毅力还是不行的，还要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自己思想转变还好办，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就很不容易。很多工作失败，不少方向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没有“感动上帝”。要想“感动上帝”，一方面去说服，而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实践去感染。本来他就没有信心，你看别人不搞了，你也动摇起来不干了，那他更有理了：“我早看就不行。”如你坚持干，“每天挖山不止”，再加之说服，那总有一天会“感动上帝”的。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

所谓英雄，就是革命的思想同英雄的事迹的统一，革命的理论同伟大的实践的统一。没有这个统一，就不是一个英雄。我的“革命理论”可谓不少矣，而没有去认真、刻苦地实践，所以就还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有统一了，才能成为一个左派。这个矛盾就决定了我今后的方向，就是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取得最起码的知识。

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

12月19日

晚上，许连长给小分队讲了话，他的话很朴素，很生动，又很深刻。他把这次演出提高到继续革命的高度，他说这是党支部交给你们的任务，不光是叫你刨一天镐是任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上更重要的任务。如果“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那任务就一定能完成。确实，如果都真正认清了意义，群众齐心了，事情就好办了。我们这里大部分是知识青年，嘴上认识的比谁都漂亮，可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动摇的比谁都快。连长还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有人说咱们水平低，比不上师部的，就别演了。如果说你不如潘复生革命，那你就不革命了？还是要革命。我们水平不高，但要把饱满的政治热情演出来。同时这也是工农兵占领舞台问题，你不去占领，敌人不就又出来讲黑故事，散布黄色小说吗。其二。团结很重要，每一个节目都是集体的创作结果，不是某个人。过去演武松打虎，演完，人家都说武松怎么英雄，演武松的那个人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起了，演老虎的那人很憋气，一想，我武功也不是不好，下次再一演出，老虎真和武松打起来，武松过去几招就把虎打死，博得一片掌声，现在左打、右打也不死，坏了一台戏。看来团结很重要。根源还是个人名利、风头主义等私心作怪。

12月20日

一年多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最没有知识，“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而知识分子又往往总认为自己有知识，比工农高一头，这样就阻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年栽了一个跟头，懂得一个道理。这一个跟头栽得好，摔得老实点了。刚开始来时，虽然也是说与工农结合，彻底改变旧思想，但由于头脑里资思的顽固，总是表现出到工农去“猎奇”、“镀金”（这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性，这是质，虽然他也卷入历史潮流，但这内部的矛盾决定只是同路人，而不是彻底的革命者），想改造客观世界，干出一番成绩多，想自身思想革命化少，在行动上就表现出指手画脚，自命不凡，没有放下臭架子，俨然像一个高踞人上的“钦差大臣”。在思想感情上，就是看

不起贫下中农，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在思想方法上，则是主观片面，分不清主流和支流，对农村中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和自发势力、旧的习惯势力同贫下中农热爱社会主义、能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大的社会主义因素分不清，因而看不到贫下中农的本质，实质上就是否定了贫下中农，因而产生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情绪，也不清楚究竟向贫下中农学什么，怎么才叫与工农相结合了。别人都说你很“傲”，这样，把自己同贫下中农的位置摆错了，也就渐渐地脱离了贫下中农。这也就是摔了一个跟头。可能有人说，我也没看到你摔跟头呀！我说，我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摔了个跟头，是无形的，但起决定性作用的。

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同自己头脑里私字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斗的过程。从看不起，到看得起，从大臣到小学生，也是有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斗争转变过程的。举几个例子吧，实践最有说服力。

吃定伙时，我是极力赞成的，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际上我负责，也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大道理，什么符合兵团大方向啦……开始很狂热，也自认为凭我这么多理论、能力，这还不好搞。可一实践，不行，我学的那一套全用不上，不会用。自己遇到一些挫折和讥笑，也动摇起来。食堂制度的改革，也是一场斗争，这里面也有阶级斗争，公和私的斗争，也反映到人的思想中去，如果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搞不好，食堂工作也搞不好。这些知识在学校里没有讲过，是共产党员老韦师傅给我上了这节课。自己好像有知识，还学了两年半外文，真“神气”，可没有实际知识。别人说，看你好像挺行，实际上没什么本事，小资的狂热性，华而不实。这句话很刺激灵魂。

在实践中摔了跟头，才明白了一点，开始虚心点了，开始仔细观察贫下中农的优点来。食堂和群众产生了矛盾，我也觉得应该进行政治工作，可不会去做，是老韦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解决了矛盾。种菜，我叫不去人，急得我没办法，是老韦组织人去种……种菜是我提出来的，还从天津买来很多菜子，种下去，我不去管了，是老孙头勤勤恳恳地管理、栽培……这类事很多，这都说明自己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不彻底性，也知道自

已属老几了，贫下中农比我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再教育不是没什么可学的了，而是刚刚开始。今天，重新学习主席指示，感到很英明伟大，过去，主要是自己理解不了。“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主席的话伟大。不与工农结合，连棵白菜都种不成。

为革命吃苦，虽苦犹甜

刚到连队，我们就赶上脱黄豆，康拜因一动，被机器打碎的豆毛飞起几丈高，对面的人都看不清，一会儿，满脸都挂满了，分不清是谁。夜里零下20多度，一会儿衬衣就湿透了，休息时，袖口、领口又结上冰，真不是个滋味。当时我还说过：“累死你康拜因都不吭一声。”当时刚来，也知道应该进行锻炼，不能怕吃苦，当时几个贫下中农把住入口，还不让我上，我很受感动，就坚决上去，当二权手。因为干得比较好，还得到贫下中农的一些好评。当时有人就说：“新来的这几位天津人真能干。”我听了也很自得。这时，忽然有人问我：“如果革命需要你天天这样，你能行吗？”我听了一怔，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曾引起过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不敢去想，可又非想不可。如果吃一个月、两个月的苦，甚至吃一年、两年的苦，我还行，如果一辈子这样，岂非埋没了我……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也是在长期实践和痛苦地改造中逐步加以克服的。就到目前，也没完全解决，总是在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就冒头，但一出来，我还是能够抓住解决一下，不彻底，还需要今后党支部、贫下中农和同志们多多批评、帮助，我是感激不尽的。

下面谈一谈我的认识：

张新昌回津时，我父亲曾对他说过：“你们考虑没考虑你们要一辈子在那里扎根，甚至下一代或几代都要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可能再回到大城市里来了？”“你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不行，这不是旅行，以后还会回来，你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边疆干一辈子革命，为彻底埋葬帝修反，要一辈子艰苦奋斗，在需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话，又

引起我的反复深思。一年多的经历一幕一幕地又浮现在我的面前。这一年，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了一点收获，也吃了一些苦，一般的苦也不怕了，比起过去是好多了。但是艰苦奋斗一辈子的决心没下，这说明我吃苦的动机中还存在着问题。

“苦”和“死”一样，也是有阶级性的，看你为哪个阶级去吃苦。

过去上学时，我吃苦精神也不少，早上四、五点钟起来读外语，夜深人静，为着一道解析几何题，仍在苦思冥想，特别在升学考前，挺卖力气，这是为什么？不还是为了升大学，为了将来当个研究生，出人头地。历史上也有不少人，个人奋斗，为了成名成家，为了将来高官厚禄，衣锦还乡，也吃了不少苦头，但那是为了“我”字，为了将来不吃苦，成为高踞于人民头上的“显贵”和“精神贵族”。这是一种旧的习惯势力。刘少奇继承了这衣钵，提倡“吃小亏，占大便宜”，你先去种三、五年地，就可以当县长，直到中央委员。暂时吃点苦，将来还可升官。读书做官不成了，就可下乡镀金再做官。自己实际上就是受刘少奇修正主义流毒的影响，没有彻底肃清，在行动中总要顽强的表现自己。通过斗私批修，对“苦”的本质有了认识，就去掉了盲目性，增强了实践的自觉性。毛主席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实现世界一片红，必须有这种两不怕的精神。为革命吃苦，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色。革命就得吃苦，不吃苦，怎么革命呢。没有吃苦的精神，就会没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就会成为官老爷，就会走资道路。世界就是靠不怕苦的劳动人民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毛主席在对他侄子毛远新谈话中说：“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这句话很深刻（我理解不深）。

今春，五月，脱坯，人还穿棉衣，寒风刺骨，站在冻土上，脚一会儿就麻木了。你光说多脱些坯，可以盖起大马号，养好马，到时你不敢下去，能说你是一个革命者？！

割谷子，臂酸腰疼，你怕苦，不去割，谷子收不上来，不能支援世界革命，能算你是一个革命者？！

在战争年代，不能急行军、连续作战，怕苦怕死，经不起敌人严刑拷打，只能成为王连举式的叛徒。

所以要革命就不能怕吃苦。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的，革命者也是在残酷剧烈的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生产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能培养出坚强的战士。我们在和平环境，也应该自觉地找战争年代的苦吃，磨练自己的一颗红心。

遇到困难时，我就想为革命吃苦牺牲的英雄，用他们的形象激励自己克服困难。我开始尝到为革命吃苦的甜头，开始下决心在边疆干一辈子革命。以后还会出现反复，希望对我及时帮助。

苦和甜也是对立的统一。革命的辩证法认为，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就是最大的甜，但为了解放全人类，达到我们的美好理想，我们还要去吃苦。为革命吃苦，虽苦犹甜。

补：另外，我对苦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吃点粗粮就觉得苦了，不在大城市，到边疆来了，觉得苦，干活累一点，受点罪，也觉得苦了……究竟什么是苦，自己也不明白。这个问题是贫农老孙头给我上了一课。一次修猪圈，我从大库里领了两斤钉子，和老孙头一起修起来。这时我发现老孙头总是弯下腰去起旧钉子，然后砸直再用，我看很麻烦，就我这领来两斤新的，用都用不完，还用旧的干啥。当时老孙头说：“败家容易成家难呀！用旧的可以节约不少钉子呢。新的以后还可以干别的。”他就这么起了半斤多。从一个钉子，我发现我和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差得很远。过去烧水，老孙头每天两点钟就起来，我们起床后，总有两缸热水。食堂种菜时，总是看见他牵着老牛，整日在地里浇水，锄地。有一次我问他苦不苦时，他说：“现在的生活还叫苦？过去给地主扛大活时受的痛苦那就别提了。现在毛主席给我们带来了好生活，一想起过去，就是再苦我也不怕。”老孙头有个新旧社会的强烈对照，因而他最懂得社会主义，最懂苦和甜的含意。而我正缺乏这种阶级感情，所以把今日之甜也误认为是苦。

当一个继续革命的老百姓

由于十几年修正主义的教育，“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在我灵魂深处毒害很深，

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就要来一个恶性发作。比如：一起来的同学“晋升”了，或领导给他一些重要、光荣的任务，不是去看人家的优点，不看革命的需要，而是总想到为什么没有提拔我，他的能力还不如我，不服气，思想要起波动。到外面去，遇到一些老同学，有的是“部下”，有的入了党，当了连长，有的到团部、营部工作，见了面，人问到你现干什么，我说是普通一兵，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脸也有点发红。如此等等（这都是灵魂中见不得人的东西，大胆亮出来，有益于狠狠地斗和彻底地改）。

这说明我灵魂中的流毒还很深，个人名利思想还很重，争名誉，争地位，争出风头。这些都是剥削阶级“官贵民贱”的旧思想的残余，都是轻视工农兵的资产阶级旧思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必须同旧的传统观念实现最彻底的决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在批判了读书做官论后，又一度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连里出现一些问题，也不去关心，反正自己是个老百姓，有连、排干部。干部不管，我去管，找那份骂。这实质上就是做官不成，采取了消极态度。只有当官才能革命，不当官就不能革命了，这是一种政治庸人的逻辑。我们应该当一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能够继续革命的老百姓。

要想继续革命，还必须克服小资摇摆性。

要胸怀世界革命，做好本职工作。

用共产党员的高标准要求自己。

要继续革命必须同旧传统斗。

革命战士也同样肩负重任。

要继续革命必须准备打仗。

12月21日

今天是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下午，全连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连干部开来一个讲演会，很多知识青年谈了一年多的收获，贫下中农也谈了，对

知青很大鼓舞。

下午四点半克平来了。中午小钟回连。营直还批斗了吉成俊，拉拢腐蚀青年，写下流书信……

12月22日

目前，从报上、广播里看到和听到，使我感到：大批判的怒潮横扫一切旧的习惯势力，亿万人民正在同几千年来腐蚀、桎梏人思想的私字实行彻底的决裂。不论在什么方面，旧的腐朽正在被人所抛弃，一个新的风尚正在兴起。

如：几千年来都认为官贵民贱，人民群众是愚氓，那些统治者则是救世主，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的颠倒。现在正在被颠倒过来。不少干部摆脱它的桎梏，到农村去当一个普通五七战士。

总之，我感到世界在变，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并没有过去，她更深刻、更广泛、更猛烈地冲击着旧社会的根基，横扫着一切剥削阶级借以复燃的幽灵，破除着千百年来腐蚀、愚昧、麻痹人民思想的四旧。这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空前伟大的飞跃，比起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不知伟大多少倍，正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几十年以后，再回顾现在，就会更正确地评价她的历史地位了。

12月23日

张家龙从食堂下来，回到二排。中午我去“拜访”。大家又谈起“书”来，志同道合，都有强烈求知渴望，决定成立一个学哲学小组，仿效毛泽东同志在青少年时组织的“新民学会”，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研究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研究古典文学，研究军事和我国一些典型战例，探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并积极投入连队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从天下万物万事而学之”。身居20连，洞察五洲风云。大家又推选我为组长。我推

辞不过，尽力而为吧。

我们一致感到学习的必要，通过一年的实践，我们深刻感到知识不是用不了，无用武之地，而是大有可为，知识不够用，因而更感到时间之可贵，学习之必要，这是形势需要我们的，是阶级斗争的实践需要我们的，是革命需要我们的，同在学校盲目毫无方向的学习是根本不同的。大家还批了“读书无用论”，接受再教育乃在同工农结合中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之谓也，并非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单纯干活。我们应该开拓出自己的道路，成为新型的、有文化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用自己的实践，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意图。

意在 26 日主席生日成立“学会”。此“学会”只是一个群众自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组织，是完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之前，应该有一个“学会旨意”，明确目的、意义、方向。成员有王小勇、张家龙、张新昌、王端阳、林国静五人。

12月26日

今日是毛主席 76 寿辰。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宏伟志向，并为此奋斗一生。毛主席伟大！伟大！！

我看完李锐所著《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的革命活动》。此书记载了一些历史事实，有一定价值，对主席初期实践活动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要学习主席的伟大理论和学说，还要学习主席的伟大实践活动。

中午，“学习小组”正式成立，首先大家先讨论了成立学习小组的背景、旨意和必要，大家各抒己见，都深刻地感到我们要做毛泽东时代的新式农民，时代对我们要求很高，我们在劳动之余，应该更发奋地学习主席思想，以我们的行动，在连里树立一个好学风，让毛泽东思想永远占领 20 连这个阵地。接着订了一下学习计划。先学《改造我们的学习》，明确学习的目的和方法，然后再全面铺开。

晚上小分队演出，大食堂内很冷，也有零下 20 多度，可大家精神面貌很好，克服困难，完成演出任务，也受到群众的好评。之后开了个总结会，我先讲了讲：这也是一个实践。

当我们看到自己二十余天的辛苦劳动能够为工农兵服务，并为工农兵所欢迎时，我们感到极大的愉快。总结经验三点：1、把这次演出看成党支部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并提高到继续革命的高度来认识；2、掌握了思想教育，大家团结一致；3、大家发扬了英勇奋斗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排练出来。

12月27日

晚上开大批判会。我写了一篇，针对机务上的一些错误路线狠批一通，这还只是先触及一下某些人的灵魂。今后还要继续深入。一是发动机务里的人自己起来革命。目前像柳亭林、马国仁等党团员已经站在第一线揭发问题，但一些中间人物还在彷徨。赵某手法甚劣，他不是去做政治工作，改造人的私心，而是利用私心，给他们一些既得利益，拉在自己周围，对那些不湿鞋的则排斥打击，不择手段。我在里面还指出：“奉劝那些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热衷于搞独立王国的人，还是放老实些，赶快痛改前非，不要自作聪明，弃旧图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为时不晚。”会后，老周、老柳说这么批还有味，批到点上。

12月29日

这两天去营部汇演。我们20连节目得到好评。被选出四个31日下午给全营演出。存在的问题是没有结合连队具体情况编排小节目。

12月30日

今日连队开始年终评讲。我班把我评上。每班一名，然后再从三个班中选出一名。我对这个不感兴趣，现在不是得荣誉的时刻，也不争这个。主要是如何进步，多得到知识。

王谦来信。她又回到宝清，信中流露不少消极因素，我给回信，就几个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知识青年革命不彻底性，思想方法上看不到主流、本质、趋势，把阴暗面看得过于

严重，陷入唯心主义阶级估量，历史上陈独秀就是个教训。有人对前途没有信心，看不见光明，一个革命者如果对革命前途都失去了信心，那还怎么能算一个革命者呢？瞿秋白《多余的话》就是消极、悲观感情的代表作。另外，革命就是要革阶级敌人、旧传统观念的命，如果一切都尽如人意，不要去努力奋斗，流血牺牲，共产主义能从天上掉下来，那还要我们革命党人干什么？那是小资“空想社会主义”。……“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因素越严重，我就越感到革命的担子重，就越要拼命向前……另外又谈到碰壁问题……

12月31日

今天是六十年代最后一天。

上午还是搞总评，一排选一个典型，把我推上。我感到很不安，“人怕出名猪怕壮”，把它看透了也没什么，还是走自己的路。

中午去营汇演，庆祝伟大的七十年代。去后，营未妥善安排，开饭时，食堂不卖给饭，从三点一直拖到六点开会，教导员才去解决。工业连贫下中农看到，拿出自己干粮，可有人还闹气不吃。我批评他们：你们究竟跟谁闹意气？这是贫下中农的心意，希望我们把任务完成好，我们又不是给某个人演，是给贫下中农演出，不能影响情绪。

晚上收听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大家激动万分，连夜到家属中传达。连领导召集部分班、排长开会，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

“一定要抓好典型。”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六十年代最后一次会，开在了雷厉风行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上。

我们以豪迈的步伐，跨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

过去的十年是天翻地覆的十年，是毛泽东思想同国际国内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进行空前大论战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十年，是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空前大普及的十年，因而是关照千古的十年！

这十年，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使我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毛泽东思想。

今后的十年则是历史处于大变动的十年，世界大战可能爆发，那就会大大促进世界革命的进程。如果枪声一响，我就把自己全部生命献给这壮丽的事业！平时更要加紧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作一名毛主席满意的兵团战士。

以战斗的姿态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成为本刊会员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